THE LADIES' JOURNAL Vol. X. No. 3

婦女雜志

第十卷 第三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劵(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月出一册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現款及兌票	郵票(一角以下郵票…)
一期	二角	二角一分
半年六期	一元零五分	一元二角零半分
全年十二期	二元	二元一角

郵費表

	本埠	本國(日本同)	郵會各國
一期	一分	二分	八分
半年六期	六分	一角二分	四角八分
全年十二期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九角六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其對頁　底面之內面及正文首篇之對面	三十元	二十元		
上等	圖畫中　正文前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三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刻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逕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附設「廣告公司」接洽。[illegible]



女孩

Philip Naviasky

日本的婦女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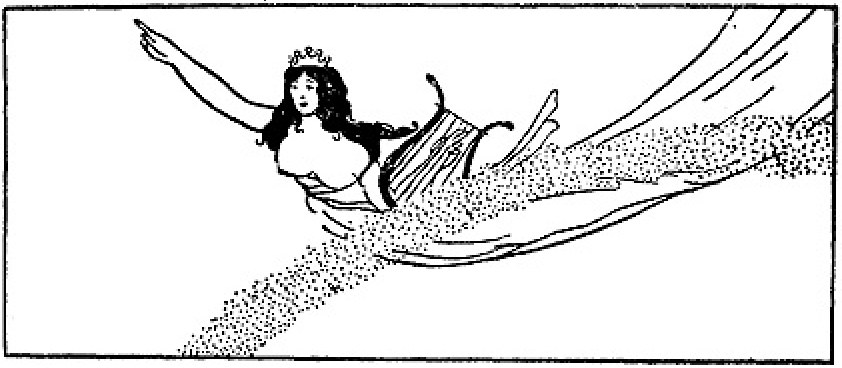


（上）婦人參政同盟在東京神田佛教會館開會
（下）基督教婦人矯風會各地代表在衆院休憩室協議廢娼運動

土耳其的名婦人



(左)土耳其總統凱末爾夫人拉鐵菲哈儂。(右)國民議會會長息弗塔夫人格立塔哈儂。



婦女雜誌第十卷第三號目次

愚昧與怠惰（卷頭言）……（四三七）

評女性中心說……高山（四四四）

女學生讀書問題……警予（四四八）

今日婦女的二難……顏筠（四五四）

□作……Clara Klinghoffer（四五五）

人間性教育與職業教育……（四三八）

國際婦女節……（四三九）

女性道德變遷的反響……（四四〇）

人口和民族的盛衰……（四四一）

主張與批評

給聰明的男子們……與謝野晶子著　張嫺譯（四七六）

自由戀愛論……倉田百三著　Y.W.女士譯（四八四）

愛情與健康……赫利康著　許敏廬譯（四六四）

婚姻是一種和約……富蘭克爾著　沈過三譯（四九六）

給媽……G. E. Alexander（[illegible]）



文藝

幸福的家庭（創作小說）……魯迅（五一〇）

奈何（創作小說）……張師（五一六）

北風起時（小品）……書琴女士（五二一）

白葉村（小品）……珠心女士（五二三）

給海蘭的童話（童話）……西比爾雅克作 王晉彥譯（五二四）

□犒勞……J. Knight（五二九）

世界婦女狀況

德國的女議員……蒂莱伯女士著 熊保豐譯（五三八）

德國婦女工作平等的要求……漢那女士著 仲雲譯（五四三）

新發生的日本婦女團體……彌弼（五四九）

尼賽蘭的婦女……高山（五五〇）

□夏夜的月光……Jean Macnab, A. R. E.（[illegible]）

談話會

讀『愛情製造者』……春浩（五五六）

讀『戀愛的悲劇』……譚廷英（五五七）

對某君求婚的感想……劉岳（五五八）



馬洲見聞雜記……王賢楨（四九八）
萬璞女士會見記……Y D（五〇三）
□女見……龍今吾（四五五）
□一段的回憶……韓今吾（五三〇）
婦女衛生新論……莎麗勃女士著 張耀譯（五六〇）
第二篇 靑年的妻
第一章 結婚的預備 第二章 初結婚時的困難
牛乳和人乳的比較……陳卓人（五六八）
簡易絲綢造花術……羅士（五七二）

補白
法律的同等……（四四三）
一件好事情……（四四七）
戀愛的移動性……（四九五）
可稱頌的女子……（五〇八）
烈凱達雀赫……（五三七）
世界最頑大的女子……（五五九）
通訊 二十五至三十……（五七七）
編輯餘錄……（五八一）

插圖
「女孩」（三色版）
日本最近的婦女運動（兩幅）
土耳其的名婦人

愚昧與怠惰

一般的青年，有最深的兩大病根，就是愚昧與怠惰。

什麼是愚昧？就是沒有明白的思想，沒有徹底的見解，一輩子胡里胡塗的過去。

什麼是怠惰？就是貪安逸，求容易，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願意自己去動手，不是希望僥倖成功，便是祇求別人幫助。

這兩種病根，是互相爲因，互相爲果的，因爲愚昧，所以怠惰；因爲怠惰，所以也愈加愚昧。

這兩種病根，不但是求學問，做事業，都伏得很深；就是一般青年對於自己視爲切身問題的戀愛問題，婚姻問題，也常常發現這兩種病根。

除愚昧的良方，是多讀書，多思想；除怠惰的良方，是求自助，不畏難。

青年們，大家努力呀！



人間性教育與職業教育

在本誌第一號我們今後的態度上，曾有應該注重人間性教育的話；最近承葉伯平君來信質問，以為職業教育應該先於人間性教育。現在先將葉君的信節錄於下：

注重人間性教育，使我們人（男或女），成為一個完全的『人』這個主張，自然不會錯的。不過我以為一方面，仍須注重職業教育。在我看來，人要無限地發展他或她的愛和創造的兩大本能，不可不先有一職業，換一句說，職業教育是人間性教育的初步。

為什麼呢？因為假使一個女子，沒有自謀生活的能力，她勢必依靠別人，——他或她，而經濟也不能獨立。她既依靠了別人，不論所靠的是他或她，她自然不能自主了。這樣他雖有發展她的愛和創造的兩大本能的志願，因不能自主的緣故，也歸無用了。況且有了職業，未必不能無限地發展她的愛和創造的兩大本能，現在的 office hour，是有限制的，她儘可於 office hour 之外的時候內，無限地發展她的兩大本能，并且她或將因有職業和經濟能獨立的緣故，更可完成她的志願。

非特女子教育，應以職業教育為初步，我以為男

子的教育，也是如此的。

葉君的這幾句話，大概可以代表一般持職業教育論者的主張。但我覺得這主張有一個最大的誤點，就是把『人』和『職業』分開了。

我們的所以不主張職業教育，並不是反對一個人應該有職業，是反對把職業當作唯一的，最先的事情，而把全部分的人間性落後，乃至完全的無視。職業教育論者，以為現代社會的所以紊亂，是因為遊手好閒者的衆多，至於女子，則因為沒有職業的緣故，所以纔不能不受男子的豢養。然這等遊手好閒的流氓和受人豢養的女子，與其說他們缺少職業，無寧說他們是缺少人間性。反轉來看，一般有了類似的職業或真正的職業的男女，雖然自己雖能夠掙飯吃，然因為缺少了人間性的緣故，每每直接間接為害於社會，這類的例恐怕舉不勝舉罷！

所謂人間性的教育，並不是把職業除外的。因為既稱為人，當然不是神仙或鬼怪，不須飲食衣服的，所以生活的技能，當然也是人間性教育裏面所應有的事。譬如，與謝野夫人所謂發展愛與創造的本能，這話固然似乎抽象一點。然我們試想，如果一個人有了愛的心和創造的才能，是不是不能生活在世上的呢？

從前把嫁夫當作女子的職業，所以女子的教育一切都以嫁夫這件事為中心，為先務，這固然不是人的教育。現在轉了一個新方向，說嫁夫不能算做職業，必須自己去做工賺錢纔算職業，於是便把做工賺錢當作女子教育的中心和先務，這在形式上雖屬不同，實質上卻毫無二致。我們要知道能賺錢喫飯並不能便算一個人，所以祇是職業教育並不能便算教育。

國際婦女節

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為全世界婦女表示革命運動的節日，其創始在一九一〇年，到現在差不多已為全世界各國婦女所遵行了。我國婦女，對於這個節素來不甚注意，廣州女界獨於今年舉行慶祝，這不但是中國婦女覺醒的表示，更可視為與世界婦女攜手的先聲，實在是很可慶幸的事情。

我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提倡，雖然也已經有許多年，到現在卻仍然沒有什麼效果。這固然由於近年來國內政治的紊亂，一切事業都無從進行，然大多數女子的未曾

眞實的覺醒，確是一個最大的原因．國際婦女節的示威運動，也可以說是促醒婦女的一個方法．

此次廣州舉行國際婦女節的標語，爲解放中國殖民的地位，解放婦女所受資本制度的壓迫，要求婦女勞動權，平等教育權，平等工價權，女子參政權，排除納妾及一夫多妻制度，要求女工保護，生育保護，兒童保護立法，排除買賣女子爲婢的習慣，排除養媳的習慣，廢除娼妓制度等，都可說是極正當，極合理的要求．必須此等要求完全達到，然後方可以稱爲婦女解放，然後方可以稱爲眞正的人的社會．我們希望覺醒的女子，永遠向這目的進行，直到完全達到爲止，不可有一天忘卻，更其希望促起未覺醒的女子，共同向這目的進行．

但是除廣州外，別處的女界，不曾聽到對於這國際婦女節有怎樣的舉動，這實在是一種缺憾．希望今後全國的女子，都不要忘卻這國際婦女節，以後年年在這一天共同舉行國際婦女節的示威運動．

女性道德變遷的反響

去年冬天美國的"Current History"上登載一篇格萊哥里女士的文章(曾譯登前號本誌)，題目是『女性道德的變遷』．那篇文字的大意是說女子的道德現已漸漸趨於與男子合一，并且說卽使在結婚前失貞潔的女子，也能得到幸福的結婚了．

這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是要被人當作自由戀愛看的——雖我們只要對於人生稍加考察，見結婚前的貞潔無異小菜場上的市價，而眞正人格戀愛的夫婦，是從不問其過去的事情的．現在那雜誌上只因爲登了那篇文字，據編輯者說，竟陸續收到許多反對的信札，而寄信者則爲女教育家，服務社會的女子，婦女主義者及舊式婦女等等的人們．并且有彼薄第夫人(Mrs. Peabody)作了一篇反駁的文章，說明女性道德并不改變，盎格魯撒克遜婦女仍然守着古代純潔的標準，而且世界的文明全是靠着基督教理想的．

我們可見因襲的道德觀念是很難改變，而常能引起紛爭的．中國雖然自來沒有基督教的理想束縛人心，然說起『自由戀愛』四字，却總有大多數人出來反對．他們以爲自由戀愛是無異於亂交，而人的道德則全在乎貞潔，若除掉了這，是降人道於人類標準之下了．

這話一看似乎很有道理，但我們若仔細一想，現在男子的性道德和行爲如何？現在的社會制度，是認可男子只要拿出錢來，便可買性慾滿足的。此外差不多又公然應許男子隨地可以『獵艷』，如見較爲美好的女子，不妨用種種的手段去占有她的肉體。那麽，現社會雖不曾實行自由戀愛，早實行着自由性交了，爲什麽反對自由戀愛的人們對這樣的混亂情形却不加反對呢？

原來自來的道德習慣，對於男子的性的行爲責備很寬，遇男子宿娼誘姦等事都『熟視無睹』，然若一旦聽到有人說性當解放，當絕對自由，而且解放及於女子方面，於是因了因襲的婦女占有思想，遂不覺發生恐怕了。但我們若對於人生的本性和思想所趨詳加研究，恐怕性的絕對自由是必然要達到目的的，一夫一婦的道德觀念便是一種訓練，以養成在自由社會之下行爲更整齊而有秩序的。但這種訓練的目的實當更注意在男子的方面，現在許多人們忽略於這一點，實在是很錯誤的。

人口和民族的盛衰

中國頑固的人們對於一切關於自由解放的思想莫不加以反對，如婦女解放，戀愛自由，男女平等，小家庭制度等都在反對之列，自前年珊格爾夫人來中國以後，又把產兒制限加入於反對的事項中了。

產兒制限的需要，理由非常簡單：在身體不良不能勝任生產的婦女，應當產兒制限；經濟不能負擔多數子女教養的家庭，應當產兒制限；有不良的遺傳病的兩親，應當制產制限；不但在現社會制度之下應當注意這問題，便是在將來的新社會之下這問題仍然不能忽視：因爲人口無限的增加終究是難解決的問題，所以即使社會主義實現以後，養育小孩的經濟不必父母負擔，產兒制限仍然是需要的。民族的盛衰，端在民族的質優而不在量多，這是極明顯的事實。讀者不必向科學理論中找尋論證，只要一看人口這樣多的中國，現在已衰落到這樣地步，就可以知道了。

關於產兒制限的需要的理由，在本誌產兒制限號上曾經更詳細的說過，對於歐美反對派所提出的難點，早經過許多人的解答，現在可不必再說；所以產兒制限之在今日，已經不是可否施行這方法，而在應當如何施行這方法的問題了。實施的方法當研究的有兩方面，第一

是用何種方法最爲妥當．方法原是很多，但有的是無效的，又有些則或行之有害的，要使人知道那些胡說八道的方法是要不得的．第二是如何將妥當的方法給予需要的人們．我們應當知道，需要這種方法最迫切的往往是最無法得到這種方法的人們．這方面的辦法很是需要，但也更爲難行．

可惜只是這些道理，反對者不肯細細反省，却只好隨意胡言．記得有一次有人對我說，『如果避孕方法可以使人知道，不是男子苟合的事情要增多麽？』這種疑問，英美提倡產兒制限的人早已經驗着，但我們不必勦襲他們的解答作回答，只要叫發這種疑問的人自己去思想，非法的性行爲是否跟着產兒制限的方法而來，和性慾的衝動是否因無知識而可以緩衝就行了．

近來更有一派頑固的人們，主張『多子爲福』，藉口國家強盛全在人口衆多的話，以反對產兒制限．這種理由也太脆弱了．希望自己民族強盛的欲望，原是人人都有的，幾乎和求自己生存同樣的普遍．但我們應當知道，民族的強盛全在性質優秀，在能創造文明．文明增高，在個人生活雖然格外緊張勞頓，但社會全體的活力却變爲格外強靭．凡是高文明有組織訓練的民族，移入蠻荒的地方，生活力依然強盛，如文明低下的民族和高文明一經接觸，種族便即衰頽．這種例子是很多的；因他們的生活力脆弱，不能適應新環境以求生存了．我們相信，希望自己的種族的興盛，只有努力創造新的文明，不在繁生無用的人民．

法律的同等 (雲)

現代法律上所以將女子加以區別，這不是現在男子們的緣故．蓋這種法律大都是歷世相承的．在羅馬法上男子對其妻子有生死與奪之權．在英國法上，女子結婚後不得離夫另居．原來法律的制定，不是爲優良的丈夫，乃是爲着一般頑劣的男子的．

按普通法律，凡是女子總較低於男子．已婚婦女的財產，職務，收入，兒女，都是屬於她的丈夫的．美國法律大都根本於從前英國的普通法，蓋由最初殖民時轉移過來的．

我們現在正努力想除去這種不平，使婦女，母親，妻子，公民，都能如男子一般在相同的法律保護之下．

——維雷夫人——



習作　　Clara Klinghoffer



評女性中心說

高山

社會學者告訴我們，在未有歷史以前，人類裏曾有過母權制度的時代。那時候，結婚是由男子到女子家去，不像現在的女子嫁到男子家來的；承續也以女子爲正統，男子却是附屬的。雖然那時部落中，女子的叔伯兄弟常握大權，但由結婚時男子往女子家去，財產權在母系，出生的子女姓母親的姓說起來，世代的系統可說是在女子而不在男子。這種制度不特在『歷史以前』纔有；便在現代的原始人民，被稱爲『同時代祖先』的民族裏，有些還殘留着母系制度的痕跡，人類學家告訴我們說，在澳大利亞還有着這樣的民族。

許多文明的民族，母系制度已不存在，父系制度占勢力了，這並不是父系制度比母系制度進化或更適於母系制度，無非環境使然能了。因爲社會逐漸進化，生活逐漸安定，時時出外從事戰爭，漁獵的男子漸漸回到家裏來，於是女子的主權漸被剝奪，在家族裏遂以男子爲主了。財產由男子承續，姓父姓，系統是男子的了。

社會既認男子爲族系的正統之後，男子自然而然成了種族的中心了。我們雖然明明看見小孩是女子生出來的，如何種族也能以男子爲中心呢？但一般的思想說，女子猶如土地，男子如種子，傳種是全靠種子的。法國拿破崙

說：『婦女是給男子生兒子的，婦女是我們的財產，我們不是她們的；因爲她們給我們生小孩，而我們不給她們生小孩的。』

社會既造成了男性觀念以後，於是一切都以男子爲中心；男性社會的制度，思想等等盡以男子爲本位而出發，盡爲男子而設備；於是男子遂成了女子的環境。女子生活於這環境之中，不得不順應着這樣環境做去，久而久之，不知不覺的帖服於環境之下，依靠她的性而生活，以爲是當然的了。

兩性的生物，以一性爲寄主，而他性寄生在上面，是很不經濟的，不特妨礙進化的前進，且能使人的生活和思想陷入錯誤的方面。於是有思想家或科學家從道德感情上或從科學觀察上，覺着人間社會的女性爲從屬而寄生於主宰性的男性之上是不合理的，因而發生婦女解放的呼聲；婦女解放其實並不專在救被壓迫的女子，是在教男子和未來的民族。女性若專做了孵卵器，不特能於未來民族有害，卽男子生活在這種卑視女性的世界中也極容易使行爲趨於惡劣，思想變成謬誤的。

但一切改造事業，最重要的事是改造思想觀念，女性中心說便是破男性中心思想的重要戰鬪器具。顯明這學說的人是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華爾特(Ward)。這學說載在他的純粹社會學(Pure Sociology)裏。他是很著名的婦女主義者，先前是自然學者，隨後乃研究社會學；一八八八年以後，他的女性中心說(Theory of Gynaecocentric)遂漸聞名於世了。

前節已經說過，他本是一個自然學家，所以他屢屢用自然界的例來證明女性是種族的正統。他所以作這樣的根據約有數端：第一個證據是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是分裂生殖的；平常以生子的生物都看做女性，并且生物學上也常用『母細胞』，『女細胞』等名詞來稱分裂時的新舊細胞，因此可以說最簡單——也便是最原始的生物只是女性的生命存在，卽說生命是始於女性，男性是後來添加出來的。

第二個證據是說有些動物雄的比雌的微小，他引用一八四九年九月間達爾文寫給賴爾(Lyell)信中的例。信中

說，他曾見有種蔓足類，有兩個雄的，藏在雌的背上殼內的小袋內。這種的例子很多，他搜集起來，很能維持他雄性只任交精的任務的話，這便是說男性活在世界上並不重要，給雌者受精之外別無他用。不特從某種綫蟲類也可以看出這種情形，——雄的寄生在雌的身上，雄體內只剩下睾丸沒有退化，——此外如蜜蜂中的雄蜂，除交尾外確也無所事事的。

現在我們要問，生物的確是女性中心的麼？我說不是；然則仍是男性中心麼？我說也不是；倘我們公平的說起來，兩性不能分那一性是中心，而且也不必分的——我以為女性中心說雖然於對待男子中心的謬見有功，但女性中心的錯誤也是一樣。現在我們如平心靜氣的觀察一下，有些雄蟲有變成為極簡單的寄生物的，如前節所引某種綫蟲之雄者便是一例。有許多動物的雄者確比雌的微小，蜘蛛類便常是這樣。例如一種蜘蛛，名叫 Nephila nigra 的，雄的全體之長(前後脚併算在內)恐沒有雌的前脚的一半長，雄的身子差不多只有像雌的腿脚的粗大罷了。

但這些現象，我們不能認他是女性中心，正如見了有些昆蟲，雌的是寄生而雄的營獨立生活者，和許多動物雄的大於雌的，或比雌的鮮美優秀而說男性中心一樣。現在考知兩性的生物裏面往往有一性退化，而他一性則不退化的；蔓足類從胚胎學上觀察起來知道是退化的甲殼類，雄的特別微小，雌蜘蛛是不退化的，但雄的是退化的，此外如蚊，蚤以及蜜蜂的雄者都是退化的，因退化，形態和生活遂生兩歧；所以不能用這種現象來說明女性是中心的。至於因了原始的單細胞生物因能分裂生殖遂認為女性細胞，這也不甚恰當。因為若以細胞能分生遂說他是屬女性，那麼無論那一種的雄性生物都可以說他是雌的了，——因無論那一種雄性動物的身體都是由細胞構造，那些細胞都能分殖增多長大起來的；那麼，便是說生命世界中只有女性，沒有男性，也何嘗不可呢？所以華爾特的女性中心說在有一時期雖然很引人注意，並且用以說明男性中心的謬誤觀念未嘗沒有一點用處，但其議論沒有多大科學根據的。簡單說，女性中心說在婦女主義的歷史中，佔一個重要的地位，但在目前已經失却科學證據了。

現在人們所需要正當的兩性觀念不是男性中心也不是女性中心，是男女兩性不同而平等的觀念。近代科學不能

確定生物起始便是兩性還是無性的；有許多單細胞生物是分裂生殖的，現在不見他有性的行爲，又有許多的下等生物是雌雄同體的，幷且高等兩性動物也殘留着異性器官的痕跡，因此有許多學者都說兩性的分別是後起的，是由無性的原始生物進化以後分化而成的。但一方面，極簡單的原始生物的有兩性，陸續發見，從前以爲決沒有兩性分別的細菌，現在也有人說他也有兩性了，於是別有些學者，說生命界中的雌雄兩性是普遍的事實，猶如無生界中的電有陰陽之分一般。

無論兩性是中途分化出來的，或自有生命以來卽有兩性的分別，都沒有什麽關係，都不能證明兩性之中某一性是超過他一性。動物不特兩性的形狀常有不同，有多種生物，卽同性中也常有多形的；就我們最常見的例子說，螞蟻便是一例。螞蟻除營生殖的母蟻和雄蟻之外，職蟻又有各種形狀的不同，我們如除去偏見，決沒有科學的證據能够把他們分高下等級的。

總結起來說，女性中心和男性中心兩說都是偏見，都是沒有根據的；生物的爲什麽要有兩性，我們雖然不能完全看出他的祕密，但是決不能存着尊卑的觀念，這是很明顯的。我們應當鄭重說明，兩性間的不同，決不是從這里可以區別高下的事；要是有高下之分，也只因社會所認的價值不同之故，只是一時期的社會現象，不是不變的定理。如用夏娃是亞當的肋骨所造的話，來說明女子是附屬於男子；或用自然先有女性的生物來說明女性中心，這都是要不得的。

一件好事情

如結婚的法律錯誤，當修正他。如結婚習慣惡劣，當改革他。如別人結婚不美滿，當給他們改良。但是結婚的自身總是一件好事情——世界最好的事情之一

——紀爾曼——

中等以上女學生的讀書問題

警予

『男女應受同等的教育』，『女子應受高等的教育』，這話新教育家新思想家唱了好幾年，已深深的印入了女青年的腦海。所以近幾年來很有些青年女子——中學生，師範生，小學教員……發顛發狂似的擠進高等學府——高等師範，專門學校，大學校……的考試場。然而大多數總是名落孫山，掃興而歸。——實際，這種現象原不止女子，不過女子比較更多罷了。這是一部分現象。

學校的好，全在於職教員得人與課程的完備。職教員固然要人格高尚，有教育家的精神；尤其要能明瞭世界大勢，有充分的近代思想和科學常識。這樣的職教員才能供給學生以新養料，牖啓學生的新生命，引着學生向廿世紀的新程途上一步一步的前進。可是回轉頭來看看今日的女師範，女中學，女高師，完全和這個南轅北轍。固然，全

中國的教育，大部分都陷在腐敗不堪之中，業已成爲普遍的官僚化與假碗化。可是女子教育，更甚落在水平線以下了。女師範不及男師範，女中學不及男中學。女高師不及男高師，這是今日很普遍的現象。所以結果，女學生的成績大多數不及男學生。這又是一部分現象。

少數比較覺悟的女青年夾在這個腐敗窩裏，憤慨欲死。力能轉學的都另轉了學校，不能轉學的只好忍氣吞聲，鬱鬱終日。強一點的受不住了，便起來要求改良；要求不遂，則採用革命手段驅逐校長，驅逐教員。所謂鬧風潮，搗亂，不良的學風，也捲進女學校來了。這又是一部分現象。

爲甚麼會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延長下去，會結如何的果？這些都是極值得研究的問題。據我看來，以上三部分現象，合攏來却只是一個。這三部分現象彼此成了相關的聯鎖，要分也分不開的。第三部分現象，固然是第二部分現象所造成的果。第一部分現象，又何嘗不是第二部分現象所造成的果。然則第二部分現象究是如何產生的呢？這却有幾種原因：

第一，烏煙瘴氣的舊禮教，既然依舊是氣燄萬丈，瀰漫全國，而老冬烘遂成爲女學校長教員人選的上乘，這些老冬烘滿腦子裝的是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乾剛坤柔，天尊地卑，還那里有空隙去容納近代思潮和科學常識。他們眼光中的模範女子當然是孟母，班昭，樂羊子妻。這種春風化雨之下造出來的人物，頂乖乖叫的便是博士學士的夫人，或鳥啼蟲鳴的詩婆。

第二，由小閨房飛遷大閨房——女學校——的女學生，她們坐井觀天，原無辨別好醜是非的能力。小羊易馴，只要不拂她們女孩兒的性子，或者加以撫摩，便甚麼人都是好的。所以女學校簡直成了不才職教員的淵藪。

第三，她們雖然進了大閨房，仍舊不能擺脫小閨房的人生觀。科學，知識，奮鬭，向上，是頂絞腦汁頂辛苦的事。教職員對於課程隨隨便便，自己也正好藉此偷懶，藉此多出些搽臙脂，抹水粉，編絨綫衣物的工夫。間或學校舉行一兩次運動會，遊藝會或表演新劇，觀衆喝采，報章贊許，便爾得意洋洋，以爲世上再沒有比她們的學校好的

了。這樣師生糊塗，彼此相蒙，遂演成今日一般女校敷衍苟且的局面。甚麼科學的空氣，世界的思潮，社會的問題，國家的存亡，就是外面鬧得天翻地覆，也不容易傳播到鐵桶似的女學校裏去。

有了以上種種原因，才有今日女學這種現象。如果這種現象永遠延長下去，其結果便是：

一，中等以上的女子教育，專門一批一批的製造高等附屬品和裝飾品。受過高等教育天字第一號的女學生，是能做她丈夫的書記，她能懂得幾國語言很可以幫助她丈夫，替他鈔寫，替他整理書籍文稿，替他校對印稿。有時，她丈夫要去赴學者大會，她也許替他收拾行裝，送他上火車，也許跟他同去，替他買票，照料行李和種種麻煩的瑣碎事。丈夫高朋滿座時，又能發出很趣味的談話給大家助興。

二，男女兩造為社會進化的兩車輪。女子教育的現象惡劣如此，社會進化的兩車輪將永遠不能得着均齊協調的發展。社會將永遠陷於半身不遂癱瘓遲滯的狀況中。

這種結果，固然是把女子首先犧牲，而社會也同時受了株連之害。這樣說來，這個問題原不僅僅是中等以上女學生的讀書問題。而中等以上的女學生　卻是身當其衝的。無怪她們中的覺悟者對着這個問題總是攢眉蹙頞，彷徨焦慮。在理，這個問題，教育當局應負些責任。卑鄙齷齪的教育行政機關，不過是羣蠅之擅，原够不上責備。獨怪全國教育聯合會及中華教育改進社等原是全國教育名家的集合體，專以改革全國教育自任的，何以對於這個問題竟亦視若無覩？難道『重男輕女』的心理，教育家也不能免麼？聽說中華教育改進社還沒有女子部，當然更不能武斷他輕蔑女子教育。然而我們卻始終未見該社的女子部對於這個問題加以考慮——或者已在考慮之中未曾宣佈也未可知。我的意見，要根本的解決這個問題，便不能不做一翻算總賬的工夫，徹頭徹尾的改造：

第一，完全改變女子教育的方針，以近代思想近代知識啓發女青年，

第二，將十餘年來盤踞女學校的老冬烘完全劃除。

第三，將帶特殊性的女校編制，女校課程，一律廢絕，嚴格的採用最進步的編制和最完備的課程。

第四．招收學生，嚴考程度，毫不敷衍，毫不遷就．其因從前師範中學辦法不良根柢淺薄者，設法令其補足．

吾國大學程度不及歐美中學，中學程度不及歐美小學，而吾國女子中學女子師範畢業生，其程度還不夠教吾國小學；女高師女大學的畢業生，其程度亦不在吾國男中學男師範之上．女子學問水平低落至此，倘仍因循故態，眞不知伊於胡底！然根本解決，談何容易．試思手工業農業經濟的中國，此等科學擅長而有思想的師資，能否從天而降？且那里可發一筆橫財供給近代科學實驗完備的建設？今日軍閥當國，招軍買馬，南征北討，已把全國教育摧到九死一生．政治問題不解決，敢問教育改革從何下手？故就今日現狀言，卽使有最熱心最高明的教育家也祇能做補苴罅漏的工夫．何況這種教育家的有無尚不可知呢？然則覺悟的女青年，你們在這種腐敗教育之下，將甘心情願服服貼貼的受其腐化麼？眞正覺悟的女青年，不，絕對不．在這種腐敗教育之下最感痛苦的，可說只有身當其衝的她們．我這篇文章也就正是爲傍徨抑鬱深感痛苦的她們而作．然而淺薄如我又有甚麼方法安慰我們的姊妹，又有甚麼能力爲我姊妹們解決難題？但是問題已在我們眼前了，事實時時刻刻迫着我們不能不解決．所以我也急不暇擇，把我個人目前的意見全盤託出供姊妹們的採擇．

我以爲姊妹們不幸身處腐敗學校，徒然不滿現狀，消極悲觀，固然是毫無意義；家庭高壓，經濟萬難，事實上不容我們有選擇學校的自由，偏要魂思夢想亦屬自討苦喫．這兩種態度，雖然是情之所至不能自已，然而在我個人卻十分的不表贊同．問題當前，我們除卻就客觀事實可能上想出一個積極解決的辦法，便是憂死急忙，有何益處？俗話說得好：『求人不如求己』，事已至此，我們只好排除煩惱，屏斥妄想，鼓起精神，豎起脊梁，以自己的力量解決自己的問題．

學問事業，原不是教師們能給與我的，根本還在自己的努力．但是僅止空空洞洞的努力，仍舊得不到結果的．第一要有目標，就是要知道我爲甚麼讀書；第二要有方法，就是要知道我應怎樣讀書．這樣有目標有方法的讀書，才能得着讀書的結果，發生讀書的效率．我以爲欲定讀書的目標，首宜認清時代，次當認清自己所處的地位，

再次，宜認清今日社會急切的需要。在廿世紀的時代，重演前十幾世紀的陳古董，未免逆轉歷史進化的潮流，爲歷史進化所不許。所以廿世紀的中國決不容有廢女學毀女權的事實出現，也和決不容有稱帝復辟的事實出現一樣。廿世紀的時代是被壓迫階級從壓迫階級中解放出來的大變化時代。這個時代，是人類全體到平等自由之路的過渡時代。我們女子也是被壓迫階級的一部，我們處的是被壓迫的地位。欲免除壓迫，老實說來只有聯合同階級努力作戰改造社會的一法。現在的社會簡直是血包膿的社會，是萬惡之淵。除了我們女子，還有數千數萬在人類中佔最大多數的弱小民族和工人，無一不在資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之下，輾轉呻吟過那九死一生的生活。時至今日，社會需要再沒有比革命改造還急切的。我們女子如果稍知時務，稍有人心，便無論爲人類爲同胞或爲自身的解放，都非毅然決然踏上革命改造的前線不可。故那些『爲讀書而讀書』，『爲娛樂而讀書』，『或爲將來嫁一如意郎君而讀書』，書不是我們以人自居的覺悟女子今日讀書的目標。我們讀書的目標，應是：準備改造社會的工具。

文學美術，能建設在改造社會的基礎上與人生問題發生實際的關係，當然有他相當的價值。如果專門炫詞調，誇丹青，或是描寫那兩性莫名其妙的肉麻戀愛，花兒鳥兒，卿卿我我，又有甚麼意味？這種能事，只是古代名媛才女的專技，廿世紀覺悟女子的使命似不在此。然則根據我們的目標，我們應怎樣讀書？那些書是我們必須要讀的？關於這個問題，周作人先生在他的女子的讀書一文上也曾說過。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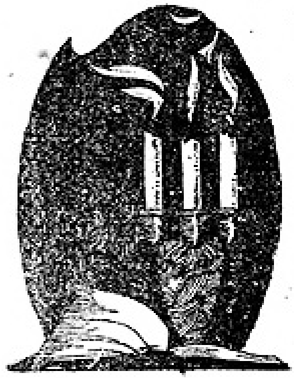
『……教育的目的既然在於發展個性，那麼獨立判斷力的養成，當然是其中的一件，……教室裏的哲學的理論，科學的實驗，比以前的聖經賢傳，駢散詩文，當然好得多了。但於養成獨立判斷，發展理性勇氣的上面，其無力幾乎相等。……據我的偏見說來，在這方面最有益的是那些具體的說明自然與人生的科學書如生物學人類學文化史等。其中以生理心理，道德發達史等尤爲切要。學者能平心靜氣的先把這些知道一個大概，再就最切身的性之生理和倫理等稍加研究，築下根基，於是出來涉覽一切。無論在什麼書中都能得到利益。……』近來胡適之梁任公諸先生都指導青年去讀『國學』書，——凡是書都可以讀的，所以我並不想反對他們，但是總懷着不相干

的犯憂，生怕他們進去了不得出來。（與稚暉先生更說得痛快：什麼叫做國故？與我們現今的世界有什麼相關？他不過是世界一種古董，應保存的罷了。）……』

在養成獨立判斷和發展理性勇氣上面，周先生對於女子讀書的指導，可算很對。但於女子自身解放和改造社會的目標的應用上面仍嫌不够。所以我於周先生的意見之外不能不加以補充。我以爲今日女子的第一任務在於了解她自己的地位和社會這個東西究竟是什麼？尤宜明白社會進化的歷史，明白政治經濟的關係，所以歷史學，社會學，社會進化史，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哲學等等，都應加一番體會。以先後緩急說，社會科學的研究應在自然科學之前。自然科學的研究，也不僅是周先生所說的那幾種。就是天文學，地質學，物理學，化學等等，都應弄個相當的根柢。這樣讀書才能養成充分活動的能力，解放自身，擔當改造社會的使命。現在要找合乎這種標準的學校，簡直是走徧中國找不出。——其實，就是歐美各國又何嘗能有這樣的學校。所以說來說去，最可靠的還是自己的努力。中國出版物雖然幼稚得可憐，然而儘可勉強敷衍我們的研究。我們還可加緊學好外國文滿足我們的要求。假著先知先覺們能應我們的急需，編譯各種小百科叢書，那更是再好沒有的了。

不過以上云云，完全是爲個人讀書說法。至於現今最腐敗的女子教育——天天在那兒腐化我們的，我們簡直不能把他怎樣。所以更進一步的辦法，就是組織讀書會，將志趣相同的團結起來，這就是樹立中心，化臭腐爲神奇的辦法。女學校所以特別腐敗的原因，既是大部分由於女學生大多數的不自覺，那麼，如果不設法轉變空氣使大多數漸漸自覺，女子教育那還有改良之望？而本來很可造就的多數女青年豈不要一一遭其腐化嗎？所以『覺悟分子團結起來』，於人於己確是萬分的必要。不過，有一件事我們須得加倍的注意。這事是什麼？就是歷來女學校少數覺悟分子的改良運動和改造運動，皆以不得多數之助而致失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所以我們以後發生改良運動和改造運動時，萬萬不可忽略對於多數宣傳聯絡的工夫。我們既抱將來改造社會的大志，正不妨在學校裏作一番根本培養，從改造同學入手。果真這樣，我們的求學問題也就不解決而自解決了。

一九二四，一，二十一，於上海。



今日婦女的二難

顏筠

一 緒論

我國年來婦女解放的聲浪，可說唱到沸騰點了。但是僅僅只有這種聲浪在我們的耳膜上感觸着，我們的眼底下還未看着婦女解放的具體運動和實現，這眞是我國婦女在今日過渡時代底下的苦難啊。我所說這過渡兩字，在婦女解放問題底下，有種種的意義：或指從舊倫理的觀念移到新倫理的觀念；或指從買賣式的婚姻制度移到毫無牽掣的戀愛結婚的制度；或指未嫁從父，旣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寄生性的舊賢母良妻孝女的觀念，移到自食其力，自行其志的新婦女觀念；或指婦女治內的小範圍觀念，移到同時又可爲社會及人類幸福而兼治外的大範圍觀念；或指男女授受不親的禁閉的觀念，移到男女社交公開的解放的觀念。在這種種不合理的舊觀念還未脫離，還未推翻，合理的新觀念還未具體實現出來的社會底下的婦女，就是我所要說的今日過渡時代的婦女。

但在今日我國的婦女，大約可分爲兩種，普通稱做新婦女與舊婦女。這新舊的稱呼，是相對的，並不是絕對的，當然有一種不新不舊，半新半舊的婦女存在其間。并且這新舊的分法，亦有種種不同。或以知識爲主眼，受有新知識，而了解人生觀的，稱做新婦女，中學程度以上的，勉強可入之，高小程度以下的恐怕要歸於舊婦女之列罷。或以經濟爲主眼，能自食其力，不寄生於男性經濟之下的，稱爲新婦女，（其實，男性亦多寄生於可恥的家族

遺產之下，在今日的中國，能有幾人眞正自食其力呢？）不然若爲舊婦女，或以體格爲主眼，身無人爲的殘疾的稱做新婦女，如天然足等是，還有人爲的殘疾的稱做舊婦女。（其實，穿耳也是一種可恥的人爲殘疾，好端端的耳朵無故穿上耳環，這和野蠻人裝飾鼻孔的行爲相差究有幾許？）

但是我現在以解放的能力爲主眼，有自動解放的覺悟和能力的，稱做新婦女，沒有自動解放的覺悟和能力，而須靠男性代她解放，她自身却居於被解放的地位的，稱做舊婦女。在這新婦女和舊婦女的裏面，有兩種普遍而且重大的苦難。在新婦女的，是戀愛實現難；在舊婦女的，是解放救濟難。這就是我所要說的今日婦女的兩難。（我下這救濟二字，未免失禮於姊妹們，但除救濟二字以外，一時找不出相當的文字，這是我須對姊妹們抱歉的。並且以下的字裏行間，未免有失於過激，亦希望兄弟姊妹們原諒！）

二　戀愛實現難

現代新婦女最苦悶的，要算關於戀愛的事情了（青年男性亦然）。戀愛是吾人生命上的第一要素，吾人若不能得着戀愛，差不多對於生存上是全無意味的了。極端的說，吾人爲享受戀愛而生存，所以才爲保持生命及輔助戀愛的發展而勞動。勞動直可視爲達到享受戀愛的一種工具罷。

吾人爲生存而從事於衣食住的勞動，才能保持創造戀愛的有機體，這是極顯明的。輔助戀愛發展的勞動，譬如突然要和百里外的愛人談話，以洗濯苦悶之心，發揮歡樂之情，便借電話之力以滿足之。或於極短少的時間內，要和千里外的愛人晤面，便可借飛機，火車，汽車等速度高大的交通機關以滿足之。這都是爲欲達到享受戀愛的一種物質進步上的勞動。還有爲戀愛的發展而從事於文化進步上的勞動，如戀愛高深的青年男女（或夫婦），同鑑賞着一種充滿高尚熱烈精神的藝術品時，他們倆溫柔的心胸裏，自然因藝術的感化力的作用，更增高他們倆的戀愛的熱度。這種高潔的戀愛，只有當局者能夠覺着他們倆的心房同火似的燃燒起來，或倆相對視，或默然無語，或閉目深

思，或竟至眞摯的，熱烈的，甜蜜的接吻，以表示戀愛至上的人生幸福。所以在吾人的人生觀上，"Love is best and labour is duty." 一語，庶幾可以解答。

但是今日這樣的社會，物質文明受資本家制度的支配，有產階級的驅使，一般終日風塵僕僕的人們，只爲求得衣食住而勞動，尙且不能安定，其距離戀愛眞不知有幾千萬里之遙呢？至於不懂戀愛是甚麼的，又不知有多少人，故今日的物質文明，不但不能使戀愛發達，而反是障礙戀愛之實現了。朝三暮四之徒，乘機玩弄對手的弱點，以滿足一己的獸慾。如種種條件的結婚，虛僞戀愛的結婚，層見疊出而無窮。此等關係，直不過是賣淫的，和姦的，強姦的性的結合罷，和妓女娼婦，究竟差異幾何？不過娼妓是散賣淫，朝秦暮楚，沒有一定的。這是專賣淫，終身供給一男性的獸慾的消費，有一定的罷。

普通的強姦，是以力氣壓倒女性，以泄其一時性慾的衝動，女性雖被凌辱，人格上因無所損，有心之人，倒也十二分的和她表同情。至於財產結婚，爵位結婚等，乃以財產職位等壓倒女性，以爲一己終身性慾上的玩弄品；被玩弄的女性，不惟身受凌辱，心亦屈服，人格眞是一敗塗地了。這種強姦式的結婚，較之普通一般人所說的強姦，輕重何如？然而現今這樣強姦式的結婚，竟盛行於中流以上的社會，女性受之公然以爲榮，而沒覺着半星兒的汚辱。眞是可憐的現像呵！

至於虛僞戀愛的結婚，忽合忽離，他們倆相合時，是和姦式的結婚，全由性慾的衝動演成。或者一方有戀愛的誠意，他方利用對手方的戀愛心，假作虛僞的戀愛，以達其性慾上的目的。這樣的結合，最易陷於失戀的苦惱。年來報章雜誌關於這樣失戀的敍事很多，大槪都是虛僞戀愛，盲目戀愛的和姦式結婚的自然的結果呵！靑年的兄弟姊妹們喲！你們偶一不愼，便失足於如是的恨事，那時眞是『悔之晚矣』啦！

物質文明既不能做戀愛的輔助者，文化上亦因生活不安定，同陷於失望。一般藝術家所創造的藝術品，並不是爲藝術本身去創造藝術，不過藉藝術品以謀其生活的費用罷。這種藝術，早成商品化，職業化了。商品化，職業化

的藝術，其藝術本身的精神上的眞面目自不能出現，吾人雖極力鑑賞之，終覺平凡無味。所以現代的藝術總是不振，要他對於吾人的戀愛上做個熱烈的輔助者，眞是絕難。

物質上既有妨吾人戀愛的發達，文化上又不能做吾人戀愛的輔助，故在這過渡時代的人們，欲戀愛自由地實現出來，眞難如登天，而在婦女尤爲大難。欲實現戀愛，第一要懂得戀愛自由的眞面目。我所說的戀愛自由，並不是今日愛上花，明日愛上柳的放縱性慾。亦非僅僅是脫離了父母媒妁的障礙，直接和異性自行訂婚，結婚的形式上的自由。我所說的，是重於內的，是深存於心的自由，就是我們所以戀愛對手的人，是爲心裏純潔熱烈的戀愛而戀愛他(或她)，戀愛他(或她)時的心裏，只充滿純潔熱烈的戀愛，除純潔熱烈的戀愛外，沒含着半些兒的牽制戀愛的事物(物質慾，虛榮慾，……)，那時的戀愛是無條件的，是至上的了。心窩裏，腦海裏，只有戀愛往來其間，於是戀愛的眞面目才能出現。要養成這樣戀愛至上的程度，非有高尙的學識，看盡一切物質慾的障礙，參透四面虛榮心的衝動不可。欲攻破這虛榮心和物質慾的銅牆鐵壁，誠非易事。一般新婦女，碰着這第一層的難關，就很少的能夠覺悟和保持這戀愛至上的觀念了。毋怪乎和姦式，强姦式的結婚，在新婦女中依舊通行。

戀愛的眞面目卽使能夠覺悟和保持，還有認識對手的是否是爲戀愛伴侶的第二難關。在今日男女社交公開未發達的時代，異性間交際的機會自然很少，故異性的朋友也不能多得。平日往來者不過幾人；在這數人中，欲得心中所要求的戀愛伴侶，自然很難。因爲難得的緣故，就很容易發生趨易避難的心理。一時覺着對手的學問性情很不劣，對我的感情也很好，便訂爲終身戀愛的伴侶。這麼一來，戀愛就難濃厚的，熱烈的，眞摯的實現了。或因此致戀愛中途消滅，而陷於失戀的苦境。況且在今日戀愛結婚初行於我國，一般青年人很容易用甜言蜜語的虛僞戀愛，或假作唏噓慷慨的同情腔調，去迷惑欺詐對手的，若對手沒有高明的認識力，卽難免不墮其色魔的陷阱能。所以一方雖有熱烈的，眞摯的戀愛觀念，若他方沒有同樣高潔的戀愛，前戀愛終難實現。故現在懷抱戀愛的人雖多，而戀愛結婚的好成績，終稀若晨星，卽是這緣故啦。

戀愛的眞面目也能夠保持，戀愛的伴侶也能夠認識，還有實現戀愛結婚的第三層難關，在現今的社會組織底下，生活上是沒有保障的，是不安定的，對於結婚後的生養兒女，教育兒女，更是重大的責任，家有豐富的遺產的，還可勉强忍受寄生於遺產的恥辱底下，稍過得去，若家裏沒有財產，就不得不靠勞動所收入的了，如果勞動所收入的不敷消費的需用，除極少數淡泊曠達的高尙的人們之外，則怨恨嗟嘆之聲，盈耳滿室，那時懊惱塡膺，而且可憎，還有甚麼戀愛可說呢？故對於戀愛結婚的實現，不可無生活上的筋肉勞動或精神勞動的準備，於是我們的人生觀上遂發現强有力的 "Love is best and labour is duty" 的覺悟了，若不然，戀愛未有不中途消滅的，

能夠具備上面所說的三種要素，戀愛才能夠實現，然這戀愛是否永久的？又是一個疑問，很有許多人說結婚是戀愛的末日，在今的兩性間，或竟是個事實，也未可知，因男性在未和己所悅的女性結婚之前，對她很表示遷就之意，以謙讓慇懃自居，及結婚後，則大變其常態，立刻拿出做丈夫的面孔和命令式的聲調來對她，這也是戀愛埋沒的一個原因，但懷抱戀愛至上的人們決不是這樣的，決不能贊成結婚是戀愛的末日，現在節譯與謝野晶子夫人的愛之創作中的一段，以解救這個難題，

與謝野夫人說：

……就我自身的經驗說，我們夫婦的愛情，在這二十年間，不知道起了怎樣多的變化，我們夫婦的關係，決不是以最初的戀愛依舊始終沒有變化的固定靜止的一直到現在的，我們倆的戀愛是不斷的吸收新鮮的空氣，壞了把他重新建築起來，幷且時常鍛冶他，高深他，醇化他，在今日回顧最初時的我們倆的戀愛雖然熱烈，然尙有若勢不足之感，所以我們對於我們倆的戀愛在這久的長的中間，實行了幾千回的破壞和改造，一天天試行新的栽培，一天天增加上以前未曾有的新的愛的生活，今日對於昨日的戀愛，決不依舊靜止的，決不胡塗放任的，決不信賴『永久不變的愛』的，總是時常祈禱我們倆的愛大加進化不息的，若不然，則戀愛之心成爲化石了，感受着疲倦和苦痛了，……所以我說：『夫婦是時時刻刻從事於愛的創作者，』若不行愛的創作的夫婦，便是所謂因襲

的夫婦，陳腐的夫婦了。他們倆間沒有新的愛的生活了。那是名義上，家譜上，世間的習慣上的夫婦了。沒有具備活潑的愛之結合的完全夫婦之實質了。這樣的夫婦，是沒有基礎的夫婦。所以他們的精神的結合力是脆弱的，偶有意外的機會，便遭崩壞的危險了。……」愛之創作廿六頁至廿七頁

這樣看來，戀愛是怎樣困難的一回事啊，戀愛實現又是怎樣困難的一回事啊，戀愛永久實現更是怎樣困難一回事啊！若能够像與謝野夫人這樣在戀愛結婚之後再努力去培植新的愛的生活，那麼，戀愛才能永久實現。但這談何容易，不是真正懷抱戀愛至上的觀念，具備自強不息的精神，恐怕很難很難實現這日新又新的戀愛生活罷。

三　解放救濟難

現在要講到舊婦女的身上來了。今日一般的舊婦女，連對於做人的觀念都沒有，更不必說到戀愛至上的問題上去了。無論你如何凌辱她，玩弄她，虐待她，同商品般的販賣她，同牛馬般的驅使她，她總覺不到這是她的人格上的墮落。因為她們連甚麼叫做人格也不懂得啦。有時雖為受了異常的虐待，竟至掩面啼泣，伏枕流涕，或斷食一二頓飯，然總莫名其妙的，無可奈何的，依舊施上薄薄的白粉，和些兒淡紅色的胭脂，吞聲靜氣的去伏侍她們的野獸般的丈夫。這是怎樣可憐喲！有心之人，莫不為之疾首痛心而下同情的熱淚的。

在這種舊婦女中，她們的丈夫若是無知的農工商賈之徒，那一生也就屈服於賣淫式的性慾犧牲之下，以終其身。不過是做了一場胡塗大夢罷，直至白髮老死，依舊莫名其妙。這種舊婦女，除社會改造之外，解放也無從解放，救濟也不勝救濟。然也沒有解放救濟的必要。她們的丈夫，正利用她們冥頑不靈，以便供一己獸性的驅使呢。這就是古人所以忍說『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用意啦。

若是她們的丈夫受過教育的，其中又形複雜的現象了。受過中等高等教育的人，未必都能具有高尚的人格，優美的良心，有為的精神，明晰的覺悟。他們的中間如無知之徒的獸性般的去玩弄，驅使，虐待其妻的，正不知有多

少人呢？他們自身既沒有戀愛至上的觀念，創造愛的生活的覺悟，甘心放浪形骸於性慾底下，以終其身。爲他們的妻自然也只得供他們的性慾的犧牲，再也沒有法子了。這種人，我們只好爲之長嘆！

除這種雖受過教育而仍落陳腐野蠻的以外，便是非新非舊，似已覺悟，似未覺悟的敷衍他們夫婦關係以終其身的了。他們平日看着人們夫婦的愛的生活，似乎也很羨羨，暗地裏也常常慨嘆：『人生行樂，夫婦關係，理該這樣呵！』但一回顧自己的細君，便頓形『木已成舟，將奈之何』的姑息性起來，而不知夫婦之愛或可創造的，培植的。對於舊婦女培植夫婦間愛的生活，最有效的爲精神上的教育。如果她們的丈夫能夠平心靜氣，循循善誘，人非木石，未有不爲之感動的。然實行之者甚稀。或因地位，環境，時間，……種種的關係，有是心而不果行者，自然也非少數。譬如爲丈夫的遊學（或任教）於千里之外，他的妻株守於窮鄉僻壤的野蠻窟裏面，卽使他雖很熱烈的想去解放救濟她，而她終不能得他的解放和救濟。在今日的經濟組織底下，夫有學識，妻係舊婦，能夠同居共食於他鄉或故鄉的，究竟有幾人呢？此少數之間，她的丈夫能夠抱着誠意去解放救濟她的，又究竟有幾人呢？篩之復篩之，所賸的無幾了，此舊婦女的解放和救濟之所以困難啦！

除這兩種人外，便是懷着極熱烈的戀愛夫婦觀念的了。他們也抱着人生幸福以戀愛爲至上。但一回顧他的舊式的妻，便搾胸頓足起來，氣憤憤的說：『誤我一生幸福的，是她是她。她眞是埋沒我幸福的魔鬼，她眞是殺害我戀愛的仇敵！呀，我怎的和魔鬼，仇敵同居共食呢？離婚！離婚！ 非離婚不能恢復我的幸福， 非離婚不能實現我的戀愛。』這種激烈派的人們，在今日所謂受過教育的隊裏，恐怕很不少罷。他們要離婚麼？我不能夠反對他們的離婚，我也不願意去反對他們的離婚。夫婦原以戀愛爲基礎，既沒戀愛，早已失了夫婦關係的眞面目了，自然可以離婚的，也是極正當的。但是我要反問一句，他們當初的結婚，是否以戀愛爲基礎呢？結婚既非由戀愛而來，離婚當然不能以沒有戀愛爲藉口。若以沒有戀愛故離婚云云，卽在未結婚之前，老早可以離婚了，老早可以解除婚約了，更無訂婚之必要了。一誤再誤而不之惜，遂至終身誤之。在他們有學識，有財力，固然可以自由處置，不覺其苦，

而反甘心之。奈何她們既沒有學識，又無經濟的權力，茫茫世界，擾擾人羣，將誰與歸？於是乎悽慘的離婚史出來了。

我們生在今日過渡的時代，最不幸的，最關切的，不消說就是我們的婚姻問題。我們旣極力反對父權底下的陳腐的買賣式的結婚制度，那麼，我們怎忍造出夫權底下的新鮮的買賣式的離婚制度呢？買賣式的結婚固然罪不容辭，買賣式的離婚的罪惡也非淺鮮啊。父以買賣式的結婚壓迫我們，我們便覺痛不欲生。夫以買賣式的離婚壓迫她們，她們儘如之何？這是有心之人所共知的。買賣式的結婚，早爲一般人們所攻擊，年來似乎漸歸澌滅。而買賣式的離婚，今反流行於所謂受過教育的隊裏，至於自命戀愛結婚主義的分子，尤其流行。眞是怪狀喲！眞是怪狀喲！

就我個人所知道的同學朋友之間，流行這種買賣式的離婚制度的，已經很有幾個了。他們大都是硬迫着他們的舊式妻離開他們的家庭，送給她幾百塊錢做臨時的生活費，少的一二百元，多的也不過六七百元罷。其他如罪名離婚，毒藥離婚，逃婚，複婚，……亦不過是買賣式的離婚的變態罷。處於這種暴力底下的婦女，她們的悲慘怎樣啊！

眞正主張戀愛結婚，戀愛至上的人們，決不至行這慘無人道的離婚的。因爲戀愛是愛的結晶，若沒有人間的愛民衆的愛，而能有夫婦的戀愛，恐怕沒有這回事罷。對於目前的舊式妻沒有眞摯的同情的愛，而對於將來的新式妻能夠共鳴熱烈的夫婦的戀愛，恐怕也沒有這回事罷，若能夠和舊式妻同情，不獨可免買賣式離婚的悲慘，而且可實現理想的離婚。但表示同情，不是說空話的。一定要實行種種同情的事情，才配得起稱做同情。同情的事情，有教育同情，經濟同情，行動同情，娛樂同情，勞動同情等。

我們因爲舊式妻沒有知識，理該實行我們的教育同情，把我們所知的，盡量教育她們，使她們了解人生觀，戀愛觀，世界觀，道德觀，及各種科學的知識。雖難能教育成個完全新知識的婦女，然較之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舊婦女，總好得多，若人們對於親愛的舊式妻尚且沒有教育同情的觀念，欲其將來(或現在)對於他人(或學生)能有教育

同情的眞心麼！

回想我們所以能夠受得教育，全靠家族制度遺下的一些兒財產，就是用國家公費去留學，也依舊支配於經濟的勢力底下。這就是舊婦女們不能受教育的一個大原因。至於生活上不能獨立，更是顯明的了。所以我們要解放救濟我們的舊式妻，就不得不與以經濟獨立的權利了。我們把所受的財產分一半給她們，這是極應該的事。她們在公理上原有享受半分財產的權利。現在她們所以沒得有的，是遺產制度的缺點，法律上的不公平。再赤裸裸的說一句，就是男性用欺詐的手段把女性所應受的財產強奪過來。這是我們覺悟青年應爲做人格上的最大的汚點。我們從此理該奉還她們所應受的財產，以洗我們的汚點。這並不是解放救濟她們經濟上的束縛，不過是物歸其主罷。再進一步說，我們專用她我兩分的財產已經好久了，知識也求得了，生活上也能獨立了，遺產似乎無甚需要了。即使用之，也不過徒增我們的生活上的奢侈罷。幷且我們長寄生於遺產制度底下，也是一樁極可羞恥的汚點。我們一面爲洗濯我們的汚點，一面爲賠償她們的損失，應該把我所應受的財產也送給她們，才算公平正直。這麼一來，她們的經濟上，生活上，就得完全獨立了，再也不會寄生於我們了。她們由她們的自由意志去利用她們的財產，或去求學，或經營實業，再不然就坐着喫喫，也無不可，我們絕對不能夠去干涉她們，但像顧問員似的去指導她們，那是行的。茍能若是，舊婦女的解放，不是『行過半矣』麼？

她們旣得她們的丈夫的教育同情，經濟同情，雖是舊婦女，庶幾乎新婦女了。若她們的丈夫對於她們再能實行行動同情，不拘束她們的社交，集會，旅行……等的自由。更加之娛樂同情，不蔑視她們是男性的性慾的消遣物，尊重她們的個性，注意她們的衞生，而行合理的愛的夫婦關係。此外，對於日常的洗掃，縫紝……等的辛勤，又能實行勞動同情，與以輔助，而拋却自來養育兒女視爲母性的專任的偏見。則舊婦女全變成新婦女了。恐怕許多新婦女倒要羨慕舊婦女的幸福起來呢？

她們的丈夫如果對她們實行這种種的同情，她們的心裏沒有不感動的，沒有不替她們的丈夫的幸福設想的。此

時，她們的丈夫若提出正當的離婚的理由，她們沒有不表同情的。若是她們覺悟容她們和她們的丈夫再繼行夫婦的關係，對於她們的丈夫的將來的真正幸福，是有損失的，是不完全的，因此，當她們的丈夫還未表示離婚的意見之前，她們或竟先懇求她們的丈夫和她們離婚，率還她們的丈夫的自由，以謝她們的丈夫對她們實行熱烈同情的恩惠，亦未可知。這麼一來，自由的理想離婚完全實現了。這是由夫婦關係的戀愛變做朋友關係的友愛，和平常愛情破裂的離婚，完全兩樣的，這是怎樣高尚的一回事啊！

但在今日，能夠這樣實行的，真真絕少。急性兒那里等得這麼長久的工夫，恐怕要嘲笑：『這是癡極呢！三刀兩斷的簡易離婚不幹，還來幹這麻煩不過的理想離婚，世間有這樣笨伯麼？』呀！這自由的理想離婚之所以不能實現於今日的社會啦！那買賣式的離婚之所以流行於今日的社會啦！今日的舊婦女之所以永久沉淪於黑暗，悲慘，非人的社會啦！受過教育的人們，畏難就易，不肯去解放她們，救濟她們，而一班頭腦陳腐的老朽物又從旁牽制她們，蔽塞她們。更加之無數不良青年蹂躪她們，毀謗她們，於是乎她們越發陷於黑暗的，悲慘的，非人的活牢獄了。普天下有心人喲！這是誰的罪惡哪？恐怕誰也不能脫清呢。

四 結語

我寫了一大篇的亂亂的話，自來水筆的嘴也喊渴起來了，我的手也寫酸痛了，但是我的心裏覺着越寫越悲起來，越寫說話越乜起來，直不知如何結局纔好？話雖這麼說，然而總是希望受過教育的兄弟姊妹們努力去做！以人格為前提，以人道為後驅，捨苟且安易之惰性，抱百折不屈之精神，則戀愛雖難實現，終有實現的一日。舊婦女雖不易解放救濟，亦終得解放救濟的時節。不然，過渡時代的期間，究竟要敷衍到幾時啦？這是我們不可不徹底覺悟的。兄姊弟妹們喲！努力奮鬬！

一九二四，一，一八，燈下。



愛情與健康（續）

——給姪的第三信及第四信——

英國格里康著
許敬廬譯

倫諾吾姪：

來信言語質直，我很歡喜。我們彼此間言語必須爽快直率；不然，我是很難幫助你的。討論性慾這種事，用不着隱瞞秘密；而且我們叔姪更無隱瞞秘密的必要。凡是你現在經驗的事，從前我都經驗過；凡是你現在以為煩難莫決的事，從前也都纏擾過我。即以我現在而論，也還有許多事，為趣向着光明而摸索。生命是一個大的探險。我們身體當中，種種原始的熱情，以及種種由祖先傳下來的熱望，勢力都是非常大的，即對於最聰明的人，也免不了叫他們起一番劇烈的衝突與煩擾。

你來信所說那件事，大概凡是身體強健精神活潑的少年男子，都經歷過。究竟這種現象是常態，還是變態，很難決定。近代科學與道德的見解，都以為這種當睡時精液自然的流出，是無法制止的。制止固不能，然而設如我們於醒時有意的用方法滿足自己情慾，或心中慾念過重，也會叫遺精的次數加多。不過平常在相當的限度內，遺精總是無害的。這種自然的流露，即使心理最純潔的人，也無法避免，這完全是未婚男子的一種普通現象。

許多高尚純潔的少年男子，因為不明白這夜間的經驗而恍惚恐懼，受無窮的痛苦。我還歷歷記得，當我在你

這年齡的時候，許多同伴對我表示他們心中的憂懼。有些未婚或已婚而妻死的成年男子，也因爲同樣的發現而心中煩惱愁悶。他們以爲這種事體是由於他們心中的淫穢汚濁，而尤足令他們恐懼的，是這種遺洩，會於他們身體有絕大的損害。

其實我們當睡時作夢，何嘗自己有控制的能力。睡覺時的種種經驗，都是從下意識——或假現人常用的名詞，都是從無意識的地方跳出來的。好比地層的構造，無意識部分，是千千萬萬已經忘記了，或者潛伏住的印像所積累成功的，而意識部分，不過是僅僅一層薄片，覆蓋在無意識的上面。當睡覺的時候，這些潛伏的欲望，每每衝上意識界來，形成種種奇怪神祕的現象，而完全不經我們的許可。比如你做夢要殺我，我絕對是不說你對於這夢負何等責任，因爲我知道在你意識的心理當中，你是絕沒有傷害我的欲望的。

所以夢是不能爲我們所控制的，雖然嚴密的也可以說夢是我們醒時思想的一種反射。若是你白天爲一種考試而煩惱，說不定你睡覺時就會做許多考試的夢。然而許多天眞爛漫毫無性交經驗的男女，也會恍恍惚惚作一個性交的夢。這是因爲無意識界中，天然就存在了這樣一種強的勢力。故突然於夢中顯出。這種原始的本能，在意識界中可以不覺得，而在夢中則往往呈顯著的進步。

遺精是否於身體有害，這個問題已引起許多生理學家與醫生的注意。我們都知道，凡是健強的動植物與人類，其產生種子量都是非常的大的。這是一個自然的事實。不過在這非常大的數量當中，祇有少數種子是能存在發展爲新的個體。比如一株橡樹所結的實，與一條鯉魚所下的卵，其數目都是異常的大；然而橡實當中能成長爲橡樹的，鯉卵當中能孵化爲鯉魚的，其數目在比較上都是異常的小。全宇宙當中，種子的供給都是無數倍大過於需要的；換言之，都是非常的浪費的。人類也是如此：一個健全的男子，一次射出的精子，足以使幾十萬女子的卵珠受孕而有餘，然而實際上祇有一個雌性的卵珠是受孕的，其餘無窮數的精子，只有付之喪失，歸諸無用之列了。這種精子過剩的供給，可以說是自然界保證人類種族繼續的一種作用。因爲精子的數目既如此其多，女子受孕的可能便

也非常的大了。

至於人類男性種子或精子不自然的喪失的結果何以會損傷身體，這理由是很明顯的。因爲人的精液，除傳種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生理作用。人的腦力，體力，以及骨骼的生長，一部分都靠着精液的滋養。這種精液，積儲在睾丸當中；睾丸就是腹部下陰囊內那兩個圓體。人之所以有勇敢，所以有元氣，所以有智慧，大部分都靠着這睾丸內所分泌的精液來培養。設如精液損失過多，則精子的力量便會薄弱，而且他們的數目也會因以減少。年少時精子數比較的少，最盛時是自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有時還可以更晚一點。年齡既老，則精子數大減，創造新生命的能力也大部分損失。及至衰年，精液中差不多已沒有精子，而做父親的可能便停止了。

精液分泌過多，於腦力體力均有大害，尤其是自十四歲至二十一歲正當身體發育的時候，至於平常睡覺時自動的遺精，則祇要每月不出一兩次，總無傷害。有一班完全過貞潔生活的人，從他們考查的結果，已發現這種夜間的遺洩，是傾向着每月有一定時期的。大概每二十八日，總有數天的期間中會遺精兩三次。

對於未婚男子，這種現象可以說是常態。多數男子，結婚後遺精便自然停止。我們對於這種事，只可以當他是生理的自然的表露，而不一定就是性慾放縱與身體孱弱的象徵。即從前天主教中，有些老師也承認這一種夜間自動的精液遺洩，爲我們意志所不能控制；因而他們對於這事也並不加以任何種道德的責備。他們的意思，祇要遺精不是受醒時想像刺激的結果，都是很自然，都是無足責備的。

也有些人研究的結果，說這種夜間遺洩是性慾機能漸見不健全的象徵。但究竟如何，很難確定。因爲一般人都生活在人爲的情況之下，究竟什麼是常態，什麼是變態，每不易分辨。我可以引柏哲 (Sir James Paget) 的話來說。柏哲是一個著名的醫生。據他說，他所認識的獨身男子，都曾經歷過這種夜間的遺洩；並且只要遺洩的次數不多，他們身體也都不顯弱的狀態。還有布樓頓博士(Dr. Lauder Brunton)，也是醫界名宿，據他的考查，常人遺精大概每十四日或每月一次。據蓋池與湯姆遜 (Patrick Geddes and Authar Thomson) 兩教授合著性的一書，並且

說遺精設如有一定的限度，不獨於身體無害，還可以當他是一種有益衛生的發洩作用。

唯一可怕的事，在於這種遺洩會日漸加劇，因而變成麻木的狀態。你或者要問，是否可以用我們意志的力量來抑制他們？自然這也是可以的。因爲我們試分析刺激遺精的原因，不外由於心中慾念過重，或身體缺乏運動，或食物過度，或飲酒，或心境疏懈，或被褥過重，以及仰臥與手淫的習慣等等；設我們於此等事一一留意，竭力戒除，則遺精的事，自可漸漸的減少了。

借了手淫或其他自己刺激的方法以產生快樂，都是我們有意爲之的事體。既可以有意爲之，便可以有意不爲。凡是可以以意爲之的舉動，都可以用我們自己的心力去管轄，去禁止，去壓伏的。遺精是天然的，手淫則爲一種有意的自造的行爲。前者是無可責備，後者則是大不應當的。雖然這種行爲在人類中很通行，家禽類動物也都有實行這種行爲的，然終究我們要認定他是變態，是有害的。你既然知道在學校的孩子當中，手淫是怎樣通行的一件事那麼，我也無須再告訴你這種行爲是怎樣在人類當中佔大的勢力了。一個人在小孩的時候，每因爲偶然的原因，發成了手淫習慣，繼之以少年時期，甚而至於終身都不能改。

我們應當清楚的知道，人類的所以有性慾熱情，乃爲了人類種族的傳衍。我們對於這種本能，儘可用結婚配偶正當的方法去滿足，決不該乞靈於卑鄙邪惡，變態麻木的方法。凡是淸楚明白的人，都必定遵着常態的天然的生活道路去進行；舍大路而勿由，每每是有很大危險的。手淫常能成爲一種病態的習慣；其所生心理的生理的結果，足以阻礙一個人雄偉闊大的元氣，使不能爲充分的發展。

許多與你年齡相彷的孩子，因爲聽說手淫的結果足以令一個人癡癲，令一個人死，於是恐怖憂懼，不至所從，馴至於極端的失望。他們甚且怨自己，恨自己，以爲自己是這樣一個污穢，不道德，身體敗壞的人，再沒有挽救的希望了。如此憂慮抑鬱，羞愧惶恐，甚而至於自殺。這種拿過分形容的言語，來恐嚇一個少年，據多數道德家與有名的醫生的意見，都以爲最足以沮喪一個少年人的勇氣的。一個少年人自己克制的力量原屬很强，因此一來，每每

把他的勇氣失掉，而完全麻木，完全失望。

這種失望的精神，絕不要讓他進入我們的心中。克制熱情，無論如何是可以做到的。我不是曾經說過：我們原始的本能，是可以用方法去提高的，並且他們原來只有一條路可以求滿足的，我們還可以引導他們到其他別的幾條路上去。一次遇到誘惑，我們用力去抵禦，以後第二次，第三次我們遇到誘惑，意志力便可以格外的堅強。如是繼續的一次戰勝了惡魔，我們的意志便一天天強烈起來。設如我們想想我們的腦子，是能戰勝一切從生理上發生起來的危險衝動與危險情緒的，那麼，我們心中，必定覺得有一種最高無上的滿足。好比在一個賽跑的場中，有膽量的選手，都必定是如此說的：『我不願爲別人打敗。』有了這種決心，他於是就一鼓作氣，奮力跑去，結果竟變首選。此體育家的勝利，固然很樂，而不知我們設如能抵禦一個誘惑，其戰勝的快樂；更千百倍於此。因爲在道德的戰爭當中，是需要我們所有的勇氣與所有的力量的。最難的戰爭，是與自己的靈魂相搏。道德的勇敢，比體力的勇敢，更高貴更稀少得多；然而我們設如肯努力去培植，道德的勇敢，也不是不可培養成功的。

從手淫結果所生的損害，多半是神經的與心理的。有一種神經衰弱的形式名爲“Neurathenia”的，探其起源，卽由於長時期繼續的手淫，一個神經衰弱的人，都覺得自己身心上有種種不合適。不是頭痛，就是消化不良，常有一種倦的情緒籠罩着，並常常是心理抑鬱的。睡時總不能安眠，並常常有一種無端的恐怖。一個人工作的能力，與一個人遊戲的興會，都往往被這種病症消磨淨盡。每每因爲對於一件事不願意用力去做，遂使他全部的心力與體力都受麻木的影響。神經衰弱，原因誠然很多，然據富有經驗的醫士說，手淫過度，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久而久之，這種習慣，會使人的情感與精神上都受莫大的影響。一個人的性質，會因此變爲非常的孤獨，害羞，怕與人交際。因此對於女性也不願與之接近。有時天然與女子相愛的能力都會因此失去，這誠然不能不說是一種情緒的與心理的麻痺的情形了。原來自然界是希望各個人都能享受愛與配偶及作父母的幸福的。男女不能愛的，只有當他們是背乎常態不健全的分子。天地間眞有人不願意結婚麼？絕不然的。男女兩性的結合，能靡與人類以最

大的幸福與愉快，凡是神志清明的人，沒有對於這種情感是漠然的。一個少年秘密的手淫，其初並不知道這種舉動足以給他自己將來加上無窮的不幸，並且是剝奪他自己一種大的經驗的。大概他全不知道這種舉動，會於他情感上或心理上生出極大的改變呵！

許多不幸的婚姻，就因為男子或女子，或兩方已將他們從天然常態方面戀愛的力量損傷。他們拿不正當的色慾來玩弄，不久，這種不正當的事體，遂會成為一個繼續的要求而很難再改。這眞是危險極了。一個人既學會了不自然變態的情慾滿足的方法，便很難希望再去嘗結婚生活的眞正幸福。他的想像，老是注在那些邪惡的觀念上面。他因此遂失掉眞正結婚生活的快樂，因為他已經不能感覺這種快樂了。他所把握着的只是一個虛影，而所失掉的則為實體。虛影代替了實體而存在。如此長久的在這代替的，虛假的方面求滿足，求快樂，其結果，眞正的滿足與快樂，反不能為他所有了。

所以凡是犯手淫的人，都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就是這種習慣能夠成為一個固定的事體(fixation)與一個無厭的要求。這種舉動，繼續的把神經的勢力損傷消耗。少年時代正是身體發展的時候，正需要充分的力量來發榮滋長，這樣不正當的不自然的消耗一己可貴的命脈，其結果未有不大傷身體的發育的。當常年與少年時，我們應當謹慎的把生命的勢力儲藏起，以備成年後精力充滿，為種族傳衍之用。傳衍種族，便是生命勢力的主要作用之一。少年人知道如何制慾的，將來在結婚生活中，其幸福的機會，比那些不知節慾而已經消耗了他們生命之力的都大得多。他的心也比那些放縱者的心清明順適。這些放縱情慾私自手淫的人，終究是會受害，是會麻木的。他們的心中，常常縈繞着他們自己究竟合於結婚與否，是否有能力結婚。並且他們是常常受懺悔與慚愧的痛苦的。

性慾的發生，往往在成人年齡以前，這誠然不能不說是人類發展中的一種不和諧。人類從前都是在少年期中就起始配偶。及人類學識，社會的，道德的責任漸漸進步以後，未成熟的婚姻，始被人視為於人羣有害。及後生活程度加高；婚期亦日漸加遲。大概一直要到一個少年人已經佔有了某種財產如牛羊等可以養活家庭之後，纔能夠開始

說結婚。假使我們能認清這種性慾早熟是我們祖先傳下來的一種遺贅物，對於現在的男子女子已沒有絲毫的用處，那麼，當我們身心還未發展以前而已感覺的種種激動，便應當準備着去抵禦，去反抗。

一個少年人應當拿結婚當作他成年的目標。婚姻生活與養育子女，都是我們的重要責任。當少年或青春時期，我們就應當作這種責任的預備。既達到成人的年齡以後，我們便應當決心進入於結婚的情狀。一個少年要滿抱着希望與堅忍的心，朝着這個目的工作，並且他的生活要溫和而有適當的秩序。他對於性愛的理想，應當優美而高尚，從來沒有理想卑陋的人，能知道結婚之愛的最高幸福的。

倫諾吾娃：

我們兩性道德的觀念，有些是很不合理，很不足爲行爲的根據的，我已於第一信說過了。我們祇要與人談話時稍微留心，或者在街上走，或者讀書閱報，都足以看出我們道德的條例是很不完備，法律的規定有很多缺陷；從他們所生出的壓迫，不公道，殘暴痛苦的事，差不多佈滿全社會了。

何謂『道德的？』可以有兩個回答。第一，可以說道德的就是善良的；第二，可以說道德的是服從公正的。但是什麼是善良，又什麼是公正呢？簡單的，可以說一個有道德的人，就是一個能遵重別人權利而不願對於他的同伴與所存的社會有損害行爲的人。假如他是一個基督教徒，他就要遵守耶穌基督的信條；假如他是一個佛教徒，他就要服從釋迦的教訓。至於用以約束兩性間行爲的種種道德，則又因地域，氣候，宗教，因襲的迷信，文化，與財產的觀念等，而有很大的不同，這也是極明顯的。

有些民族，看婦人和綿羊一樣的可以拿來做貿買，並且大家對於這種買賣也不覺得有什麼不道德的地方。有時一個新娘，要用決鬥與刼掠的方法纔能得到。有些民族，相信多妻是完全道德的事。有些民族，如印度的幾部分是相信多夫主義的，常常一個女子，嫁三四個丈夫，並不爲異。還有些低等民族，簡直以爲未婚前交媾與已婚後私通，也沒有什麼違背道德。有些民族，他們的道德習慣，對於背乎常態的兩性結合，且加以正式的許可。舉凡我們

認爲罪惡的，在許多野蠻民族中（有些號稱文明的國家亦然），則行之恬不爲怪。總之，地球上各地方，關於性道德的規定，是各有特殊之點，很難期其一致的。

熱帶人身體發育甚早，所以早婚。溫帶寒帶，則都傾向晚婚。我們不贊成十五歲的男女結婚；但在印度普通十五歲以前的女子已爲人妻，且他們的結婚是正式得宗教的允許。每個國家，爲適合人民需要起見，都想創造一種系統的兩性道德。比方英美及多數歐洲國家，都是以一夫一妻爲兩性理想的結合。但在這些國家，一夫一妻也非嚴格遵守。比方娼妓中不仍然是有多妻形式的存在？而且結婚後的男女也非盡數對於他們的夫或妻是忠實的。

我們所訂關於兩性道德的標準，其中很有些缺點。我們常說，婚姻是要根據在男女相互的愛情與敬視之上的，而實際多數人的婚姻並沒有眞正的愛情。有錢的男人常常拿錢去買妻子；貧財的婦人不願意嫁給一個貧士。他們全不知道婚姻的神聖是因爲服從自然愛的傾向。假使無愛，則徒有婚姻的形式，是不足以令他們的結合有神聖莊嚴之意味的。當一對男女既沒有愛情而且不能互相敬視之後，婚姻的意義就全部喪失，拿任何種法律習慣，去強迫一對不相識的男女在一起生活，都是不道德的。這種壓迫，是違背自然法的，是與健全的倫理不相合的，一個沒有愛的婚姻，對於自然，對於道德，都是很大的汚辱，也是社會中一個大的罪惡的淵泉。

許多男女，因爲生活的困難不能結婚。假設一個社會是眞正道德的，則對於這班男女，必須爲他們謀生活方法的較易，因而給他們以多數結婚及較早結婚的機會。近來有人說，早婚是消弭娼妓的最好方法，一切由於性交雜亂而起的可怕疾病，都可以藉此免除。歷代道德學家都提倡早婚：但是人類結婚的年齡總是傾向着加遲，

我們的道德條例還有一大缺點，就是二重道德的標準。一個婦女不貞節，大家都當他是一件極大的罪惡；但是男子犯同樣罪惡的，社會反加以原諒，加以寬恕。一個婦女失節，則社會當她是元凶巨惡，罪不容誅；至於一個少年，則雖極端的放蕩淫佚，也可以逃免社會的責備。又如男子誘姦女子，用種種手段去迷惑引誘，女子果爲所惑了，但結果社會不十分責備男子，而於女子却予以非常大的懲罰。

又比如一個未婚的女子偶然失節，生了孩子，更難堪了。但是她的姦夫，可以逍遙事外，不受處分。他祇要每星期能付一筆錢去養活那個孩子，就完事了。所有那個孩子看護與教育的責任，都落在那作母親的身上。假使她是貧窮的，就往往拋棄那個孩子不顧。我們計算私生子的死數，較平常小兒的死數要加一倍。其不死者，也多數飄零世上，無父母的顧復，無好教育的訓練，其身受之苦，眞難於言喻。論私生子本身，他何嘗有罪；但凡是私生的小孩，其將來之必受困苦，則差不多是必然的。

社會的罪惡與過犯，我們要拿公正仁慈的態度去評判。但對於男女不貞潔的事，我們特別要從他對於社會發生不良的結果上去着想。許多少年的軼出常軌，一時失節，就因爲他們不會對於自己行爲的結果與關係作深刻的反省。對於這班少年男女，我們的責備不可過於刻薄。他們抵禦外來引誘的力量誠然是很弱；但是他們的本質也許很道德的。聖經中所說那個犯姦淫的婦人，當她被帶到耶穌前面來的時候，耶穌並不拿言語來汚辱她；而那一班想極端汚辱，嚴厲懲罰她的人，聽了耶穌的話，反一個個良心發現，不好意思的走了。（該段故事，載聖經約翰第八章中。）奈何在現今耶教的社會當中，一個人做錯了事，大家便想將他完全汚辱，不讓他在社會上更占絲毫的地位，這算是能明白耶穌的道理麼？我們必須再三將一件事審思剖析之後，纔能對別人下嚴厲的批評。如習於放蕩的酒色之徒，自然是應當受嚴重的重斥；但假若有兩個素無經驗的男女，一旦爲熱情所驅而軼出常軌，那麼，我們便不能加以十分嚴厲的譴責，致使他們極端失望。我們只能拿言與愛去感動人，指出道德的益處，引導人去遵守。種種古代嚴厲懲戒的方法，都不是足以把性慾的惡習矯正過來的。

惟有愛，勸戒，與健全的道德教育，是個人貞潔最好的保障。我們不能僅在消極的罪惡與錯誤方面，禁止人不做；尤須能積極的，養成一種高尚的關於兩性愛，婚姻和作父母的理想。若是有一個兄弟，他在與熱情掙扎的時候墮落了，那麼，我們更要去扶他起來，從新替他穿上魂袍，並且拿希望與勇敢去向他鼓舞。

我很希望你能明瞭一個對於兩性之愛的高尚理想的價值。你不要以爲現時人所行所爲的便都是道德，便都是最

高的理想．其實在性的倫理當中．我們還有很遠的路程要去旅行；并且要有一個真正的嚮導領我們前進；不然，在這一條荊棘的長途當中，我們便時時有墮落的恐懼．愛便是一種純潔，強烈，引人向上的情感；但在文明的國家，這高貴的熱情，卻處處被人將他的價值減低而日趨卑鄙．娼妓與性交的混亂，僅僅求肉感的快樂，與完全金錢的戀愛，在缺乏理想的社會當中，差不多都代替真正的愛情而存在了．不知道愛是不能拿金錢買的，愛是超過金錢世界之上的．

當你母親嫁給你父親的時候，他不過是一個貧苦的建築師，既無財產，又無勢力．然而你母親熱烈的愛他，覺得他是這樣一個好人，覺得他是這樣的忠心，於是就嫁給他了．當時他們倆覺得互相的愛比他們在世上所有任何東西都可寶貴得萬分．愛可以說他們的一種鼓舞，一種非常有力的鼓舞．你母親的溫柔，勇敢，慷慨無私的精神，差不多是你父親的無價之寶．你父親早年不甚得意，但因為得着和平快樂的家庭的安慰，故仍然前向前奮鬥，向前努力．而在你母親一方面，自得着了你的父親，她心中深切的情感的需要也就滿足了．並且這種不可多得的幸福，更叫她精神上大大的鼓舞起來．你父母的婚姻，充滿了恬靜，恩愛，一心同體的精神，我相信你是會知道的．你父母的心中，都有一個對於結婚之愛的高尚的理想．

回憶我過去的生命，有些時候，竟不能照着我的理想去生活，這是我常常引以為恨的．但是我可以拿我的經驗指示你一條正當的道路．你的人生旅行，正在開始走呵！我不願意拿一些乾燥無味的教訓話，或者一些消極道德警誡的話來命你生厭．我總想力從實際方面立說，但我也恐怕有時會落於無味的空論．我們談話常常免不掉重複古人的格言；但是我總希望能於你有實際的扶助，僅僅空言是我不願意拿來說的．

我曾經告訴過你何以必須要免除少年人惡習的種種理由．現在我提出亂交的問題來討論．你說有許多朋友，他們都覺得與妓女有關係是一件可以向人誇耀的事．但是，我要鄭重的告訴你，這一班人與妓女接觸，將來一定是會叫他們心中對於婦女真正的敬與愛，汨沒淨盡的．我現在並不談道德；但試問這種拿一羣婦人來作買賣的舉動，是

不是一樁罪惡？卽舍道德不論，這種用金錢買來的愛，也是無論如何不會有真愛的。男女配偶，本來是自然界表示他們互相吸引，羨慕，情愛的程度已經成熟。設如我們與娼妓結合，是最初就把我們男女配偶的經驗，降低，污穢了。這種拿金錢去買一個不相識婦女的冷血舉動，最低限度，也是不美，無情感，不能有精神上的作用的。沒有真正自好的人會於娼妓中不感覺到她們職業的醜陋的，也沒有真正自好的人能於娼妓中得到什麼快樂的。

如同買豬肉或買紙煙似的在街市上揀擇一個婦人，算是最粗鄙的一種快樂了。而且這種經驗會在一個人的靈魂上留下一個永久不可磨滅的污點。志氣高尚，心理純正的少年，每每因一時熱情的衝動而放蕩墮落，及其自悔，已無及了。至於想拿這種下賤的經驗來做結婚的預備，則又不徒無益，且有大害。須知一個自己願意拿身體來作買賣的婦人，她的見解，她的情感，以及她對於人生，對於愛的眼光，都是和一個純潔高尚的閨女，把她自己的身體精神統統給與她的新郎的有很大的不同。對婦女正確的見解，決不是可以從妓女中得着的。

這種胡濫的，混亂的性交，能夠在一個人的感情與道德的天性上，生出很卑鄙污濁的影響。這種事最污穢，最有害身體，並且是最於婦人不公道的。你或者常聽人說：『誰叫這班婦人過這種生活，她們原來就是下賤的；』『娼妓是社會的必需品，希臘的文明，還把娼妓職業的地位抬得很高呢！』誠然，我們非直接的逼迫着婦女去賣淫；但間接的我們社會的組織，就是造成這種罪惡的原因。我們這一班姊妹，所以低首下心甘作不幸下賤的職業，大部分都是因爲境遇貧困，或者因做工所得的報酬過於微薄，不足以維持她們的生活；也有因爲被男子誘姦，生下孩子，因而操妓女生涯藉以養活她們的孩子的；也還有些女子，因爲偶爾失節的緣故，不容於親戚，不容於鄉黨，覺得沒有人再肯愛她，失望之餘，因而墮爲娼妓的。

我們不要以爲凡是妓女都是很壞的人，都是爲自然所拋棄的。她們不過是不幸的人們罷了。這許多爲人賤視的女子，其中也很有性情溫和，心地善良的。並且除掉貞潔一點以外，她們在其餘許多方面，仍然與平常女子一樣。可惜這一班婦女，很可以做人的快樂妻子，做人的慈愛母親，而徒因命運的不幸，羈困在這種卑污的職業中，這真

是太可憐了！

我最記得我一個西班牙朋友的幾句話。一天，我們同坐在一個倫敦的酒店裏，其中有幾個歌妓，一個向前來對他獻媚，於是他掉轉頭來對我說道：『我是一個性慾很盛的人，但是我從未拿金錢買過一個婦女，假使我做過這種事我一定是很厭惡我自己的。我覺得這一班在市上求售的可憐的女子，她們的職業中有一些很可怕的東西。我不明白，怎樣一個真有情欲真能求愛的人，可以讓他自己在一個同類人的貧窮與不幸上面去求快樂！』假使人人都能如此想，則娼妓的職業自然可漸漸的消滅了。

關於這不幸問題的其他方面，俟下次再談。

女兒

龍今吾

（一）

媽媽啊，當我呱呱墮地的時候，
你也許說：『家中多個「人」兒了。』
當我在你的懷裏吃奶的時候，
你也許說：『乖乖，快要長大成「人」了。』
但是，唉！媽媽啊！
我現在是一個「人」嗎？
我現在已長大成「人」嗎？

（二）

如果我是一個「人」，
為甚給媽媽縛住像個小狗？
如果我已長大成「人」了，
為甚媽媽總不放心我學行學走？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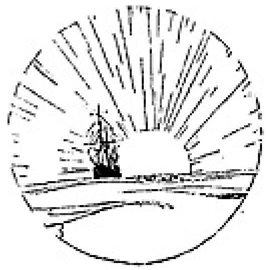
我不是一個「人」罷！
一個人行動，要竪起脊梁；
我見人却要低頭看自己！
我不曾長大成「人」罷！
一個人長大了，會說幾句響亮話；
我呢，唉！現在還是個啞巴子！

（四）

我如其是個登場的傀儡，
還得在人前活動，留個印象在羣衆
的內心；
我如其是個無主的貓兒，
還得爬上人家的屋頂，向青天曼聲
哀吟。
但是，唉！媽媽啊！
我只是你家的賠錢貨，
我只是爹爹的千金！

（五）

媽媽啊！
有一天我得做一個「人」，
我要幹「人」應該幹的事了；
有一天我得長大成「人」，
我要幹「人」能夠幹的事了。
但是，唉！媽媽啊！
我那里敢懷着這種意思！



給聰明的男子們

日本與謝野晶子著
張嫻譯

聰明的諸君！你們試把日本婦人現在的生活，不論怎樣去調查起來，確是有許多不能逃避的缺陷，然而這並不是由於現代的新思想和新制度，是舊思想和舊制度的勢力還是支配着今日婦人的心理及境遇所發生的結果。

舊思想的第一件，就是『男尊女卑』；舊制度的第一件，就是『家族制度』。因此，我們婦女，在無可奈何中，不知過了幾多不合理的，頹廢的，沒有意義的，和悲慘的日子。

就在了解些事理的男性，也都信女子的天性，比不上男子的賢良，女子的意志是懦弱的，女子總比男子惡劣一等的。『弱者啊，你的名是女子！』這樣的語調，似乎已成為千古不磨的真理了！生女兒時，總不比生男兒時的高興，或者竟把女子的素質，認為特別的不良，只有片面理由的『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的格言，雖在今日，還不失其權威；因之在家庭及社會方面，女子總是比男子受惡劣的待遇。便是講到食物，在一般家庭裏，女子總不能不自甘於粗食的習慣。至於在行路宴會的當時，女子被動的跟從在男子的後面，以為這便是婦德的美化。這幾年來的東京及大阪，趁電車的時候，男女有爭先上車的風氣；然而一般的人，還覺得女子的行為不雅馴而加以誹謗，片面的要求女子堅守『柔順』『謙遜』的道德，女的雖有要事，也祇可看着不遜的男子，一個個先行趁去，不論何時，只好牢等在站而已。電車

神增佛殿並不禁制女人的出入了：高野山，富士山的登高，也許女子加入了；然而在這世界中，爲人類文化生活最緊要的學問，教育，政治，法律，及職業的方面，依然是禁制女人。現在先從家庭方面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上看來，對於兒子與女兒，都執着偏頗的思想，做父母的，可說有百分之九十九，相信女兒的素質不配受高等的教育，以爲女兒的教育，只須在男子的妻，一家的主婦所必用的範圍而設施罷了。從來不知道教育是有涵就『人格』的必要，只向着實用方面，養成一個家庭婦人，就滿足了教育上的任務。因此對於女子雖與以相常的教育；然而在高等女學校的程度中，還是對於學問兩字，不加注意；學些裁縫，生花，刺繡，琴歌，烹飪之類的『新嫁娘』的資格，以爲這是沒有不足的了。

說到學校的制度，更是由男尊女卑主義而出發：在小學校已不准男女的同學，竟把女子認爲在初級教育中也沒有和男子競爭的低能兒。既不在同一教室，更把教授的方法，分出軒輊，這不是拒絕平等的待遇麼？至於在中等教育以上，因男女的性別而爲偏頗的待遇，那是更爲顯露。不論中學，高等，大學，都是禁制女人，很嚴重地緊閉着他們的門，只不過設立了不及中學三年級的課程的低級高等女校，以及女子的中等教育機關。此外，在高等教育方面，除了高等女子師範，爲了少數的專門婦人設立外，就是現存的一二所女子私立大學，在學力的方面，到底也不及男子高等學校的畢業程度。這還不能說是一般社會的不獎勵和不歡迎之故，實在還是反對女子，以爲沒有受高等教育的必要，或者竟以爲多一贅瘤，或者竟以爲這是女子的僭越咧。即使允許女子入大學，也不過求一個『女子大學』的美名，滿足自己和女兒的虛榮心，對於學問上的深大的要求，是沒有的。就是一般社會的心理，也不過假借了『女子大學』以裝點面子，在一方面，因爲歐美有了女子大學而日本沒有，是不體面的事；於是移植些形骸過來，作爲國家的裝飾品；另一方面，則爲一部分的女子加幾個女學士的頭銜，以爲點綴。

總之，對於女子教育，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怎樣的新發展，這就是社會教育上，固執着男尊女卑主義的實證。

男尊女卑的主義，却是同官尊民卑主義一樣的不合理。這是訴諸男子的理性方面，當然沒有疑惑的餘地了。但是爲什麼還是這樣的固執呢？這便是男子的感情上，已深深種下了男尊女卑主義的根。如果以男女平等的眞理，作教育的基礎，則女子也應該與男子一樣，在任何方面，自由發展其能力；可是在男子雖能應用其力量，發展他們自由的個性；而在女子，僅不過在『良妻賢母』的美名一方面，做了家庭的隸屬者——那是並沒有良妻賢母的眞義，不過假良妻賢母的名，實際造成一種妾婦，女僕，乳母——這是在最初已把能力限定了；總括一句說，不外男子專制的舊思想能了。雖然在教育界中，號稱進步主義的人，對於現代的女子教育一方面已抱着不滿意的口吻，然對於『良妻賢母』主義的名目，還是優柔不斷，以爲內容可以不斷地更換，而良妻賢母的理想仍舊不可更改的。那種不徹底的議論，還是到處皆然！這和只要內容更許以自由，雖是專制主義的政治也屬不妨的論斷，同樣的矛盾可笑。標榜着專制主義的範圍，決不能實現徹底自由的政治，現代教育者的先覺，還是以這樣不徹底的議論，公佈於世，則我們對於男尊女卑主義的勢力的存在，更值得憂愁和注意了。

日本女子的職業，是受了社會和經濟上實際的必要與壓迫，早經有工場和家庭鑛山等等產業的勞動，還有什麼事務員，店員，查票員等的職務，這樣的範圍的擴充，不像歐美那樣的發生阻礙，這固然是可喜的現象。只是在一方面仍被男尊女卑主義的教育限制着女子的進路，或者限於程度或範圍沒有得到學校職業證書，當然和已有職業教育特權的男子有不同的地方。除了女教師以外，一般女子的職業都只在下級範圍以內，或者在這範圍，雖有了優秀的實力，也不得不永久的受菲薄的待遇，屈從在男子的地位之下。

世間既有了這樣的病癖，所以對於女教師的職業，當然有過當的期待了！女子小學教員與男子小學教員的實力比較起來，當然要受世人極不公正的批評，然而這種優劣的不同，我確認爲當然的事實。因爲男尊女卑的主義，最初已把女子師範教育比男子的教育打了折扣，這樣要希望其效果的平等，不是無理之極麼？一講到女子，便聯想到沒有智力的人；然而使女子停滯在眞實的狀態，其原因不是男子對於女子，構成了十重和二十重

的偏頗的待遇麼？還有什麼女子是不活潑，少記憶力，缺判斷力，富於嫉妬的情感等的種種論調，然而養成女子素質的發展，不都是被男子逼迫而致的結果麼？

男子的口頭未嘗不主張實力競爭，然而對於女子只是這點養成實力的教育，還不與男子有相等的機位。就是女子能把這實力發揮了，在職業範圍的限制上，其酬勞的薪金，也是極不平等。男子勞動者日給三四圓的時代，女子普通的日給，不過三四角到七八角；在這樣缺乏物質的生活中，女子精神上的修養，怎麼能得到餘裕呢？

女子從小學時代起，就做了家庭瑣雜的使役，並不許以學校以外的讀書和社會的見聞，至於青年男女的交際，更是視為禁物了。不但要像男性的受思想和感情的啓發的機會是沒有，一等到畢業，就如同賣品似的，服從了親長的意志，去給與一個並不相識而又沒有相見過的男子，作那沒有戀愛基礎的輕率的物質的結婚，成一傀儡式的家庭，為男子生育子女。所謂眞妻眞母的意義到底是怎樣的，也並沒有知道，隨着習俗的所謂『良妻賢母』，就以為完成了日本女子的理想。還有想得結婚機會的無產階級的女子，因為物質上不能由一方供給的關係，更不得不就各種的職業，然而這位置和物質的所得，上面已是說過，是在不平等的關係中，所以又不能不犧牲那現代生存的人間所應有的體面和實質，而過那第二次的生活——寄生的生活。照局外人的觀測，以為教育界的婦人，精神上比較的安慰，但按之內情却大相反背，要像教育界的女子，對於同職的男子的尊敬，怕是沒有，甚至只為維持地位的安全計，把女子的貞操，一直犧牲到校長的跟前，這種實例，和那握有特權把工女作情婦的工場監督者有同樣的橫暴。可見不道德的男子，在教育界也是不在少數的。完全蔑視女子意志的婚姻，現在雖可以說廢除的了，然而那種到了新婚當日男女雙方還是不知性情智癖而祇不過一張照片的外形的相知的，和私娼的行為又有什麼不同呢？因了盲從父兄意志，社會習慣及境遇的女子，還把這樣沒戀愛[illegible]反背男女道德的結婚認為正當咧！女子這樣的無智而為社會習慣的奴隸，這雖是男女共有的男尊女卑的思想，然大多數的男子對於女子的人格實在太不看重了。例如迎妻的當時，完全像接賣笑婦一樣的行為，並沒有什麼絲毫的

考慮．日本被稱爲世界上離婚最多的國，其理由，便是爲了男子侮蔑女性的人格，在結婚當初，已視女子爲一種販賣品的緣故．

現在有多數的男子說女子與小兒一樣，我却承認，在沒有平等沒有自由的社會制度之下，這句話反是含有至理的！女性歷來不論在民法和商法上都是受了種種的束縛，卽使是良妻，也沒有同良人一樣的處分財產的權利，雖給與賢母的美名，却是拒絕她同父親一樣的行施對於子女的親權．治安警察法，既是禁止聽政談演說（譯者按此條例現已廢除）貴衆兩院議員，那是更不必說；甚至連村會議員，商業會議所議員，所得稅調查員，也不許女子加入．雖是擔負納稅的義務的女子，從府，縣，郡，市，村，一直到國家立法機關，都是拒絕一切的政治參與權利的．這不是對於女子特別的與以不自由不平等麼？

不但如是，現在主張平民政治，唱道普通選舉的男子們的運動，也是完全除却女子的參政權的．明治天皇的勅語『夫婦相和』，『義勇奉公』，從家庭到國家以及於人類，橫亙有生活體系的男女，須有平等協力的精神，這是『施之中外而不悖』的唯一的人道主義．而以男子爲本位的日本，一切的法律，都排斥男女平等的道德思想，把憲法和教育勅語所保障的女性的人格及權利都被壓沒了．沒有與父同樣得有親權的母，沒有和男子同樣得到參政權的女子，怎樣能够爲一個有人格的人而教育其子女，爲一個完全的國民而『義勇奉公』呢？

現在說到家族制度：這制度，和男尊女卑主義在社會上占着同樣的勢力．這種制度，因爲把『家』比較『人』重，以家長爲一家之神，握着專制獨裁的權利．在有產階級的家庭，這家族及其人員的經濟生活和教育條件，家長負擔功利的關係，所以對於家長權或許尙有容認的可能．至於在多數的無產階級者，家長一人的勞動力，已經不能養護那很多的家族，一到了初等教育完了的時候，家長便須要求長子以外的家族，到外邊去勞動，此等家族的人員，便須就各方面的職業，自圖生計．這可稱是家族的變體．然而在家族分散，人口增加，及經濟上分業盛行的今日，事實上家族制度已是滅亡了；可是對於女子方面，家長的權利還占有最大的威力，不但不容許女子的自由意志到外工作，卽使受職業教育，也須得些家長的同意而受非本意的教育．一般的女子，在家

庭裏還要強使幫助家長的職業，這種實例，在小農階級的女子最占多數。至於男子方面，那就不然，可以向他所希望的職業自由做去了。假使在女子，無論怎樣不願意在家做事，然而不得家長的同意，是決不能離開家庭的。還有那種農家的無情的家長，利用了女子的順從，爲利己的幸福計，甚有爲了家裏缺乏幫助，不許女或妹出嫁的。這樣的家族制度，教育部及內務部竟能極力的維持下去，這不是笑話麼？

在有產階級的女子方面看來，也是受家族制度特別的抑制。卽重『家』制度的關係，長男爲次代的家長，可享有財產的七分；其餘的不過分給殘餘的一部，這已是不法的了！至於女子，除了結婚費以外，那是完全得不着一些的。所以我們從現代的新道德上說，自然須把財產的分配，不分什麼長男與末子，女子與男子，理當照着子女的個數，平均分配。照這樣辦法，就是長子難以維持他傳來的家業的時候，那麼可以從兄弟合資組織起來。日本的法制史上面，女子曾經有過均平享受家產分配的時代。當那時候的女子，都有學問的自由，戀愛的自由，和言論的自由；到了平安朝中期，也曾產生過很多的婦人政治家和女流文學家，所以在這時代的歷史，曾經有男女協力貢獻的事蹟留存着。到了鎌倉時代末期以後，女子纔沒有財產分與權，現在甚至非本意的結婚——物質生活的保障，在不知不覺間與男子行一種賣貞操的結婚——遂盛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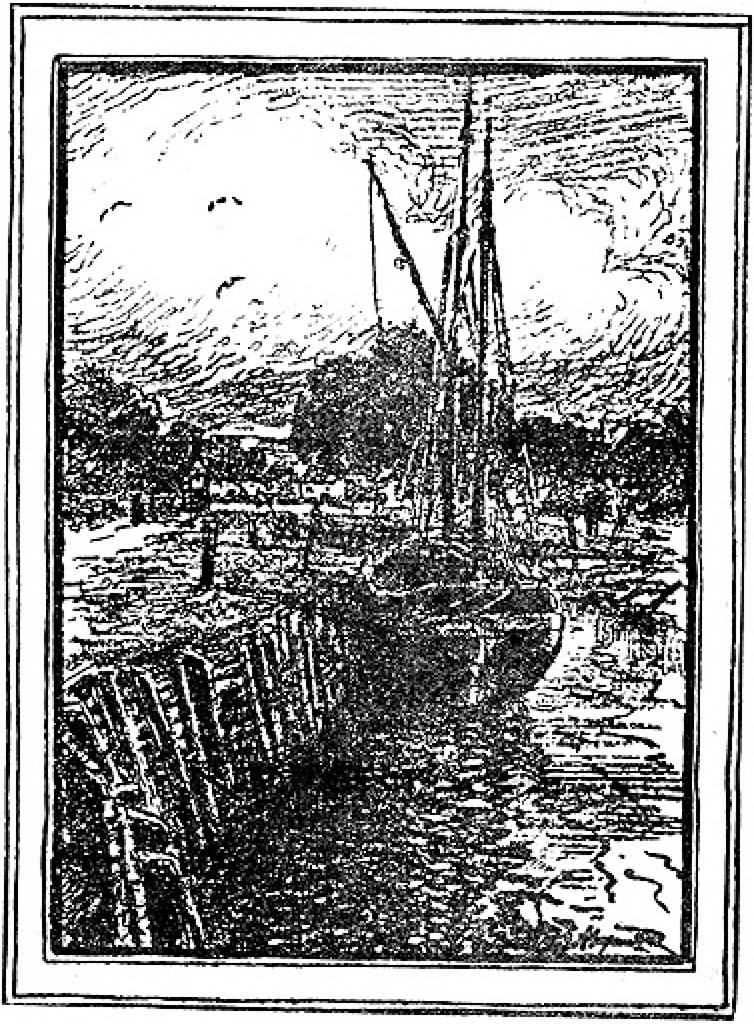
我以爲人不論男女，都應當依據各種勞動去自營生活的基礎，若祇靠了財產利息，或父祖所遺不勞而穫的財產作爲自己的衣食，總覺得良心上有一些內疚。因爲我們看了大多數的人，不論怎麼樣的勞動，還是和家族天天過最小限度的生活，那麼不勞而食，不是一種罪惡的遊惰生活麼？現在財產的私有制度，雖然不是正當；然而財力占着極大勢力的今日，女子又得不到家庭中公平的分配，因此，雖在有產階級的男女間，也是失掉了發展個性自由的均等的機會。又因了厚男薄女的緣故，所以有產階級的婦人，更加助長她崇拜黃金的習性，而趨向與財閥結婚的惡現象。我是在勞動階級裏面過生活的一份子，覺得現在的經濟組織，抱有多大的不滿意，很希望把平等分配的原則在新的組織中實現。然而祇限於把勞動階級的利益爲目標，其他階級的幸福，都應當

呪詛，却也曉得不好；所以我們對於有產階級的女子的利害，也須加以思考。要之；對於家族制度和男尊女卑主義阻礙本然的發達的我們同性，當同樣的加以怨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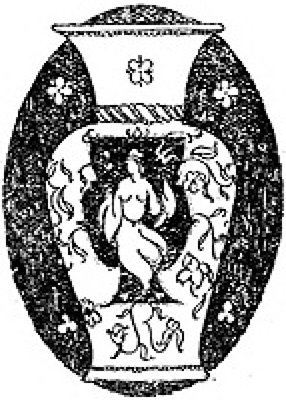
我要說的話，雖屬很多；現在最後的一段，說到夫的父母，比較自己親生的父母更有服從的權威，事夫和侍奉舅姑，都以為是做妻的兩大任務，若夫有兄弟姊妹，也要比較舅姑次一些的尊敬他們，這種都可以認為家族制度的遺物，不自然的非人情的舊式道德。不但如是，現在尚有做妻的受苛酷的待遇，甚至無處可訴苦痛而至自殺的；還有在夫的方面尚能愛好，為了不得舅姑的歡心就依據了不合家風等的理由，竟至遭離婚的不幸的。大概說一句，和舅姑同居的妻，好像坐在針氈，沒殺自我，天天過那奴隸可憐的生活；抱着酸辛犧牲的態度，一輩子慘澹隱忍，女子的受虐待，可算極點了！社會改良論者，會說到工場勞動婦人所受的悲慘，固然令人發生無限的同情；然而試一回顧這等家庭婦人，尚覺得工場婦人，比較得還多些自由，還是自主的生活咧！我將放大了喉嚨，唱着安慰之歌，為工場婦人祝福啊！

反背了人情的自然，經濟的關係，和人格主義的生活理想的教育當局，還竭力維持那家族制度的教育，自然是擁持着舅姑的威權，並不為了女子的痛苦，施以一些親切的解放！

我們女子，既都是停滯在畸形的狀態，得不到愛和平等，又沒有知識，職業，參政權等的權利；然而在歐戰以後的世界，唱着人類全體的連帶責任的今日，我們的男女，當怎樣的協力一致，把這責任確實的分擔呢？我唯一的希望，便是撤廢男尊女卑主義，和家族制度早成為事實。現在代表我全國日本婦人，訴諸我聰明的兄弟們的良心，和具敏慧思想的男性之前，男子的解放，正在開端的當兒，還希望能在舊思想與舊制度中，來解放我們女性。



船埠　　G. E. Alexander



自由戀愛論

日本倉田百三著
WY女士譯

我在靜思中曾有論戀愛與性慾一文，從個人主義的立場，明白表出我是自由戀愛主義者。我之所謂自由戀愛，是說人們的戀愛，應該絕對的自由。即不問既婚或獨身，不限定對手的數目，不論立於甚麽地位，男女間的戀愛只要是純粹的戀愛，就當自由，沒有一樣東西有束縛他的權利。別人所謂自由戀愛，意指習慣的道德所束縛的結婚前的戀愛，或法律所強制的結婚後的戀愛都應自由，結婚前的戀愛不待論，結婚後的戀愛，生出破綻的時候，亦可自由離婚。然我在此處所謂自由戀愛，卻不是這個意味。這個意味上的自由戀愛，是很當然的事情，在思想上可以說沒有特異之點。自由戀愛乃說戀愛是絕對的，因之戀愛他人之妻，或有妻之男戀愛其他之女，或有一個戀人以上之男子與有二個戀人以上之女子戀愛，只要是純粹的戀愛，都應自由，不受任何物的束縛，這樣才算帶有特異的意味。所以自由戀愛必然的否定現在習慣道德所承認，法律所保護的結婚制度的意義。即肯定結婚男女——不論一夫一婦，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多夫多妻——間的戀愛，否定那不承認未結婚者及已結婚者有戀愛自由的結婚，例如我國僅承認一夫一婦的戀愛，已結婚的男女，沒有與其他男女戀愛的自由，並以法律的力束縛已結婚的女子與其他男子戀愛的那種結婚，自當在否定之列。自由戀愛如承認結婚，則

其意義至少不可不與現行的結婚有別。我想在此處一述我自己的自由戀愛論，以見結婚果能否與此兩立；若能兩立，則結婚的意味，又將變到甚麼地步？

開始我自己不可不作出此考察所使用的方法論上的若干約束。即我們先假定不問何故而不可不承認的若干原理，想用此原理批判戀愛與結婚的一切事實，事實之適合此原理者則肯定之，其不適合此原理者則否定之，以遂此種考察的目的。此外我們不持決定正與不正的方法了。不能承認我在此處所約束的原理的人們，對於我的考察自無意味。承認此等原理的人，只要不錯用此等原理，只要概括戀愛事實的一切場合，只要沒有不能用此等原理說明的事實存在，結果將不得不同意於我的考察。如有不能承認此等原理的人，請先就此根據一加考察，何故不能承認，不然，將徒陷於無用的紛辯。原來我在此處所想約束的原理，是就人們本性上不得不先驗的承認的，所以我相信這是能夠要求一切人們普遍的妥當性的，因之相信沒有不能承認此等原理的人。

然則所謂若干原理是怎樣的東西呢？不外下列五項。

(一)人格的承認。
(二)人格獨立的承認。
(三)先驗的要求之權利的承認。
(四)積極主義的承認。
(五)自爾主義的承認。

一，人格的承認，是承認人格與物件有別，人格不能歸人所有。

二，人格獨立的承認，是說人格不是物件，所以不從屬於他人，具有對等的權利而完全獨立。因之一個人格不能命令他的人格。人格有不被他人強制而以自由意志決定一切事物的權利。此承認含有必然的不侵害他人人格獨立與自由的義務。即在此點上承認有不得自由的事。因為若承認了那種侵害他人人格自由的自由，則不能承認人格獨立故也。所以在不侵害他人人格自由的範圍內，一切人格都是自由的。

三，人間本性上所稟具的慾望，是價值的原因，應該不問何故加以肯定，非此則人的生活便無意義。此即所謂生活內容。

四，一個慾望在不與第一第二原理違反的範圍內，

是不可不積極的肯定的。在欲積極的肯定一個慾望的意志與欲消極的否定一個慾望的意志之間，前者不可不有優先權。所以在欲否定一個慾望的時候，才有說明其根據的義務，而在肯定的時候，却沒有此種義務。因爲慾望只要沒有特別的事情，本來是當肯定的。唯在否定的時候，才須說明其特別的事情。

五，一切事物，不可不就其自身的立場，加以自爾的考察。譬如說戀愛是自由的的時候，其戀愛自然是純粹的戀愛，而不純的戀愛當然除外。其自身上的不正之事，與其他關係上的不正之事，不可不嚴加區別。因而考察戀愛之當爲的時候，不可混同戀愛以外的意識之當爲。

以上五項原理，第二可包括於第一，第四可包括於第三之內，第五是顯明的道理，嚴密地說起來，只要有第一和第三原理已足。此二原理只要人畢竟是人，當沒有人不承認的。所以我在此處約束此二項爲萬人共通的公理。此等公理，我在積極道，本道與外道和其他一切論文中，都反復使用過，並且說明過，所以我在此處不想重三覆四地說了。

戀愛是人對於異性自然而起的先驗的要求，原應加以肯定的。然則其中若沒有特別的事情，戀愛應當自由。此種自由被束縛的時候，我們才須說明其中的根據。所以我們現在吟味其特別的事情，檢査那束縛戀愛自由的根據，由否定此根據，以獲得自由戀愛的權利，此外並沒有自由戀愛的根據，且無此根據之必要。然則束縛戀愛自由的特別事情，是甚麼事情呢？其根據又在那里？

第一世間有否定結婚前戀愛自由的習慣的道德。此已羣認爲誤謬，無再論之必要，然今在順序上，略加一瞥。此習慣的根據，第一認戀愛自身爲罪惡，第二基於家族主義的立場，第三本諸社會秩序的見地。第一認戀愛自身爲惡要求的根據，無論何處都不存在，此與第三公理相反。第二家族主義，父兄須不承認其子女的人格獨立與自由，而視同自己的所有物，方有命令子女的權利，此與第一第二公理相反。家族主義束縛結婚前戀愛自由的根據，此外尚有防止損傷智慧未充的子女運命之愛的動機。此種束縛，僅在此一點上，有可思量的餘地。然此以愛情勸告，或警戒其危險，或與其意志上一

個暗示，那是適當的事，是應許可的事，然不能作為自己的權利去加束縛。因這個理由當事者不顧父兄的勸告，警戒及暗示而欲選擇對手與之戀愛的時候，那是當事者的自由。在不損害父兄的人格獨立自由的範圍內，子女的戀愛是自由的。此種場合，父兄若加不當的束縛傷及當事者一生運命的事，絕非少數。如演出此種悲劇，父兄對於當事者沒有可以陳謝的言辭，因已依其罪惡傷害他人的運命之故。假如子女違反父兄的勸告而與他人戀愛，其一生的運命，多屬不幸。但此乃屬運命的不調和，當事者不可不擔負此運命。父兄雖然悲歎，除了任當事者的己意選擇外，再無他法。此運命的不調和，父兄雖也不能不擔負，但於其中產生的不幸，並無何等罪惡。如法律上親權的束縛力，此處當無討論的必要。不獨如此，一切法律上的權利，對於此種考察，都無討論的必要。他僅於違反道德上正當的權利時，方有根據，所以我們僅考察道德上的權利問題，已足夠了。

第三從社會秩序的見地說，若許可未婚的男女以戀愛自由，則社會的風俗行將紊亂，所以不得不加以束縛。這不是討論戀愛之正與不正的問題，不過是恐不純的戀愛流行時，紊亂社會的風俗，所以有束縛的必要。我以為純粹的戀愛無論怎樣流行，決無紊亂社會風俗的事。上說乃從視戀愛為惡德的見地所產生的。我在此處所考察的，原指純粹的戀愛，此非本質的問題，所以依第五約束除外。這樣戀愛的束縛者，果置結婚的根據於何處呢？此必是求諸戀愛以外的東西。結婚的根據，雖不僅是戀愛，然至少不能不以戀愛為其主要的根據。所以這樣的束縛，其結果必然的使結婚戀愛為賣淫。故戀愛在純粹的範圍內，結婚前的戀愛，是不能不作為一種權利而自由行使的。

其次束縛已結婚的男女與其他未婚或已婚的男女戀愛自由的人，是基於那種根據呢？在此請舉出一個最顯著的例證。譬如A男與B女結婚後，B又見愛於C男，B亦戀愛C男。此種場合，束縛B與C戀愛自由的權利，是在甚麼地方？從B的立場考察時，B戀愛C之所以成為罪惡，因不得不侵害A的人格之權利。但是A與B結婚，是依甚麼根據變得束縛B對C戀愛自由的權利呢？第一戀愛是非隨意能成立的。有想戀愛而不得戀愛的，有不欲戀愛而不得不戀愛的。在這個意味上講來，

A欲束縛B戀愛C的心情，乃是不可能的事，B欲對A負不戀愛C的義務，也是不可能的事。所可能者，是在束縛B與C的交際而已，或得束縛B對C表示戀愛的行爲而已。即在防範最密的時候，亦只能使B與C絕交，或禁止B在A前表示對C戀愛的事。但這樣束縛戀愛的自由，A是從何處獲得這樣的權利呢？此除却B曾對A誓約過不戀愛其他男子一事外，不能發見何等根據，即不會說這樣的誓約，乃結婚的必須條件，所以已結婚的B，對A負有履行這種誓約的義務。但如前面所述，不戀愛其他男子一事，非B所得隨意，B的誓約偶始即是一種不能實行的誓約。然則B與C戀愛之所以成爲罪惡，不在B戀愛C的一點，是在誓約那不應誓約的一點。B除却將此點向A謝罪取消其誓約外，別無良法。若這樣的誓約乃屬結婚的必須條件，那麼，不外與A離婚。若在此種場合，仍欲使結婚成立，使B履行對A所誓約的義務，則誓約內容的解釋，不可不使B心中不戀愛C，且擔負不表示其戀愛的義務。但此在嚴密的意味上，乃屬不可能的事。使B與C絕交，或者可能。使B在A前故意抑止表出對C戀慕之情，或者可能。但人們的感情，必表現於外面，從裏心抑制戀慕之情，非人所得隨意，欲制止其感情不表現於外面，亦同樣不能隨意。譬如B在A前看見新聞紙上登載C的像片，此際B的胸中必然跳躍。B恐A的注意，特抑制其適當的戀慕之情，佯將新聞紙於席上，眺望庭中花木。此時B的表情，明係戀慕的表情，不過恐A的注意而已。故在此種場合，誓約內容的解釋，僅能使B擔負故意不表出戀慕C的情懷的義務，至心中戀慕C的情懷，及此情懷自然而然表出之事，乃是不能禁止的。但誓約雖能作這樣的解釋，B之爲此是否正當，不可不作爲先決問題加以考察。這種誓約的不可不破棄，不僅其內容不能實行，違反不可不之法則，且其內容不應約束，違反當爲之法則。唯勿斯曾說締結不當爲的誓約之後，定要負履行該誓約的義務，乃屬二重罪惡。此種場合以謝罪破棄其誓約，實係最高可能之善。所以不先考察B對A應該有這樣的誓約與否，不能正當地解決這個問題。然則在此種場合，B否定對C的戀愛，否定其自身所認爲正當而且有肯定的權利的要求，能求出甚麼根據呢？此要在B想對A實行基督教的愛，以自由意志犧牲自己正當的要求

時，方能尋出有道德的意義的根據。但這樣的根據，果能帶有道德的價值麼？B斷念自己的要求，乃因A不欲此事，斷念A所不欲之事，係從想愛A而生。然我們不爲他人所不欲之事，不必一定是善。愛乃從順他人正當的慾望之事，若是從順不正當的慾望，不算是愛。所以在此場合，B的斷念是否正當，不可不依A不欲B與C戀愛一事是否正當而決定。然A欲束縛B與C戀愛的自由，果能算得正當麼？A何故欲束縛他人生命之積極的要求呢？此除却利己主義以外尙帶有何等善良的動機呢？在我看來，A實負有不可不顧及B與C的幸福的義務。所以B與C的戀愛，其自身是正當時，是應該肯定的，只在不正當時，纔應該否定。人無論在甚麼時候，對於不侵害自己權利的他人的要求，沒有禁止的權利，只在損及自己的時候有權利拒絕。由此看來，A束縛B與C戀愛的權，B不能單從自己感受苦痛的原因生出。我們除擔負應該擔負的苦痛外，沒有別法。關於他人自由的行爲使自己感受苦痛的時候，乃屬通常的事。結果不能因自己感受苦痛去加束縛。所以此種場合，A得束縛B與C戀愛的正當權利，僅在拒絕B侵害A的人格的權利一事。譬如B隨其戀愛而生起造謠，或侮辱A的人格，設計損害A的權利等事，A有權利拒絕或責備。但沒有禁止其戀愛的要求的權利。此時A不能從那要求B履行誓約的權利生出自己束縛B與C戀愛的權利，自不待論。因爲我們現正考察爲這樣誓約的原因之A的慾望，是否正當故。假使A的嫉妒，是人性的自然，然此係以侵害他人人格自由的獨占的慾望爲基礎，其自身是消極的要求，違反第二公理。又因第四公理，肯定此消極的要求，不得不說出一種根據。卽戀愛是積極的要求，若無其他特別的事情，應該不問何故而加以肯定的。嫉妒乃否定他人的戀愛，是消極的要求，若無其他特別的事情，應該不問何故而加以否定的。嫉妒而被肯定，不可不還元於一種積極的要求。然嫉妒之積極的要求，是以獨占對手不正的慾望爲基礎，卽以他人的人格作爲物件處理，違反第一公理。嫉妒固必與戀愛相結，然決不是構成戀愛的要素。我們雖戀愛而又努力抑制嫉妒的感情，或故意抑制此感情的表出，乃屬可能的事。所以A欲束縛B與C的戀愛，乃是不正當的慾望。B因從順A不正當的慾望，斷念自己正當的要求，不算

是愛，因之B對A所作的誓約，雖在可以履行的範圍內，也算誓約了不應該誓約的事。這樣的誓約，無論在那種意味上，是不合理的，既違反不可不的法則，又違反當爲的法則。所以結婚若以這樣的誓約爲必須條件，便是不合理的結婚。若要爲合理的結婚，不可不以這樣的誓約爲不必須的條件。合理的結婚，是怎樣的呢？且讓後再考察，此處只想討論到結婚後的戀愛不可不自由爲止，進而徵引戀愛的種種例證，以證明束縛其自由，是不合理的事。

前例C戀愛B，無論在甚麼時候，乃屬C的自由，亦非C自身所得隨意的。A不待說，即B欲束縛C的戀愛，亦屬不可能之事，且屬不當之事。但C對B故意表出其戀愛的情愫時，在B的人格自由範圍內，B有權利拒絕。例如C向B通信或訪問，B有拒絕的權利，甚或表出較此更甚的戀慕的情愫，如C欲接觸B的身體，B更有拒絕的權利。但是A在甚麼根據上有拒絕B對C作這樣行爲的權利呢？在我看來，却不能尋出這種權利。A有這種權利，乃侵害了C的人格獨立與自由。普通的見地都認A有這樣的權利，以爲C的這種行爲，侵害了A的人格獨立與自由，不知恰恰反對，不禁使我生奇異之感。原來C在此種場合，應當思及自己的行爲，必使A發生苦悶，應當同情於A的嫉妬。但C對B的戀愛如果是純粹的，A的苦痛，乃是不可不負的苦痛。C雖對A同情，但如得了B的允許，不僅有表出自己戀愛的感情的權利，且須擁護自己戀愛的要求，使A負其應負的苦痛。此時若以同情於A而斷念對B的戀愛爲正當，則我們乃是肯定嫉妬而否定戀愛，使正當的要求從屬不正當的要求。這樣的消極主義，若作爲正當的基督教的愛的犧牲加以肯定，則人生一切積極的慾望都不可不否定了。原來此種場合，C欲束縛A與B戀愛的自由，同樣是不正當的。但C如不加束縛，A對C無論何事，都沒有禁止的權利。我們假作爲A正當地考察的時候，B戀愛C，若已成爲事實，只有任B自由的一法，反可保持自己的人格。若以權利強制B與C斷絕戀愛關係，縱使能夠因此減少嫉妬的苦痛，然自己內省的時候，不無卑屈之感。縱或B同情於自己的嫉妬，以自由意志與C斷絕戀愛，在A當亦難安。況所謂使B與C斷絕戀愛和B自願斷絕戀愛，都不過是形式的表示，而B心中依然難

止其戀愛之情，A若是一個自尊之人，不如任B與C自由戀愛，抑制自己嫉妬之情，擔負此不幸的運命爲愈。在B若不是人生姑息的同情者，而欲以眞摯的深刻的愛愛A，則使A耐此嫉妬的苦痛，最爲正道。所謂多角戀愛的葛藤，其中無論何人，不應依斷念自己的戀愛而解決，不可不依各人抑制自己嫉妬之情以使戀愛萌生的方法去解決。否則以消極的要求殺積極的要求，乃是姑息，乃是卑屈，同時並助成了侵害人格相互的獨立自由的慾望，可算是一種罪惡。此種關係在既婚者與既婚者的戀愛時也是一樣的。事實上純粹的戀愛若是存在，則無論在甚麼場合，都不能尋出束縛其戀愛自由的根據。所以戀愛是應該絕對自由的。戀愛原不必是多角戀愛，更不必是一定要多角的。我只說無論一夫一婦或多夫多妻，事實上純粹的戀愛若是存在，無論在甚麼場合，其戀愛是應該絕對自由的。至事實上多角戀愛能否成立，又屬別一問題。若在事實上人們一時只限於與一個異性戀愛，則所謂三角關係的解決，有極明白的大路。就是祇有眞正互相戀慕的兩人間有戀愛的自由。如前所舉之例，B若對A戀愛，則無對C戀愛之理，若已與C戀愛，則對A的戀愛已不存在，故B應與C戀愛，至A原沒有束縛B與C戀愛的權利。A與B的結婚，此時是無戀愛的結婚呢？還是結婚後戀愛消滅了呢？二者不可不居其一。然在事實上對於曾一度戀愛過的異性，以後果能消滅其戀愛麼？若是不能，則同時戀愛二個以上的異性，事實上能不能存在？若事實上不能存在，則多角戀愛的問題已經消滅，所以我在前面，就預設戀愛的事實問題。即第一，戀愛是永久的麼？第二，同時能否戀愛兩個以上的異性？解決此事實問題，決不是容易的事，此含有極困難的事情。第一，必豫先解決，『戀愛是甚麼』的一個問題。然此事乃依各自的個性而異其解釋，在客觀方面是難於一致的。第二，若旣成爲事實問題，則事實上或戀愛已經消滅，或同時戀愛了兩個以上的異性，那麼問題已經解決。然他人舉出這樣的例證時，我們不能決定是不是虛僞的例證。所以自己沒有這種體驗的時候，不能決定這樣的事實是否實在。但自己一向雖沒有這種體驗，然在他人或者實在亦未可知，自己今後或有這種體驗亦未可知，所以各人除了用自己的心證去類推他人的情形外，更無他法。此事實問題，不外依了

各個人自己『戀愛是甚麼』的解釋，及自己戀愛的體驗來謀解決。這與一切精神上深奧的問題相同，具有優美的人格——尤其是關於戀愛的意識具有本質的，深刻而豐富的人格——之個人的戀愛觀，實際上有使多數人滿足的力量時，其戀愛觀方是正當的。但是無論何人的戀愛觀，均不可不滿足自己戀愛的要求和體驗；所以結局仍不外各人依自己的心靜解決這事實問題。

然則在我個人怎樣解決這個事實問題呢？關於第一『戀愛是甚麼』的解釋，我已在論戀愛與性慾一文中詳細論過，此處不再贅述。從男性的立場看來，男性靈魂中對於『一般女性』，或『永遠的女性』，或『女性的東西』的要求，係依造物所賦與，我們不得不依這要求而求永遠的女性。求永遠的女性，不到我們對於女性的要求已達飽和的程度，是不能停止的。若依一個現實的女性，飽和了我們對於『女性的東西』的要求，我們或可不戀愛其他的女性。但現實的女性，事實上不是永遠的女性，不過分有了永遠的女性的屬性而已。各個女性既各分有了此永遠的女性的屬性，所以我們不能不戀愛分有此屬性的女性，卽不得不有不可抵抗的戀愛。這樣戀愛觀的結果，我遂肯定事實上能夠戀愛兩個以上的異性。第二，一個女性不失其屬性以上，我信我們的戀愛是永久的。我們肯定一時能夠戀愛兩個以上的異性之說，恐怕有人對之發生異議。此種異議或者是從純潔的眞摯的嚴肅的人們提出。我自己在青年時期，亦不能肯定此種事實，不獨以爲一時只能戀愛一個異性，並且相信一生只有一度眞實的戀愛，但現在知道不然了，那種思想大抵是因自己戀愛的體驗未熟，戀愛的要求未明瞭，不能發露其全體，因之將戀愛的要求與戀愛以外其他的要求，混在一處，遂產出此種誤謬。戀愛一時只能限於一個異性之說，是從將自己捧呈於對手，或爲對手犧牲自己，或謀與對手的生命融合，或謀一度死於對手之中然後蘇甦出來，及與此正相反對的如謀獨占對手，命令對手，將對手爲自己所有物的兩個意識所產生，作此說之人，以爲此二個意識，爲構成戀愛所不可缺的要素。例如認那在異性中覓出自己的意識爲構成戀愛必須的要素的人，以爲眞實的戀愛必帶此種意識，不帶此種意識的戀愛，便屬不眞實的戀愛。若這樣的意識果爲構成戀愛必須的要素，則戀愛的對象只限於一人，

乃屬當然之事。但這樣的意識果能爲構成戀愛必須的要素麼？我以爲誤謬的根源，就在此處。這樣的意識並非戀愛必須的要素，乃是對神的宗教意識，對君主獻身或奉職的意識，對鄰人施行基督教的愛的意識，及對物謀獨占的所有意識等，偶與戀愛自身的意識結合而已。換句話說，此不是戀愛之所以爲戀愛的特殊意識，是存在於戀愛以外的意識。戀愛意識與其他意識區別的要素，即是構成戀愛意識所必須的要素。若不是僅存於戀愛而不存於其他東西之內的要素，不能說是戀愛的本質。此等意識原來是戀愛以外的意識僅與戀愛意識結合而已。我們在青年時代一切要求雖一時覺醒，但是雜然並呈，向來發露各種要求自身的全體，在這種過程中，我們的戀愛意識不得不與其他的意識結合。我們在青年時代，求戀人，求神，求主，求友，而信仰，獻身，友誼，戀愛諸感情混於一處，乃青年期特有的憧憬。青年期一切東西，都依浪漫的熱情燃燒，所以我們與其求完全的東西，寧求過剩的東西，與其求冒險的東西寧求無理的東西。崇高和悲壯，乃青年期美的憧憬之對象。然青年情緒初開，爲其憧憬之中心的，首推戀愛，所以我們對於一個女性如對於神與君與友一般，青年期的戀愛中含信仰，獻身，犧牲諸意義，乃是欲滿足崇高和悲壯的憧憬。這樣的戀愛，確係真摯而又熱烈，爲純潔的青年的特色。但這樣的種種要求，本來不應僅求之於戀愛，所以這樣的戀愛，當然負有破滅的運命。我們既不能在一個女性中一時尋出神與君與知己，而忽視個性的差別與之完全融合，又屬不可能之事，況且完全占有他人的人格，不僅有悖於理，抑屬不正當的慾望。其結果必然對於戀人失望，消滅自己的幻想（Illusion）。若無理強求時，必如死之勝利的喬治的破滅。我們須經過此不可避免的青年期的浪漫的過失，方能開此認識之眼。由是我們可以區別戀愛的要求與其他種種的要求。可以辨別戀愛與宗教與友情的差異。可以區別戀愛與基督教的愛。可以明瞭人格與物的對立。可以達到不在戀人中求神與君與知己的境地。可以不致無理地所有他人的人格。可以使戀愛作爲戀愛自身而獨立。可以知道祇有在戀愛中應該尋求者方在戀愛中尋求。但此事若其思索的辨別力不徹底而又缺純化時，會生出對女性的幻滅及戀愛要求倦怠的危險。許多人在壯年時期弛緩對女性的要求，將

戀愛與肉慾分離，不求精神的契合，只求官能的滿足。這樣的幻滅，弛緩，倦怠，墮落，存有可以同情的心理的過程，所以我們祇有依了明白我們的認識，純化我們的思索，方能防止此等危險。即嚴密地區別戀愛與其他的差異，尋出構成戀愛所以爲戀愛的要素——戀愛的本質。若只在戀愛中尋求此戀愛的本質，我們當能免除對女性的失望。要求不應要求的東西而感幻滅，乃是當然的果報。然則戀愛的本質是甚麼東西？戀愛的特殊質素是甚麼東西？此不外是男性尋求女性之心，即尋求永遠的女性之心。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要求。在我們生命中被賦有對於永遠的女性的要求，我們當不問何故不得不要求永遠的女性。如有永遠的女性或與之類似的女性出現於我們的眼前時，我們必將不可抵抗地被其牽引。或有人甘欲受其牽引而覺不被牽引，或不欲受其牽引而竟被牽引，此全是因自己生命內先驗的要求和對象的性質之關係所規定的一個事實。所以我們無論戀愛怎樣的對象，對於戀愛一事不能負責。即令係他人之妻，在我們自己看來類似永遠的女性，亦沒有不可戀愛的理由，此恰如電氣的陽極沒有不可被陰極牽引一般。永遠的女性是怎樣的東西，在我們自己不能明白地知道具象的形像。恰如藝術家感得其作品的 Motive 一般，在自己的生命中感得一種漠然的憧憬的衝動。當我們看見一個女性，發見自己心內的憧憬已具象化了的時候，我們必被此女性牽引。此女性當係我們未曾經驗的女性，其容貌，其性質，此時方呈現於我們的眼前。然此女性若未嘗存在於我們的心內，則對於我們爲無緣，我們不能尋出受牽引的根據。所以永遠的女性，在一個意味上，我們未曾接近以前，不得不存在於我們的心內。即我們未曾經驗以前，不可不於心內預想永遠的女性的形像之存在，我們在現實的女性上，才經驗其形像，發見自己所尋求的東西。例如一個畫家，描畫那在其自身所認爲永遠的女性的時候，他不得不從他的經驗中尋求他所想像的材料。他不得不將所嘗見過的女性的容貌，嘗見過的自然物的形色，嘗接觸過的女性的性質，及曾一度經驗過的一切東西，作爲材料描出。但他所描的女性，不是此等材料的總和，是一個新鮮未曾經驗過的女性。將自己心內先驗的女性的形像具象化時，畫家方感着莫大的歡悅。若其所描畫的女性，稍能將他在現實界求而

來得的永遠的女性具象化時，當陶醉地眺此畫像。若其畫像是有生命的東西，決當戀慕此畫像。然我們不能創造有生命的東西，僅能發見賦有生命的東西。所以恰如畫家一般，我們對於有生命的現實的女性，如果發見自己永遠的女性的形像具象化時，必然與之戀愛。這樣的戀愛之情，乃係戀愛的本質，至若捧自己於對手，爲對手生死的宗教心，及如臣下對君主的赤誠，係與戀愛結合而起的他種意識。又以對手的幸與不幸爲自己的幸與不幸的愛情，係基督教的愛而非戀愛。我們愛兒童，友人，鄰人及一切對象的時候，亦感着對手的運命如同自己的運命一般。但這樣的愛，不可不與戀愛嚴加區別，原來我們對於戀人較諸對於其他的對手容易生起這樣的愛。但這是常與戀愛結合而起的他種意識，不是戀愛的本質，不是戀愛的特異的質素。若說這樣的意識爲戀愛意識，則那些與此恰恰相反，常與戀愛結合而起的命令戀人，支配戀人，或強戀人情死，或欲視戀人爲所有物的慾望，亦不能不說是戀愛意識。但此等意識，係以戀愛爲機緣所惹起的他種意識，不必附隨戀愛，更不是單單附隨戀愛，沒有此等意識，戀愛意識並不是不能成立的。反之縱不帶此等意識，若前述的戀慕的意識存在，依然是戀愛意識。換句話說，此等意識不是構成戀愛的要素，是與戀愛結合的附隨要素。對於一度遇諸途上而不能再見的女性，若心中戀慕不已，可以說是戀愛。若不感着戀愛，無論對於對手如何忠誠如何摯愛，如女子對於不感戀愛的丈夫所盡的忠悃，只能是良妻賢母之愛，不能說是戀愛。

(未完)

戀愛的感情，是含有移動性的。一男子或一女子，與其戀愛對象的女子或男子，說能永遠灌注一種的愛，這不過是屬於詩的話，在事實上多與此相異。如但底所謂一點沒有肉慾交雜的戀愛，如所謂『柏拉圖的戀愛』，決不是眞正的戀愛。在我們人間世的戀愛，是時常要從一對象移動到那一對象的，這是通例，而且是事實。有了從這對象移動到那對象的事情，纔可行性的淘汰。

——本間久雄——



婚姻是一種和約

Dr. Frank Crane 著
沈遵三 譯

我親愛的克拉，喬治二君：

當你們起始作蜜月旅行的時候，請教我一點意見。這是再容易沒有了。我的勸告，固然是很好的。可是實際上是不很容易罷。

我曾經看見過許多成功的婚姻，失敗的，也見過不少了。自然，這並沒有一定的規則，能夠明白地指示他成功的道路；因爲婚姻是兩個人品性的安排；品性是最不容易明白，而很少知道他的目的的。現在我不過略略貢獻一點意見，給你們參考參考。

第一，任各人自由，不可立任何種的規則，或試探着去管束你的伴侶。要尊重他的個性（本篇所說的『他』是包含『她』的。）對於他的宗教，政治，嗜好，美術和文學的趨向，和衣飾，口味；或報紙等瑣屑的意想，要絕對的放任。意見一致，是不可能的，除非一方面是個傻子。惟一的接合，可以做得到，而且能夠永久的，就是愛情和服務的一致。求嗜好，意見，和信仰的一致，是一定要變成勃谿和移愛的結果呵。所以，倘使你們當初就了解你們是生

活的各人自己的意志中的，那麼，你們婚姻的危險，就可以從波濤洶湧的暗礁中安然渡過了。

聖經上曾經說過，『他們倆是一體的』。可見婚姻是形體的一致。靈魂的伴侶的觀念，非但是虛偽，而且是很危險的。兩個靈魂，決不能變成一個；倘使果然變成了一個，豈不要失了他們的安慰麼？所以你們要保留你們的個性，因為靈魂是你們自己的，並不是你的丈夫或你的愛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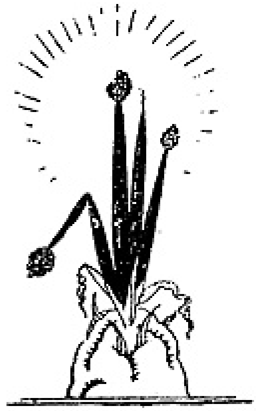
友誼的起源是由於這種種不同的個性而生的。假使一個人，對於你的意見完全贊同，完全承受，如他自己的一樣；你聞鼻煙，他受噴嚏，豈不是變做了你的奴隸麼？所以快樂的友誼，他們的心中，必定是立於完全的意志和嗜好的自由之上。

你們切不要很深的互相試探各人的思想和意志，因為婚姻是一種篤信的事體，不是給我們研究的科學；要互相尊重各人的隱衷。許多愛情的毀滅，由於狂妄的要求，抓破了靈魂的面障。

你們要互相篤信，要同愛上帝一樣的去愛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因為完美的愛情和篤信的效果，是沒有兩樣的。

婚姻原來是一種和約，是要天天在那和諧與退讓中去求進步的。

自私是愛情毀滅的原因，因為驕傲，嫉妒……等感情偏激的缺點，多是因此而起，可以損壞了愛情的濃度。所以我很希望你們倆要互相忠實，互相放任，不要自私！以上所論，多是關於愛情的，與旁的事體是沒有相干的。



馬洲見聞雜記

王賢楨

一

秋間有同學介紹我到馬洲擔任教務，倏忽不覺數月過去了。馬洲在長江北岸，江陰的對面；江上有義渡船。江不很闊，順風十餘分鐘便到，但遇逆風則需一小時餘，并且風若稍大便停渡了。

我這是第一次到馬洲，渡長江登岸後，見兩傍盡是低小的屋宇，街道全係石砌，但很狹。當時便有推獨輪車的車夫前來詢問，是否往城中去。遂雇定了一車，我坐在車的左側，右側放着行李。車經過了市街，盡是泥路，路旁有溪很闊，有小船徐徐的駛着。但路多曲折，有時和溪相離，船隻人影一無所見，只聞車輪軋軋之聲和藍色的天上白雲如飛的移行罷了。

兩天前曾下過雨，路上的泥土尚不甚乾燥的樣子，『泥土還沒乾燥，一次下雨須四五天後纔能行走呢。』車夫自言自語的說。

約莫行了一點多鐘的時候，一望都是些蘆葦和粟類。『還沒有到麽？』我問。『有二十左右路程哩，到城內大約天不會黑罷。』車夫答說。我心中自忖，到城中天既不會黑，現在差不多太陽已經西沉，大約不久可到了罷。

未幾，見兵士兩人談着話向左側小路走去。我於是又問車夫『到了沒有？』車夫不耐煩的答道『到了。』我抬頭一望，見前面橫着一所大屋，車子轉過大屋，便

近城門了。城極低小，——幾乎比那大屋低許多。這時候街上已都點燈了。

我擔任教課的學校在城中。城極小，直徑大約只有一二里光景。城中皆石路，街道狹小而汙濁，祇有幾家小飯店和小雜貨店，似乎連大點的商鋪都沒有。

二

我到馬洲已數個月了，初時很覺得不便，現在卻也慣了。可是馬洲地方雖小，國民學校卻有三十餘所，大概都由近地較有名望的人擔任維持，但並不負什麼責任的，一切校務就由三四個發起人主持。熱心教育的固然不能說全然沒有，但就一般而論，課程管理都很不良，一方面也許因為經費支絀，無可設施。聞每校常年可得縣津貼八十元，這一點數目怎能幫助學校發展呢？所以覺得有幾個學校，遇有人去參觀時，教員趕忙填一張課程表貼在壁上，過幾天飄落地面，牆上又只剩漿糊的痕迹了。

有一天，有人引我去參觀一個最有名的國民學校。我們進去，見一班小學生正在體操，一個年紀較小的學生亂了腳步，那穿着長衫的一位體操教員，彷彿怨恨這小兒在來賓參觀的時候丟他的面子，便在他的小腿上，用教鞭着實打了兩下。小兒哭了，我們倒覺得有點不好再看，祇得走開。

別班的學生正在上課，我們到課堂略略一看，便出來了。見那教員板着臉孔在那里講書，發出十分嚴厲的聲音，小孩靜靜的聽着。我們轉身出來，遇着一位年近『花甲』的老翁，斑白鬍鬚，腳下拖着一雙鞋子。介紹人說，這是校長。我們略談幾句，覺得無話可說，遂默默地坐了一回，告辭而出。介紹人告訴我說，『這校長舊學問是好的，只是頭腦不行。你現在不和他說及新文化之類，否則他定要和你起勁的辯論的。他常說，「現在的小學國文教科書中，什麼大狗叫，小狗跳，還成什麼文理，這樣胡鬧下去，中國美而簡的文字不久便要絕滅了。」』

三

馬洲本是一個偏僻的小地方，交通不便，居民貧窮，頑固自然在所不免。父母對於兒女的求學，是不十

分負責的，大概小學畢業，便去經商或種田，少有出去繼續求學的。但對於婚姻問題，父母却非常負責，普通人家生女一二歲，便把『許配』二字牢牢記在心上，未到二十歲便出嫁了。如果偶有女子二十歲還未許字，旁人少不得要說些閑話，以爲必定因醜陋或有別的缺點，所以沒有人『看中』；便是她的父母，也免不得自己要疑惑起來，以爲有什麼缺點了。

馬洲讀書的女子却不算少，只是高小畢業後再升學的却幾乎可說沒有。『五四運動』的新潮流，流到僻靜的馬洲，於是有些做父母的也知道女兒求學的必要了。但他們爲女兒入學，並不是爲學問而求學，也不是爲職業，只爲了有了一張畢業文憑可以許配知書識字的佳婿罷了。高小畢業以後，他們以爲擇婿的資格已够，學業也就中止。我起初因感馬洲交通的不便，遂想起他們爲什麼不請本地人擔任教務，定要遠遠的去找了外省外縣人。後來纔知道那里女子求學的目的不在這些，并且能在高小畢業已算難得，那里更能入中學高等去呢？

馬洲的婚姻，完全只是信守着舊觀念和舊制度，因此沒有什麼特點；男子的納妾和宿娼也和別的許多地方一樣的普遍。女子遇到這樣不忠實的丈夫，不特離婚難，且也不想到可以離婚的。然也正惟其不知，所以很倒很能樂天安命的做人。父母生女，便給她留心一個安身之所，女兒既得到這安身的地方後，知道好壞從此決定，雖有不幸，也只自嘆命薄罷了。

四

我前已說過，馬洲是貧苦的地方。我在學校中常常聽得人說，『某家女兒年若干歲，賴以三十元賣掉，某家女兒若干歲，要賣六十元。』這種的談話，聞者毫爲不怪，好像陰曆年終買雞鵝祝福一般是常事。婢女的身價既廉，每日又只須給她吃點殘湯冷飯，和穿點破爛衣服，既不甚化錢，又可以隨意驅使操作，并且到長大之後，轉賣與人，又可得到重大的身價，所以畧有財產的人家，畜婢一二人是常事。在天氣正很寒冷的時候，街上常看見蓬頭垢面，衣衫單薄襤褸的女孩，我初不知道是什麼人，後有人告訴我說，這些都是婢女。

有一次我正在教室中授課，忽然呀的一聲，從門外闖進一個蓬頭垢面的小女奴。我正待查問的時候，見那

小丫環彎着腰聳着肩，臉上掛着兩行鼻涕，赤脚穿着一雙破鞋子，一面索索的抖着，一面茫茫然的問着『小姐在那里，小姐在那里？』腋下則挾着一件棉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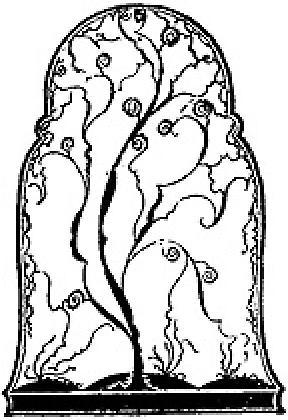
我看到這情形，默然不說，憐憫之情好似塞住我的喉嚨。一個學生站起來說，『交給我罷！』那小女孩認得是她的小主人，悚然近前將棉襖遞給她，便回身俯着頭去了。

課堂裏免不掉有暫時的騷動，不久卽靜默了。我也鎮定了一時紊亂的思想，照緒授課。但一面在指導學生的時候，一面仍不斷的想，『可憐的不幸者呵，她冒着大風在街上走，倘使她自己的母親遇見她，將怎樣可憐她呢？』『她常被主人鞭打麽？我夜間在寢室中常常聽到打撲悲哭的聲音，莫不就是打她麽？』在我心中轆轤的旋轉。其實教育不興，婚姻觀念的錯誤，蓄婢的風行，等等，豈止馬洲一處，別處大概也是這樣罷。

——一二年，十一月。——

本社特別啓事

本社徵求遊記及記述各地社會狀況的文字：記載務求翔實，行文須饒興趣；最好以著者個人爲中心，記叙周圍的事情，請弗用調查錄的體裁，分項直叙，致減興趣，倘能附入照片尤佳。更特別歡迎女子作品。如經揭載，酬報從豐。



日本小說家的　萬璞女士會見記

YD譯

去年秋季，中國北部的旅行既畢，於某日晚上到了上海。我承M君相伴，會中華新報社主筆張熾章君。張君曾入東京某高等學校，是中國的新人物。從慇懃的態度，穩健的論議中可以看出他是思想銳敏的少壯論客。談了幾刻鐘，正想預備告辭；張君忽然說道：『從北京來了一位萬璞女士，你願意和她一會麼？』

『萬璞女士？』

『呵，不知道麼？是中國的班雀斯德女士！』張君顏上帶着微笑似的向我這樣說。

中國婦女參政權運動的女子？我很覺得意外。這時我不覺漏着微笑，回答張君。張君的微笑和我的微笑，是否從同一的意義發生，很是難說。然我覺得與其說是不思議，不如說是自然。

張君又微笑着說道：『她現在寓河南路的旅館中，我替你介紹如何？』

『好好，謝謝你。……』我覺得和這樣的人物一會，比聽她的主義和主張更有趣味，因此就這樣答復了。

『呵，那是怎樣的有趣啊！』張君說完，便寫了介紹書給我。我謝了一聲，起身與M君同出。

在旅行中，我雖然很想與中國普通家庭的夫人或姑娘們會談，總不能達到我的願望。據久在中國的日本人說，這並不是我尋不到機會，實在因為中國的婦人，即使

有怎樣親密或信用的人介紹，也決不能與陌生的外國旅行者約會；不但這樣，就是永居中國已與一家庭的主人非常親密；要想見她的夫人或女兒，在中國的習慣上，也是不可能的。

『像中國不認婦女人格的國家是沒有的；而且婦女自身，也卽以此爲滿足，所以永遠在保守與因襲的巢窟中蟄息着。』這是在北京時一位中國的學者這樣對我說的。

就是我在最近所遇見交談的婦女，也只有所謂食的婦女而已。然如在北京中央公園所見普通家庭的夫人，姑娘，或女學生們，以及我所住的北京旅館中開舞蹈會晚上立在西洋人中間像日本鹿鳴館時代那種輕盈窈窕的上流社會，或富裕階級的婦女們，似乎比日本婦女勝得多多了。這種屬於極端新式的婦女頗屬不少。然這種新式的婦女，就全體而論，究竟極少，幾乎可說沒有。中國的婦女，幾乎可說全體在無教育的狀態。正像某學者所說，都是低級，無自覺，固陋，退嬰的，其社會的地位固不必說，便是家庭的地位，也一點沒有什麽。像中國的不認婦女的人格，恐怕非日本的任何時代所可比擬。如極小的小官，也有幾個婢妾，婦女被當作單純的商品，公然買賣，到處都有驚人之多的娼妓，這都是彰明的證據。然而在這樣的婦女國中居然有一個班響斯鄉女士，我不能不覺得慘痛更甚於欣喜了。

極端與極端，每每見於中國種種的事象中，在像日本人中庸，溫健，合度，使人覺得平凡和不徹底的可說極少。萬里長城和大同石佛寺的可驚的宏大，北京武英殿等所見骨董細工的可驚的細，富翁貧人生活的懸隔，都是一例。大欲與無欲，美與醜，多識與無智，極古與極新，進步與保守，一切都是不完全則寧無。在這兩相對照的矛盾中，不相爭執，如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貧人並不羨慕富人，憎惡富人，富人並不哀憐貧人，蔑視貧人。自己祇是徹底的安於運命，不覺苦悶。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大抵如此。這樣看來，在多數無智蒙昧婦人中，其反面有突兀的 Women Suffragist，在中國人似乎不覺其爲突兀的。無智蒙昧是徹底的，突兀也是徹底的。然而在這樣無智蒙昧的婦女中，萬璞女士怎樣說，怎樣的行動？這萬璞女士，究竟是怎樣的人物？我的訪問的興味，就在於此。

到第三天的早晨，我同M君去訪問萬璞女士了。晴朗的秋日，在多煤煙和蒸汽的上海的天空，幾類陰霾。經過了集合世界各色人種的紛沓的白渡橋，沿黃浦灘信步行去，M君向巡捕詢問了好幾次，我們纔在河南路旁才找到了女士所住滬江第一號旅館。無論怎樣看去，這不是一座大旅館。中國的旅館，進門總有四方的天井。客室一間一間的並列着，都不很清潔；好像旅客似的四五個男子，在外邊坐着。

『在中國，雖是思想家，也不能得到好的物質的享受呵！』我在感到中國的異臭時，就起了這感想。

在中國住了很久而且中國話和中國人一樣的M君，與旁邊小室中出來一個中年的侍役不知說了些什麼，就把兩人的名片交他。這男子點點頭微笑着，在距我們丈餘的稍暗的客室中推門進去了。

『呀，住在這裏面麼？』我對M君說。並且想，照張熾章君的語氣，好像萬璞女士的名聲幾乎已傳遍中國的四百餘州，然這樣有名的人物，與這齷齪的客室對照，未免太不相稱了！

『怕是的罷。』M君微笑地點着頭說。

侍役回出來，指着那間房子向我們說，『請進去…』

在門口垂着白洋布的門簾，四處都是陳舊的樣子。M君先走，我跟着進去，靜悄悄地關上了門，把身體一轉，室內的一切已呈現在面前。略略一等，我懸想着的怎樣裝束的萬璞女士，着了平凡的中國服，微笑的立在我們面前了。

『日本小說家……』最先，M君照例給我介紹。

我不知女士說了些什麼，只見很慇懃的與我爲禮。我是不知道中國話的，只好默然答禮。然後與M君並坐在相隔的椅上。

M君便與女士對談了。

這是一定的，我當然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沒法只好點着香煙吸，並靜看室內的樣子，和女士的丰貌。

丈餘見方的一間房子，牆上處處都染了污穢，靠近裏方，是一張中國式的床，光線極微的窗前，放着一張桌子，桌上堆着許多的書本，紙片，一邊疊着很高的章程一類的印刷品，女士一面，好像還有演說的底稿，在所寫的紙片上，放着一枝一寸多長的鉛筆。正與一手靠着桌上的M君很快的對談的女士，頭上蓋着輕便的七三

斜分的髮．著的是白色的上衣，黑色的裙子，脚當然是不曾纏的了．年紀大約在三十以上，但恐怕還不到三十五六．兩頰很高，橫闊的臉兒，似乎帶點青白色，在儀表上很壞的是很大的牙齒，露出在她的口邊．鼻子也不高．無論怎樣的庇護，看到女史的丰貌，總不能說是一位美麗的婦人．但是眼生得很優美，表示正直的氣概．我再凝神一看，她正與M君很熱烈的談話，露出的齒，也很活潑的動着．

『唔，這正配做 Women Suffragist 的相貌．』我這樣地忖着．

M君與她說了幾句，纔對我說道：『北京有一個叫女子參政協進會，萬璞女士便是發起人之一，現在據說已有會員一百三十八人了．這次爲籌議支部與宣傳起見，特地獨自到上海來．呀，她說得真快，我實在記不得許多．你要怎樣的問，我來替你通譯罷．』

『謝謝你．可是她確是一位名不虛傳的能辯家麼？』我笑着說．

『不僅是能辯啊！』M君彷彿像不知所答的微笑說．

『那麼，先把想到的事問她，請你……』

『好，可以……』M君點點頭，不知道和女士說了夠什麼，看着我微笑．

我便不客氣地問她道：『貴國的婦女們，對於女士的議論，表示怎樣的態度？』

『多數雖還完全缺少理解；然而熱心贊成者也已經很多了！』

『男人的方面，尤其是智識階級怎樣？督軍，議員，及政府中的人員怎樣呢？』

『男子方面，大體是不贊成的；然到現在，已得議員三十人以上的承認了．』

『北方和南方那一方比較得熱心？』

『北京方面好一點．前日我在此地開了一次宣傳演說會，非常的沒有秩序！』這樣回答的時候，女士臉上稍含羞澀的樣子；然每次都能很快很明瞭的回答着．

『從貴國大多數的婦女們看起來，我覺得參政權等等的要求，似乎太早一點；不知女士的意見如何？』

我的質問，使女士的態度，更加熱烈了！在她急論的當兒，口角飛着泡沫，使M君似乎連半成都記憶不着似的．這時眼稍上，似乎消去了一層優美的情況，而

閃着熱烈的光輝，兩手向胸前和膝間上下擺動，表示很自然的容顏，而口邊的齒，好像是活躍着在那里上下。把主義盡力地詳說，幾乎無隙可乘。我很感謝，聽了她的聲音，不覺肅然坐着。

『唉，不能够給她一句一句都記起來……』M君先這樣說，把女士很長的回答，譯給我聽：『中國婦女知識的幼稚，正如先生所說；然如以為尙早，加以拒絕，那麼中國的女子，將永遠被男子所壓迫，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覺悟呢？我就為了要覺醒她們起見，所以要宣傳這種主張。如果有人以現在婦女狀態不良，給與參政權尙早的理由來反對我們時，我當答說，只要早一日給與婦女參政權，就能够早一日搭救婦女不良的狀態了。』

『不錯……』我點着頭。接着問道：『假使中國現在要給婦女參政權，婦女須有怎樣的程度呢？』

『中學校卒業以上，』女士這話似乎太簡單了。

『女士能看外國書麼？關於外國女子參政權運動的書籍，研究過了多少？』

『外國書是不能看，但是愛倫凱女士著作的譯本，與英國女子參政權運動的書籍，尤其是班霍斯德夫人所著的書，是看過的。』

『關於福綏特夫人(Mrs. Fawcett)的呢？』

『福綏特夫人，』

女士把頭一側，好像不知道這名字的樣子。一忽兒，她向我問話了。『貴國的女子參政權運動？』

『少數熱心的婦女，大都這樣的主張着，然一般還是主張時期尙早論。』

女士點頭微笑。

『有沒有什麼章程在女士這里？』我這樣問她。

『有，』女士說着，便立起身來，在桌上堆積着的印刷品中取下來，一册給M君，一册給我。一看，是粗惡的西洋紙面，寫着『北京女子參政協進會宣言附簡章』。裏邊便是宣言文和規則的條文，文字當然是中國的白話文了。言文一致的文章，當然是很難解。但翻開一看，在宣言的地方，卽見『凡屬人類，不分男女，都該享受同等的參政權，』『從前的民治政體，雖然是有產階級的少數政治』等文字。又，本會的目的欄中印着幾行大字，『一，推翻專為男子而設的憲法，以求女權的保障。二，打破專以男子為限的獨產權，以求經濟的獨

立・三、打破專治家政的教育制度，以求智識的平等・本會認定，達到上列的三種目的的方法，就在要求女子的參政權・』我看了以後，就放在袋中・

不久，先前的那個侍役擊茶進來了・女士輕輕地將茶壺裏的茶，倒了一杯，很可愛的請我們喫茶・

『此地還要再開演說會麼？』我又問道・

『是的，再過三次，就要往杭州南京等處・』

『只是一個人？』

『是的，』女士堅定似的回答我・

會談約有一小時光景，看女士像很忙碌，我們就向她告辭了・女士得我們異邦人來訪問她的主義，覺得很是高興，對於M君說了許多應酬話・我們從房裏出來，女士在門簾前照例微笑似的送我們・

『是一位熱心人！』出旅館的門時，我這樣向M君嘀咕地說・

『是的・然而這是件可驚的事・訪問中國人，有像這樣的談話，這是第一次咧・』

『哈哈，從她所說的樣子，確是使我們感奮了！眞是一位婦女參政權運動者……』

『哈哈哈……』兩人相顧笑着・

然而我實在不敢使我的中心含有歡喜的感覺・女士的頭腦，實在單純，她對於女子參政權的信仰，仿彿和沒有知識的老婆子信仰神佛一般・在那樣無自覺的，保守的，退嬰的，無智蒙昧的多數同性中想去宣傳，去鼓吹，這應該稱爲麻木呢？冷淡呢？還是超越呢？然她毫不逡巡地，要向她的信仰突進・這種主張的由來雖是英國女子參政權運動翻譯的囫圇吞，然對於這信仰，主張，能够用了邁進的意氣，有這樣情熱，這樣勇敢，不必論到信仰主張的是非適否，總使我不勝感佩・實際，從北京到天津，於其人情風俗完全相異的國內，不遠數千里，獨自一人憑着她的信仰主張，在無理解，漫罵，嘲笑，無秩序中，不顧一切向前奮鬥，這決不是輕易的事態！

豫言家常不容於市肆，先覺者常受虐待・現代中國的政治界中，即女士當作目標的議院政治，是怎樣的情形？一般的國人，女士所稱爲同胞的婦女，是怎樣的狀態？我們想到這里，覺得女士的行爲，實在太突兀，太奇闢，換一面看，更可說是太憊妄，太滑稽了・但這也

只能批評女士所走的路過於迂遠，然女士總是貫徹自己的主張與信仰的人，確是可貴的。

今年大正十二年十月初旬，我在早晨讀新聞，看到一件記事，是女士所主宰的北京女子參政協進會，決議以該會的名義，應援日本的女子參政權運動。我不覺微笑着，又追憶起二年前會到女士，想像出她的狀貌，和白皙的露出口上的牙齒了。

『世界的人類，都該享受平等的權利與自由。我們主義上的姊妹的日本女子參政權運動者，為這要求而正在戰爭。我們雖然受了日本幾多的國恥，然而主義與國恥，其問題各自不同，我們為主義計，我們當有應援她們的義務……』

或者萬璞女士在議長席上，活躍着她的露出的齒，飛出口角的泡沫，擊着桌，在那里這樣的叫喊。我對於日本女子參政權運動者，沒有十分明白，然而要能夠有像萬璞女士般對於異邦姊妹尚有應援的活躍的氣概，恐怕還是疑問。正在覺悟途中的中國，我們在從以冷笑與蔑視之中，或者女子參政權的實施，要比日本早日實現能！那樣的意氣，那樣的情熱，那樣的勇敢的萬璞女史啊，祝你健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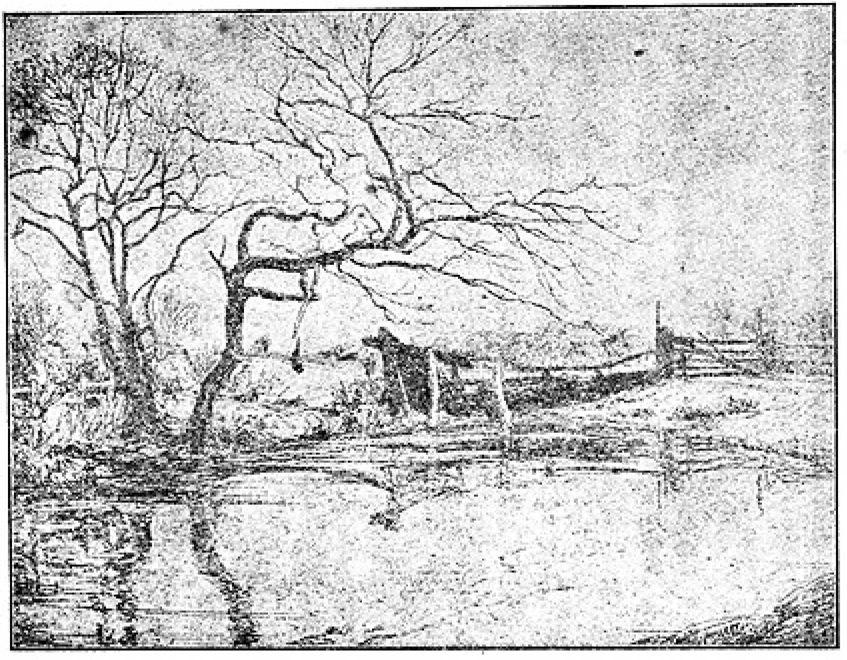
此文作者南部修太郎，為日本現代的小說家，篇中似乎充滿了贊揚的口吻，却處處都帶着譏嘲的意味。麻木的國民，大家應該怎樣自勉呀！

可稱頌的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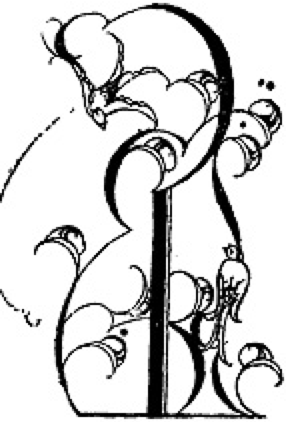
雲

凡女子之藉男子的贍養而度安閒的生活者，俱不能認為正當。現代最可稱頌的便是能工作勞動的女子。無論能料量家政，能治理一切女子所應做的事都可以，只要不以安閒無事過其生活好了。

——甲德夫人——



旁池 J. Knight



幸福的家庭

——擬許欽文——

魯迅

『……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陽的光一樣，從無量的光源中湧出來，不像石火，用鐵和石敲出來，這纔是真藝術。那作者，也纔是真的藝術家。幸福的。——而我，……這算是什麼？……』他想到這里，忽然從牀上跳起來了。以先他早想過，須得撈幾文稿費維持生活了；投稿的地方，先定爲幸福月報社，因爲潤筆似乎比較的豐。但作品就須有範圍，否則，恐怕要不收的。範圍就範圍，……現在的青年的腦裏的大問題是？……大概很不少，或者有許多是戀愛，婚姻，家庭之類罷。……是的，他們確有許多人煩悶着，正在討論這些事。那麽，就來做家庭。然而怎樣做做呢？……否則，恐怕要不收的，何必說些背時的話，然而……。他跳下臥牀之後，四五步就走到書桌面前，坐下去，抽出一張綠格紙，毫不遲疑，但又自暴自棄似的寫下一行題目道：幸福的家庭。

他的筆立刻停滯了；他仰了頭，兩眼瞪着房頂，正在安排那安置這幸福的家庭的地方。他想，『北京？不行，死氣沈沈，連空氣也是死的。假如在這家庭的周圍築一道高牆，難道空氣也就隔斷了麽？簡直不行！江蘇浙江天天防要開仗，也不行；福建更無須說。四川，廣東？正在打。山東河南之類？——阿阿，要綁票的，倘使綁去一個，

那就成為不幸的家庭了。上海天津的租界上房租貴，……假如說在外國，笑話。雲南貴州不知道怎樣，但交通也太不便，……』他想來想去，想不出好地方，便要假定為A了，但又想，『現有不少的人是反對用西洋字母來代人地名的，說是要減少讀者的興味。我這回的投稿，似乎也不如不用，安全些。那麼，在那里好呢？——湖南也打仗；大連仍然房租貴；察哈爾，吉林，黑龍江罷，——聽說有馬賊，也不行！……』他又想來想去，又想不出好地方，於是終於決心，假定這幸福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叫作A。

『總之，這幸福的家庭一定須在A，無可磋商。家庭中自然是兩夫婦，就是主人和主婦，自由結婚的。他們訂有四十多條條約，非常詳細，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都受過高等教育，優美高尚……。東洋留學生已經不通行，……那麼，假定為西洋留學生罷。主人始終穿洋服，硬領始終雪白；主婦是前頭的頭髮始終燙得蓬蓬鬆鬆像一個麻雀窠，牙齒是始終雪白的露着，但衣服卻是中國裝，……』

『不行不行，這不行！二十五斤！』

他聽得窗外一個男人的聲音，不由的迴過頭去看，窗幔垂着，日光照着，明得眩目，他的眼睛昏花了；接着是小木片撒在地上的聲響。『不相干，』他又迴過頭來想，『什麼「二十五斤」？他們是優美高尚，很愛文藝的。但因為都從小生長在幸福裏，所以不愛俄國的小說……。俄國小說多寫下等人，實在和這樣的家庭也不合。「二十五斤」？不管他。那麼，他們看看什麼書呢？——裴倫的詩？吉支的？不行，都不穩當。——哦哦，有了，他們都愛看理想之良人。我雖然沒有看過這部書，但我想他們一定都愛看，你也看，我也看，——他們一人一本，這家庭裏一共有兩本，……』他覺得胃裏有點空虛了，放下筆，用兩隻手支着頭，教自己的頭像地球儀似的在兩個柱子間掛着。

『他們兩人正在用午餐，桌上鋪着雪白的布，廚子送上菜來，——中國菜。什麼「二十五斤」？不管他。為什麼是中國菜？西洋人說，中國菜最進步，最好喫，最合於衛生：所以他們採用中國菜。送來的是第一碗，但這第一碗是什麼呢？……』

『劈柴，……』

他喫驚的迴過頭去看，靠左肩，便立着他自己家裏的主婦，兩隻陰淒淒的眼睛恰恰釘住他的臉。

『什麼？』他以爲她來攪擾了他的創作，頗有些憤怒了。

『劈柴，都用完了，今天買了些。前一回還是十斤兩吊四，今天就要兩吊六，我想給他兩吊五，好不好？』

『好好，就是兩吊五。』

『稱得太喫虧了。他一定只肯算二十四斤半，我想就算他二十三斤半，好不好？』

『好好，就算他二十三斤半。』

『那麼，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

『唔唔，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他也說不下去了，停了一會，忽而奮然的抓起筆來，就在寫着『幸福的家庭』的綠格紙上起算草，起了許久，這纔仰起頭來說道，『五吊八。』

『那是，我這里不够了，還差八九個，……』

他抽開書桌的抽屜，一把抓起所有的銅元，不下二三十，放在她攤開的手掌上，看她出了房，纔又迴過頭來向書桌。他覺得頭裏面很脹滿，似乎椏椏叉叉的全被木柴塡滿了，五五二十五，腦皮質上還印着許多散亂的亞剌伯數目字。他很深的吸一口氣，又用力的呼出，彷彿要藉此趕出腦裏的劈柴，五五二十五和亞剌伯數字來。果然，吁氣之後，心地也就輕鬆不少了，於是仍復恍恍忽忽的想——

『什麼菜？菜倒不妨奇特點。滑溜裏脊，蝦子海參，實在太平庸。我偏要說他們喫的是「龍虎鬬」。但「龍虎鬬」又是什麼呢？有人說是蛇和貓，是廣東的貴重菜，非大宴會不喫的。但我在江蘇飯館的菜單上就見過這名目，江蘇人似乎不喫蛇和貓，恐怕就如誰所說，是蛙和鱔魚了。現在假定這主人和主婦爲那里人呢？——不管他。總而言之，無論那里人喫一碗蛇和貓或者蛙和鱔魚，於幸福的家庭是決不會有損傷的。總之這第一碗一定是「龍虎鬬」，

無可磋商。

『於是一碗「龍虎鬪」擺在桌子中央了，他們兩人同時揑起筷子，指着碗沿，笑迷迷的你看我，我看你：……。

『「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於是他們同時伸下筷子去，同時夾出一塊蛇肉來，——不不，蛇肉究竟太奇怪，還不如說是鱔魚罷。那麼，這碗「龍虎鬪」是蛙和鱔魚所做的了。他們同時夾出一塊鱔魚來，一樣大小，五五二十五，三五……不管他，同時放進嘴裏去，……』他不能自制的只想迴過頭去看，因為他覺得背後很熱鬧，有人來來往往的走了兩三回。但他還熬着，亂嘈嘈的接着想，『這似乎有點肉麻，那有這樣的家庭？咳咳，我的思路怎麼會這樣亂，這好題目怕是做不完篇的了。——或者不必定用留學生，就在國內受了高等教育的也可以。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的，高尚優美，高尚……男的是文學家；女的也是文學家，或者文學崇拜家。或者女的是詩人；男的是詩人崇拜者，女性尊重者。或者……』他終於忍耐不住，迴過頭去了。

就在他背後的書架的旁邊，已經出現了一座白菜堆，下層三株，中層兩株，頂上一株，向他疊成一個很大的A字。

『唉唉！』他覺得臉上驟然發熱了，脊梁上還有許多針輕輕的刺着。『吁……』他很長的噓一口氣，先斥退了脊梁上的針，仍然想，『幸福的家庭的房子要寬綽。有一間堆積房，白菜之類都到那邊去。主人的書房另一間，靠壁滿排着書架，那旁邊自然決沒有什麼白菜堆；架上滿是中國書，外國書，理想之良人自然也在內，——一共有兩部。臥室又一間；黃銅牀，或者質朴點，第一監獄工場做的榆木牀也就夠，牀底下很乾淨，……』他同時一瞥自己的牀下，劈柴已經用完了，只有一條稻草繩，卻還死蛇似的懶懶的躺着。

『二十三斤半，……』他覺得劈柴就要向牀下『川流不息』的進來，頭裏面又有些椏椏叉叉了，便急忙起立，走向門口去想關門。但兩手剛觸着門，却又覺得未免太暴躁了，就歇了手，只放下那積着許多灰塵的門幕。他一面想，這既無閉關自守之操切，也沒有開放門戶的不安：是很合於『中庸之道』的。

『……所以主人的書房門永遠是關起來的，』他走回來，坐下，想，『有事要商量先敲門，得了許可纔能進來，這辦法實在對。現在假如主人坐在自己的書房裏，主婦來談文藝了，也就先敲門。——這可以放心，她必不至於捧着白菜的。

『［Come in, please, my dear.］

『然而主人沒有工夫談文藝的時候怎麼辦呢？那麼不理她，聽她站在外面敲？這大約不行罷。或者理想之良人上都寫着，——那恐怕確是一部好小說，我如果有了稿費，也得去買他一部來看看……。』

拍！

他腰骨筆直了，因爲他根據經驗，知道這一聲『拍』是主婦的手掌打在他們的三歲的女兒的頭上的聲音。

『幸福的家庭，……』他聽到孩子的嗚咽了，但還是腰骨筆直的想，『孩子是生得遲的，生得遲。或者不如沒有，兩個人乾乾淨淨。——或者不如住在客店裏，什麼都包給他們，一個人乾乾……』他聽得嗚咽聲高了起來，也就站了起來，鑽過門幕，想着，『馬克思在兒女的啼哭聲中還會做資本論，所以他是偉人，……』走出外間，開了風門，聞得一陣洋油氣。孩子就躺倒在門外的右邊，臉向着地，一見他，便『哇』的哭出來了。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我的好孩子。』他彎下腰去抱她。

他抱了她回轉身，看見左邊還站着主婦，也是腰骨筆直，然而兩手插腰，怒氣冲冲的似乎豫備開始練體操。

『連你也來欺負我！不會幫忙，只會搗亂，——連油燈也要翻了他，晚上點什麼？』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他把那些聲音放在腦後，抱她進房，摩着她的頭，說，『我的好孩子。』於是拖開

椅子，坐下去，使她站在兩膝的中間，擎起手來道，『莫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貓洗臉」給你看。』他同時伸長頸子，伸出舌頭，遠遠的對着手掌舔了舔，就用這手向了自己的臉上畫圓圈。

『呵呵呵，花兒。』她就笑起來了。

『是的是的，花兒。』他又畫上幾個圓圈，這纔歇了手，只見她還是笑迷迷的掛着眼淚對他看。他忽而覺得，她那可愛的天真的臉，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親，通紅的嘴唇尤其像，不過縮小了輪廓。那時也是晴朗的冬天，她聽得他說決計反抗一切阻礙，為她犧牲的時候，也就這樣笑迷迷的掛着眼淚對他看。他惘然的坐着，彷彿有些醉了。

『阿阿，可愛的嘴唇……』他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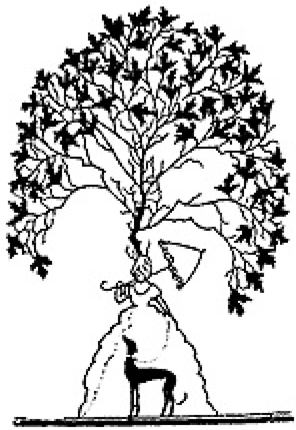
門幕忽然掛起，劈柴運進來了。

他也忽然警醒，一定睛，只見孩子還是掛着眼淚，而且張開了通紅的嘴唇對他看。『嘴唇，……』他向旁邊一瞥，劈柴正在進來，『……恐怕將來也就是五五二十五，九九八十一！……而且兩隻眼睛陰凄凄的……。』他想着，隨即粗暴的抓起那寫着一行題目和一堆算草的綠格紙來，揉了幾揉，又展開來給她拭去了眼淚和鼻涕。『好孩子，自己玩去罷。』他一面說，一面就將紙團用力的擲在紙簍裏。

但他又立刻覺得對於孩子有些抱歉了，重復回頭，目送着她獨自煢煢的出去；耳朵裏聽得木片聲。他想要定一定神，便又回轉頭，閉了眼睛，息了雜念，平心靜氣的坐着。他看見眼前浮出一朵扁圓的烏花，橙黃心，從左眼的左角漂到右，消失了；接着一朵明綠花，墨綠色的心；接着一座六株的白菜堆，屹然的向他疊成一個很大的A字。

我於去年在晨報副鐫上看見許欽文君的理想的伴侶的時候，就忽而想到這一篇的大意，且以為倘用了他的筆法來寫，倒是很合式的；然而也不過單是這樣想。到昨天，又忽而想起來，又適值沒有別的事，於是就這樣的寫下來了。只是到末後，又似乎漸漸的出了軌，因為過於沈悶些。我覺得他的作品的收束，大抵是不至於如此沈悶的。但就大體而言，也仍然不能說不是「擬」。

二月十八日燈下，在北京記。（留）



奈何

張師

他倆在家鄉因爲犯了道德上莫大的禁條，就不得不逃亡到杭州湖邊魚巷口一家木匠店的樓上，無目的地閒居。

房東太太總希望她的兒子的將來，成功一個物品交易所的記賬員，或是和現在郵局，鐵路，電報機關中的辦事人一樣地闊綽，所以就天天叫她的兒子，當天隆和他的同居者游湖歸來之後，就到樓上來請教英文。天隆并不是因爲教導人而當作一件有害於自己的事，纔對於她的兒子有所嫌惡；實在是在他疲乏而抽烟的時候，什麽都不是他高興的，尤其是對於她的兒子在教完之後，時常提出五分鐘的質問——不僅是關於功課的，卽使教者和同居者的使人不了解的行動。

在天隆謝絕了她的兒子的請教英文的晚上，濛濛的細雨乘東風撒遍了玻璃窗，只看見朦朧遠近的路燈，還在迷離逼射着，間或有黃包車夫的脚步在泥濘中提起和踏下的吱拍聲音在樓下的街上經過；寶曇已經在床上呻吟起楚辭的斷章殘句，半截身子已經被被兒掩蓋，外衣的紐扣早經解開，天隆在書桌上寫好了一封到某報館的索稿費的信，無聊賴地倚着窗欄凝想可怖的將來。這時候，矮而胖的房東太太，帶着一臉的假笑，蹣跚地走到床前，和半睡的寶曇招呼些客套，就一屁股坐在床沿上。絮絮瑣瑣地談了許多家常細事。

『莊先生，』當他的頭剛巧轉過來的時候，她不思索地這樣叫了一聲。

『A，A，A，房東太太。』他吶吶地講了之後，隨手拿書桌上的近視眼鏡帶上，無論他演說或交際的談判中，這個近視眼鏡，是幫了他許多的忙，幫了他認清了對手的喜怒，增長了自己的勇氣。

『先生來了三個月了呵？』

『不錯，不錯，到下個禮拜三就整整三個月了。』這時候床上躺了的她，給了她同居者一個警告的眼色，她的頭雖然因爲這句話而轉向床裏去，但是當時她的感覺，似乎比較更緊些；因爲平常當他倆將欲浪費時而撇却的顧慮，現在將要實現了。

『莊先生什麼時候到東洋去呢？』

『大概麼？還有兩個月。』

『不過，……本來，……小號的生意現在不大好，所以一切開銷，伙食，都難混得下去……并且此地規矩是這樣——大約房客總要先商議出五個月的宿舍租，和客棧不同——至於伙食，也可以到每月底付清……』上次我那個兒子，想必沒有和先生講清楚，不怪先生到今天……』她在未講這篇話之前，就想好，在這樣情形之下，只有用客氣而自卑的手段，是唯一的最初步驟。

『是，是的，我總想法給你；我，我家裏離此很遠，信息不容易清楚，大概這月底，總有錢寄來。』

『不，先生不，你先生交遊，那和我們相比？只要先生明天向朋友一開口，就成功，……明天。』她的笑聲是不能爲對方面所要求的或安慰的，是種尖銳的獰笑。

『但是……』

『房東太太你放心，我們明天如數給你。』可憐窮困而傲氣的同居者，她，直率地代他回答，并且顫抖着手兒斜眼兒望了他一眼。

寶發跟上了低着頭胡想的他講道：『那里，可怕的警察的眼呀！』他只能矯作格格地笑：『滋味——經驗——學問。』

房租可算是還清了，但是從那天起，他倆的伙食是不能，也不肯再包送了。

第一天，他倆一早就在幾家賣鍋，刀，鏟的店家，打聽價錢，不成，太貴，而且烹調又要費時間，不如吃乾麵包，或是每頓都到館子裏去吃。

『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倆闖進了一家北方館子，開了一間客房坐下來，堂倌就從外面打了個手巾走進來問：『先生吃「炒子雞」，「溜脊魚」，「炒松花」，「腰花」，或是吃「海參」，「鴨」？』

天隆放了手巾，帶上眼鏡，隨便地咳聲嗽，幾慢慢地講：『我今天有點不舒服，你代我拿門口的大餅，削八個餇子，再下兩碗光麵就好了。』

堂倌的臉上，當時顯出一種失望，而對於他倆的架子和僅僅些微的出手，尤其詫異而不得不形容出一種輕視對手的態度來；拿手巾望肩上一搭，懶洋洋撇過頭出去了；并且走到門口，還用手巾不高興地拍了他的鞋子兩下。

在這一剎那之間，他倆都同時感覺到新異的痛苦的刺激——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將要比較地降落而縮小。

與其爲了生活僅能的比較延長的可能，而使自身做了痛苦的，人們的虐待輕視之的；不如決心浪費一下而得到一時的痛快爲妙，——似乎對於人類得着報復的機會。天隆卽刻從新叫進堂倌點了幾件比較以前增多幾倍價值的菜和酒，當時堂倌的臉色和脚步聲音，都好像受了催眠術而興奮起來，天隆的咳嗽和她的冷笑裏面，都可尋出對於人類的汚辱的復仇的凱旋意味。

西湖，有錢人的西湖，對於落魄的人們，除了荒山之巔，幽谷中淙淙的流泉之岸，是不會發生多大的興趣的；尤其是盛裝妖冶的一對對的行屍走肉般的幸福人兒，游艇兒載着，春燕般的在湖面織梭似的搖蕩，最使湖的東端綠

柳林中岸上酒樓的小窗裏帶着蔑視的眼光眺望的他倆懊惱而咀咒。

天賦的神經是很容易被酒刺激興奮而麻木的，即使淚，雖然他平常曾經說過：『淚是弱者的表現；淚是弱者放下的安慰物。』

他低着頭無意識地任性地吃，喝，他在一切記憶和將來的想像之外，渺茫地思想那無可思惟的渺茫，這是寶曼素來所不屑為而可憐他的。他忽然問：『我們的東西，當當當當，還可以維持幾天的生活？』

『兩個月總可以罷；不定；不過就是維持了兩月，以後又怎樣呢？』她用靜而遠慮的態度講出來的：『雖說是現在抱了「得快心處且快心」的主義，但是，人類似乎總不是不顧因果而決定現在的行止的。』

『我難道不知道？不過不這樣，你又怎辦呢？——并且我們現在對於現社會的一切驅遣的職務都否認，不得幹，也不能幹。』他放了筷子，望着她的半羞半憐的眼慢慢地講。

『回家罷？』寶曼是沒有家的，在她出嫁之前，她的父母就暗示她是人家的人，在已嫁之後，她的婆婆情願說雞，犬，桌，凳，是她家的，從來沒有告訴過她是她家的人，和她的兒子一樣看待的；所以她聽到這句話，就追憶到她的丈夫的刀和鄰人們的笑罵。在那夜天沒有亮的時候，她是怎樣在北風呼吼，閃閃星光之下，顫抖着奔到十三里外一個鄉村小學去敲門。怎樣受他的安慰和援助，更記得那晚上雨滴滴地不住，他倆好像作了盜竊的宵小，周圍的人們都和偵探一般，怎樣在車站佇立着；種種的過去，恐怖的過去，將又要在她面前實現了，她只能用手指輕輕地整理她的衣角而默默思量。

『添酒麼？』堂倌的聲音，暫時得着他們的回答而中止了他倆慘酷的思議過去和將來。

生活的困窮不如社會人的笑罵，輕視的惡毒，他倆現在決定：他家的幾畝田地只有讓他荒蕪，無論長些蓬蒿荊棘，至少也可以做野鳥的巢窠；不回去，不回去。倘若要求生命不斷地延長，儘可做盜，賊，乞丐，——反正和其

他的職業一樣爲了生活——還有最後的一個解決，就是自殺。本來偌大的宇宙中，人類正無庸在他們的短促生命期中，選擇出任何的一個固定生活方式，更無庸爲了生活的僅能，而低首下心地代人作嫁；所以這幾天之內，他們已經確實知道，現站的生活體制和地位，將搖動而崩頹，至於未來的方式和境遇，只能緊閉着眼兒，任他推送罷。

他倆爲了免去早餐的費用，所以每天到上午十點鐘，纔懶洋洋地爬起來，洗了臉之後，總只能大家空談了幾句或是到湖邊的圖書館讀些無聊的劇曲詩歌，打算去尋找往古之中，有沒有同境遇的可憐人。他最得意的是李太白的『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下午一點鐘，他倆從一家賣大餅的店裏走到鳳山的脚下，對了錢塘江揹了一塊乾淨的石頭坐下來，天隆掏出了袋子裏沒有吃完的大餅，重興喫起來，麻雀兒一陣陣地在他們身邊飛躍。她躺在地上，把住他的手，引吭高歌項羽的垓下歌，他兒互抖着，她笑道：『先練成我們未來的歌弓罷。』他隨便道：『我還有竹笛一枝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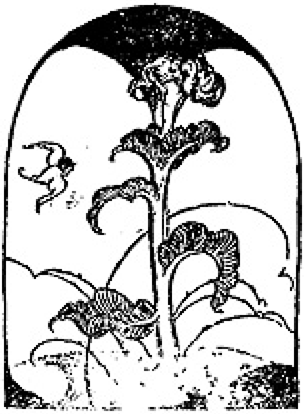
一段的回憶

龍今吾

輕風颺颺的夕陽天，
我站在那烏兒唱沙了聲的荒園裏，
了無着處的青春幻想，
隨着銀灰色的晚烟而起。
一樹一樹散出幾許玉蘭的清香，
風前風後，醉得我心絃都弛？
日暮歸來，滿身香氣；
村前遇着個約莫六七歲的女孩子，
她仰着臉，伸着手，向我討花朵，
笑開了嘴唇，露出一排白白的小齒。
我就把所有的花朵統統送給她，
她笑吟吟地走開了，我心中也滿裝了歡喜。
她的微笑，永久不滅，
直到今，還留在我心的深處；
花的餘香，永久不散，
直到今，還沾着我的嫩手指！

北風起時

書琴女士



她不知什麼原因，那煩悶無聊的思潮只是縈迴沸騰着：當那殘秋的漫漫的長夜起始，這種的神情，她沒有經過，好像恐懼，也好像悲哀。她張大了眼，往四面用力地看，在她想，或可找到些物事能引起她的注意，這樣，可使思潮平靜些。可是，這是無用的，因她雙目所能及的，無非是黑暗的，迷茫的，得不到一切的真像；她只能聽到蕭蕭的落葉的感嘆，嗚咽的秋蟲的呻吟，更有那遠遠的模糊的人的號泣，可以說是一切不幸者的呼聲，給她那煩亂的心海擴添上許多奇異的波紋。

「唉！怎能使這心潮得到些平靜的安慰呢？就是一刻也好，一秒也好。」她這樣的祝告。

「睡罷！祇有睡罷！」似乎有人這樣回答。

「拍……拍……」

這種聲音，送到她的迷惘的耳中　她頓時生了神祕的思想：

「阿！誰敲我門呢？皎潔的明亮的明姊的拜訪麼？爲什麼這樣的冷酷無情呢？東籬黃菊的告別麼？不會這樣的匆忙罷！」

但是緊接着一陣陣緊急而嚴厲的聲響，振動窗櫺楞楞地作響

「誰呢？……」

「北風阿！冬的使者啊！我是．和平幽潔的秋神已

去任了，我便是他的瓜代者。」

……這個回答，使她心中戰慄到極點，寒冷到極點了：因爲她知道這不是好的預兆，對於那自然的，美的溫和的世界，冬的使者，便是破壞的魔王，他將肆他的淫威，行他的慘虐，對於那些不幸的弱者的朋友們。

『可是沒一個歡迎你的呢！……』她顫抖着發出這似乎表示反抗的微細的聲音。

北風狡猾地可憎厭地破着喉嚨大聲笑了。

『是的，沒有一個歡迎我的人，但是，你看那葱蘢蓊鬱的樹木，活潑鮮豔的花草，雖然她們是十二分不歡迎我，但她們處在我的勢力之下，沒有不俯首作我的俘虜的。便是那貧苦的人們咀呪着我，可是他們有什麼法子能抵抗我呢？——切的暴力，在不使人歡迎，而使人畏懼。』

他得意地說完，便耀武揚威地猖狂起來；酷烈的冷氣，凍得她四肢僵冷，她的心，更早冷得不自知了隱約的晨雞的弱聲，驚醒了她的惡夢，她的夢醒了，可是北風仍在狂吼着圍困了她僵冷着的身心。

白葉村

珠心女士

這幾天的天氣很冷，房間裏生了爐火，身上穿了重裘，有時凜冽的北風從窗子縫裏吹進來，我却不期然而然地兀自顫着。啊，上海的天氣眞是冷啊！

我是生長在熱帶和溫帶和交的區域的人，所以這幾天這天氣，在上海本地的人看來，是不足奇異的；但在我，覺得是冷到極點了。我在夜闌人靜獨自伴着燈兒看書的時候，感覺到我一個人在這樣寒冷的上海作天涯的飛鴻，我那起伏不定的心靈，每每[illegible]我的溫暖的家鄉回想。尤其令我低徊不已的，就這我姊姊虔靜的山莊——白葉村。啊，白葉村啊，我是怎樣渴想着你喲！

我的心靈告訴我，白葉村在我的目前哩：

於是我又像看見白葉村了。那村的四周有高山環

綫，村中有瑩澈的小溪縈洄，山中有應時鳴唱的歌鳥和四時都開的野花，溪中有五色的遊鱗，溪邊有芬芳撲鼻的野草，還有山谷間的瀑布和巖石間的溫泉：這些都是白葉村的特色，也許是天然無上的美境呵！那村中的居民，在朝陽初上的時候，種田的荷鋤而出，採樵的上山採樵，牧羊的在野外牧羊。他們全都帶着一副怡然自得的笑容。等到夕陽在山的時候，又一個個唱着漫無腔調而自有一種神韻的山歌回來了。呵，這人間世的樂土也許是在白葉村纔有的呵！

我的姊姊住在這裏，我在家的時候，我每年要訪她一次，來享這人間的樂園的清福。現在我又看見她了：她抱着我對我說：『貞靜妹，我很久沒有看見你了，我無時不在想念你呵！你現在可好麼？你從甚麼地方來？』我流着淚對她說：『呀，姊姊！我自別你以後，我也無時不在念你，只是今朝看見姊姊，真是意外之事呵！』

我和我的姊姊講了些寒暄的話以後，她就帶我到房間裏休息，又告訴我，今年田中收穫了幾斛，山中的樹林怎樣茂盛，羊羣多少。她又對我說，她養的鴿子現在已有四十多對，我可多吃一點鴿蛋了。我聽見了我的姊姊的話，歡喜得很，我又邀我的姊姊，一同到山口去釣魚。可是我姊姊因為我纔到的緣故，要我在房間裏休息休息，我沒法，只得坐着。那時我姊姊又講些村中的瑣事和舊聞給我聽。我聽了半天，覺得有些疲倦了，我就伏在我的姊姊的膝上朦朧睡去。……

窗縫裏的北風依舊呼呼地吹來，窗檻外的夜雨依舊沉黯，只有房間裏的電燈照臨着我的臉上。呵，白葉村呵！夢境是何等溫柔，夢醒又何等孤獨！呵，我這天涯的飛鴻又在冰冷的上海過殘冬了。



給海蘭的童話（續）

俄國西比爾雅克作
王魯彥譯

牛乳兒麥粥兒和灰色的貓滿爾柯

一

這正合你的意思，不過還太奇怪了？又最奇怪的是，這事每天如此。是的，每當那有牛乳兒的壺和有燕麥粥兒的瓦鍋一放在爐竈上的時候，這事情就開始了。起初他們彷彿安靜的站着，但到後來卻開始談話了。

『我是牛乳兒……』

『我是麥粥兒……』

起初談話的聲音非常的低，非常的緩；但到後來牛乳兒和麥粥兒漸漸怒得發熱起來了。

『我，是牛乳兒！』

『我，是麥粥兒！』

麥粥兒的上面，有瓦蓋蓋着，他在鍋內喃喃的說話，如老年人一般。但是一當他發怒起來的時候，水泡便往上昇，說着破裂了。

『然而我是麥粥兒……乓！』

這種傲慢的話在牛乳兒似乎是極大的侮辱。『請你說，你是怎麼樣好看的東西——不過是一種燕麥粥罷了！』牛乳兒發燒起來，泡沫便往上昇，竭力的想從壺兒內出來。女廚子一會兒不注意，牛乳兒便流出在火熱的爐子上了。

『唉，這該死的牛乳兒！』女廚子每次不高興的說。『稍微不注意，他便立刻出來了。』

『我有了這樣激烈的性情，叫我怎麼辦呀？』牛乳兒辨解說。『我自己並不快樂，一當我發怒的時候。但麥粥兒也常在此地自傲：「我是粥兒，我……粥兒，我……粥兒」……他坐在鍋內常喃喃的說，唔，現在我發怒了。』

這事有幾次弄到這步田地，弄到麥粥兒不管蓋子不蓋子，從鍋內跑出來，爬在爐子上說了又說：『我是粥兒！粥兒！粥兒！……嗤，嗤，嗤，嗤！』

不錯，這是不常有的事情，但無論如何總要發生，女廚子每次絕望的說了又說：

『唔，這該死的粥兒！為什麼他不安安靜靜的坐在鍋內呀？真奇怪！』

二

那一位女廚子平常多發怒，實則使她發怒的原因也不少。例如那一隻貓滿爾柯！是的，他是很美麗的貓，女廚子也很愛他。每天早上，滿爾柯在女廚子的後面跟着，咪咪的，訴苦似的叫；就是鐵石心腸的人聽了也要憐憫他的。

『這樣喫不飽的大肚子！』女廚子趕着貓驚異的說，『昨天你已喫了多少的肝臟呀？』

『這是昨天呀！』滿爾柯也驚異的說；『但今天我又要吃了，咪！』

『你可以去捕鼠喫的呀，懶東西！』

『說說是容易的，但是你自己試驗一下，捉一隻鼠子來罷，』滿爾柯回答說。『況且，似乎我已够努力了。例如，前星期是誰捉到了一隻小鼠呀？又為了什麼我的鼻子有了一條很長的傷痕呢？一隻老鼠幾乎被我捉到了，但是他竟這樣的鈎了我一下……祇是說「捕鼠去」自然是很容易的！』

滿爾柯喫完了肝臟，便坐倒在爐灶旁邊，那個地方更熱，他閉上眼睛，甜甜蜜蜜打的起磕睡來了。

『唔，他已吃了多少了呀，』女廚子說：『現在竟連眼睛也閉上了，懶東西……他還要人家常常給他肉喫呢！』

『我不是和尚，為什麼不喫肉呢？』滿爾柯自辯說，祇睜開一隻眼睛。『此外，我倒還喜歡吃魚呢。我到現在還不能說什麼是最美味的：是肝或是魚。因為斯文的緣故，所以我現在這樣也喫喫，那樣也喫喫……我若是人，我必須做一個漁翁或是一個賣肝臟的肩販。我一定用這飼養世上所有的貓，使喫得十分的飽，我也常是飽的……』

喫過東西後，滿爾柯要作種種的娛樂。例如，窗上掛着一隻籠，籠內有一隻椋鳥，他便在窗上坐兩點鐘，看那肚飢的蠢鳥怎樣的跳來跳去是很快活的。

『我認得你的，老光棍！』椋鳥叫着說；『唔，你為什麼看着我的呵！』

『但我想同你認識認識呢。』

『我知道你怎樣認識認識的。幾天前，喫了一隻活的麻雀是那一個呀？嚇，討厭的東西！』

『無論如何我不是討厭的東西，——而且，甚至是相反的。誰都愛我。到我這里來罷，我講個故事給你聽。』

『哈，騙子……好一個故事家！我已見過你怎樣的講故事給那炒熟的小雞過了，——給那隻你從廚房裏偷來的小雞過了……好！』

『如你所願，我說的實在祇是想使你喜歡。那隻妙煞的小鷄的確是我喫的，但這完全是一樣的，因爲他已一點也沒有用了。』

三

這其間還有一件事情，滿爾柯每天早上坐在火熱的爐灶旁，耐心的聽牛乳兒和麥粥兒怎樣的爭鬧，他不論怎樣總是不明白，這裏面有什麼可以爭鬧的原因，祇是霎一霎眼。

『我是牛乳兒。』

『我，是粥兒！粥兒，——粥兒——嗤，嗤，嗤……』

『不，我不懂，我完全不懂，』滿爾柯說，『他們爲什麼爭鬧呢？譬如，我說，我是貓，我是貓，貓，貓……這難道於誰是侮辱嗎？不，我不懂……還有一點我須說明，就是，我寧喫牛乳兒——尤其當他不發怒的時候。』

有一次，牛乳兒和麥粥兒比平常鬧得更兇了；他們鬧得有一半出來在爐上，爐上起了一陣極難聞的臭氣。女廚子跑到，嘆息起來了。

『唉，現在叫我怎麼辦呢？』她訴苦似的說，將乳兒和粥兒拿開了爐子；『一刻也不能離開了。』

拿開牛乳兒和粥兒後，女廚子到商店裏買食物去了。滿爾柯遇着機會了。他坐近牛乳兒，吹着他說：

『我請你不要發怒，牛乳兒……』

牛乳兒順然漸漸的安靜了。滿爾柯繞着他走，又吃了他一次，理一理鬍鬚，和氣的說道：

『聽我講，先生們……爭鬧多是不好的。是的，請舉我爲裁判官；我立刻就裁判你們的事情。』

坐在牆縫裏的蟑螂，笑得輕輕地咳嗽起來了。『唔，這就是裁判官，哈，哈！唔，老光棍，你想出什麼法子來了。』但是牛乳兒和麥粥兒都很快樂，因爲他們的爭鬧將判決了。他們自己不知道說，什麼地方有衝突，爲什麼爭

蘭。

『好的，好的，我一切都會探查明白的，』滿爾柯說。『我不會欺騙你們的：唔，我們先和牛乳兒開始罷。』

他繞着壺走了幾遍，用腳尖探試他一下，向牛乳上吹了幾口，喝起來了。

『唉唉！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蟑螂叫了起來：『牛乳將全被他喫完了，人家一定以爲這是我幹的事情哩。』

當女廚子由商店回來一看那壺時——壺已空了。滿爾柯甜甜蜜蜜的睡在爐旁，彷彿沒有什麼事似的。

『哈，你呵，壞東西！』女廚子扯着他的耳朵罵道：『誰吃了牛乳了？說出來！』

不論怎樣的痛，滿爾柯總是裝着不知道，裝着不知道說話。女廚子把他丟出門外後，他搖一搖身子，舐一舐散亂的毛，整一整尾巴，說道：

『我若是女廚子，從早至暮大家都可以單喫牛乳了。然我也不怨恨我家的女廚子，因爲她不知道此中滋味。』

是睡覺的時候了

一

海蘭的那一隻小眼睛也睡了，海蘭的那一隻小耳朵也睡了……

『爸爸，你在這里嗎？』

『我在這里呢，兒呀……』

『你知道嗎，爸爸？我想做女王呢……』

海蘭睡熟了，夢中微笑着。

哈，好多的花呀！他們也都微笑着。他們團團的圍繞着海蘭的牀兒，細細的低低的談着，笑着，紫的花，藍的

花，黃的花，天青色的，玫瑰色的，紅的，白的，——彷彿虹霓落向地上，迸散成閃閃的火星，各色的火光，生動的像兒童的眼睛一般。

『海蘭想做女王哩！』弔鐘花們在碧綠的莖上搖擺着高興的說。

『哈，她多可笑呵！』安分的毋忘草們輕輕的說。

『先生們，這事須要細細的考慮一番呵，』黃色的蒲公英，挑釁似的攙入說：『無論如何，我完全不曾等待過……』

『做女王——是什麼意思呵？』一株藍色的野菊問。『我生長在田中，不明白你們城裏的風俗。』

『簡單得很……』一株玫瑰色的丁香花插入說：『這簡單得沒有說明的必要。女王——這就是……這……你們還不明白嗎？哈，你們多奇怪呀……女王，這就是，當花開得如我一樣的玫瑰色的時候，換一句話說，海蘭想做丁香花，這難道不容易明白嗎？』

大家都高興的笑了，祇有玫瑰花們不作聲。他們覺得被人家侮辱了，誰不知道又美又香又驚人的玫瑰花是衆花的女王呢？然而，丁香花忽然自命爲女王了……多壞呵！最後，一株玫瑰花發怒了，變得極紫的顏色說：

『不，對不起，海蘭想做玫瑰花呢……是的呵！玫瑰花是女王，所以大家都愛他。』

『唔，好呀！』蒲公英怒氣沖沖的說：『你覺得我怎麼樣？』

『蒲公英，不要發怒，我們請求你！』成林的弔鐘花勸說道：『這足以損壞人格而且又不好看。看呵，海蘭想做弔鐘花，我們靜默着呢，因爲這事是很明白的。』

二

有許多花，他們極可笑的爭論起來了，野花們是極守本分的，如山茶花，紫羅蘭，毋忘草，弔鐘花，菊花，丁

香花等；但是在溫室裏生出來的衆花們有一點過分的話，如玫瑰花，鬱金香，百合花，水仙花，水楊梅等，彷彿衣冠楚楚的富家子弟。海蘭更愛那些守本分的野花，她用那種花做了許多花圈，編了許多花冠。他們都是多好呀！

『海蘭很愛我們，』紫羅蘭等輕輕的說；『我們在春天裏最先出來。雪纔消融，我們已經在這里了。』

『我們也是這樣，』山茶花等說。『我們也是春花……我們不是朝三暮四的花，我們祇生在樹林中。』

『但生在田野中，於我們太冷，難道也須歸罪於我們嗎？』噴香的鬈縮的水楊梅和風信子不高興的說。『我們在這里，不過是賓客罷了，我們的祖國很遠，那邊熱得很，永沒有冬天。哈，那邊多好呀。我們常常想念我們親愛的祖國……在你們北方是這樣的冷。但海蘭也愛我們，甚至很……』

『在我們，這邊也是好的，』野花們爭論說。『不錯，有時固然極冷，但這卻是有益的……而且寒冷又可以殺死我們最大的仇敵，如蠕蟲，蚊子等。如果沒有寒冷，那於我們便很壞了。』

『我們也喜歡冷，』玫瑰花們加上一句說。

杜鵑花和山茶花也這樣說。當他們預備花芽時，他們都愛冷。

『來罷，先生們，我們都來講一點我們祖國的事情罷，』雪白的水仙花提議說。『這是很有趣味的……海蘭一定喜歡聽，實在，她愛我們……』

現在這一次大家都說起來了。玫瑰花們眼淚汪汪的回憶那西拉鎖的可愛的山谷，風信子們講到伯萊斯替諾，杜鵑花們講到亞美利加，百合花們講到埃及。衆花都從地球的各處向此地聚集來了。從那陽光最多而無冬天的南方來到的花最多。南方多好呵！是的，永久的夏天！多大的樹生在那邊，多奇怪的鳥，好多的美女——蝴蝶，像盛開的花，好多的花，像蝴蝶一般！

『在北方，我們不過是賓客罷了，我們在北方覺得很冷，』南方的花都怨苦似的說。

那些本地的野花們多憐憫他們了。的確，當寒冷的北風吹起來，冷雨和雪下降的時候，必須有大大的忍耐性纔

行。春天的雪固然消融得迅速，但是他畢竟是雪哩。

『你們有極大的缺點，』一株野菊聽了這些故事後說。『我並不和你們爭辯。你們有時也許比我們，野花們美麗，我願承認……是的。總之，你們是我們親愛的賓客，但你們主要的缺點是這個，就是你們祇爲富人們而生；我們不然，我們是爲大衆而生。我們要好得多……例如，我能，你們看見的，每一個村孩的手中都有我的蹤跡。我給了一切的窮苦的孩子們多少的快樂呵！不須爲我而付錢，祇要走到田裏就夠了。我和裸麥，小麥，燕麥……等一塊兒生。』

三

那些花對海蘭講的故事，她都仔細聽着，她很奇怪。她極想自己看一看那些剛纔講過的遠方的國土。

『我如是燕子，我立刻就飛去了，』後來她說。『爲什麼我沒有翅膀呢？哈，如能變成一隻小鳥，是多麼快活呵！』

她還沒有說完，忽然爬來了一隻瓢蟲，一隻真的瓢蟲，粉紅色，有黑色的斑點，黑色的頭，有極粗的黑色的觸鬚和黑色的粗的脚。

『海蘭，我們飛走罷！』瓢蟲說，動一動觸鬚。

『我沒有翅膀呢，瓢蟲！』

『坐在我的上面……』

『你這麼小，我怎樣坐！』

『唔，不妨，你看……』

海蘭看着，越看越奇怪，瓢蟲整理着上面的硬的翅膀，同時加倍的變大了；隨後，他又整理那像蛛絲一般柔軟

的窩下的翅膀，又大了許多。他大了又大，大了又大，一直大到海蘭可以在他的紅色的翅膀中間的背上自由的坐下。真便利！

『你覺得好嗎，海蘭？』瓢蟲問。

『很好。』

『那麼把持得牢一點……』

起初，當他飛起來的時候，海蘭竟嚇得閉了眼睛。她覺得飛的不是她，是在她底下的城，林，河，山。後來，她又覺得她變小了——極小了，如針頭一般了。自己彷彿在那如蒲公英的帶毛的花子一般輕的東西上。瓢蟲飛得很快很快，在她的翅膀間，祇有呼呼的風聲。

『你看，那邊底下是什麼……』瓢蟲對她說。

海蘭往下一望，大驚了。

『哈，好多的玫瑰花——紅的，黃的，白的，玫瑰色的！……』

那塊地彷彿用一張生動的玫瑰花地氈覆着似的。

『我們往下面地上去罷，瓢蟲！』她請求的說。

他們下去了。海蘭再像以前一般的大了；瓢蟲變小了。

海蘭在玫瑰花的田上跑了許久，採集了一個很大的花圈。他們多麼美麗呵——這些玫瑰花；香得頭暈。若是可以將這一塊花田運到我們那邊不多見玫瑰花的北方去呵！

『唔，現在我們再往前飛罷，』瓢蟲說，整理着翅膀。

他又變做大的，——極大的，海蘭——小的，——極小的了。

四

他們往前飛了。

這四面多美麗！天空這樣的藍，下面的海還要藍。他們在絕壁上飛。

『眞的我們要飛過海嗎？』海鷗問。

『是的……祇是請你靜靜的坐着，把持得牢一點。』

起初，海鷗駭怕，隨後——不了。除了天和水什麼也沒有。海上游泳着幾隻船，如白翅膀的大鳥一般……小船好像蒼蠅。哈，多美麗呵，多美麗呵！遠遠已現出海岸，低的，黃的，沙的，——有一個大江的口，有一個極白的城，彷彿用糖造出來似的。隨後，又現出一種荒涼的沙漠，站着幾個孤單的金字塔。瓢蟲往下飛到江岸上。這里長着許多碧綠的紙草和百合花——驚人的嬌嫩的百合花。

『在你們這里多麼好呀，』海鷗和他們談了起來。『你們這里沒有冬天嗎？』

『但是，冬天是什麼呢？』百合花們驚奇的問。

『冬天——那就是，當雪花飛蹤……』

『但是雪花是什麼呢？』

百合花們竟笑起來了。他們以爲是這位北方的小女孩取笑。的確，每年的秋季從北方飛到這里來的有許多大隊的鳥兒，他們也常講那冬天；但他們自己沒有看見過那冬天，他們所講的，祇是聽來的話。海鷗也不相信冬天可以沒有，外套和暖的鞋子可以不需要。

他們往前飛了。對那海，山，被太陽灼着的沙漠——生着風信子的沙漠，海鷗已不驚奇了。

『我熱極了，』她不好過的說。『唔，瓢蟲，夏天永久的繼續下去，的確不好。』

『習慣了也沒有什麼不好，海鷗。』

他們向高山飛去，山頂有終年不消的雪。這里沒有這樣熱。山後便是密密叢叢走不通的樹林。樹下陰暗，因爲陽光透不過那稠密的樹頂。枝上有猿猴跳躍着。還有好多的鳥兒——綠的，紅的，黃的，藍的……但最驚人的是直生在樹幹上的花兒。有火一般紅的顏色的花，有像極小的鳥兒的花，有像大蝴蝶一樣的花，——彷彿滿林用各種顏色閃閃的火朵燃燒着一般。

『這是蘭花，』瓢蟲說明給她聽。

這里不能走了，統統纏繞着。

他們往前飛了。不久，看見碧綠的兩岸中有一條大江，瓢蟲一直向那生在水上的一朵大花上飛去。那種大花，海蘭還沒有看見過。

『這是神聖的花，』瓢蟲說明給她聽，『他叫做蓮花……』

五

海蘭看了這許多，看得疲倦了。她想回家了；無論如何，在家總要更好一點。

『我喜歡雪，』海蘭說：『沒有冬天是不好的……』

他們又飛了，他們越飛得高越冷。不久，在下面現出來了雪蓋滿的田野。發青的祇有孤獨的杉林。海蘭一看見第一株的小杉樹，便非常的快樂了。

『小杉樹，小杉樹！』她叫了起來。

『你好，海蘭！』碧綠的小杉樹在下面叫着說。

這是一株真的聖誕樹。海蘭立刻便認得了。哈，多可愛的小杉樹！海蘭彎下身對他講，他非常的快活。但是，她忽然墜落下去了！呵，多可怕呵！她在空中翻了幾個筋斗直落在柔軟的雪上。海蘭嚇得閉上眼睛，不知道自己是

活的還是死的了。

『你怎樣到這里來的呀，小孩子？』一個人問她說。

海蘭張開眼睛，看見一位灰色的——灰色的龍鍾老人。她也立刻就認出了他。他就是拿聖誕樹，金色的星光，以及糖果盒和奇怪的玩具給聰明的孩子的那位老人。呵，他是這樣好呵，那位老人！他立刻把她抱在手中，將他的外套蓋着她，又問道：

『你怎樣到這里來的呀，小女兒？』

『我坐着瓢蟲旅行……呵，我看見了好多的東西呵，公公！』

『唔，唔！』

『我認得你的，公公！你拿給小孩子們杉樹……』

『唔，唔……我現在也正在佈置杉樹。』

他指了一枝極不像杉樹的竿子給她看。

『這是杉樹嗎，公公？這明明是一根大的棍子呵。』

『唔，停一會兒你會知道的。』

老人將海蘭背到一處相近的村裏。那村子都被雪蓋住了，祇有屋頂和煙囪從雪底下伸了出來。村童們已等候着老人。他們一面行禮，一面叫着：

『杉樹，杉樹！』

他們到了第一間的小屋。老人拿了一束帶麥粒的燕麥，綁在竿頭，將竿子豎在屋頂上。立刻，便從四面八方飛來了許多在冬天也不飛走的小鳥：麻雀和鴉雀。他們便啄那麥粒喫。

『這是我們的杉樹！』他們叫着說。

海蘭立刻快活了。她第一次看見在冬天裏人家怎樣的爲鳥兒們佈置杉樹。哈，多好的老人呵！一隻最忙碌的麻雀，一見海蘭便認得她，叫了起來說：

『唔，那是海蘭！我認得她很清楚。她用碎麵包……等等的東西餵我不止一次了。是的。』

其餘的麻雀也認得她，喜歡得高聲的啁啁叫了起來。

這時又飛到了一隻麻雀，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一個最會搗亂的。他推開了一切的雀兒揀那最好的麥粒喫。——海蘭認得他。

『你好，雀兒！』

『哈，是你麼，海蘭？你好！』

會搗亂的麻雀雙足的跳着，一隻眼睛凶狠的做一個記號，對那位聖誕老人說道：

『海蘭想做女王……的確的，距今不久，我親自聽見她這樣說過。』

『你想做女王嗎，小孩？』老人問。

『我很願意，公公！』

『好極了。沒有什麼比這再簡單：每一個女王必是女人；每一個女人便是女王……現在回家去罷，並且將這話告訴一切的孩子們。』

瓢蟲很快樂，趁惡麻雀還沒有來喫他之前離開了此地。他們飛向家去很快——很快……那邊一切的花兒們已等候着海蘭，關於女王是什麼這一個問題，他們一直討論到海蘭回來的時候。

寶貝啊，寶貝啊，寶貝阿……

海蘭的一隻小眼睛看着，一隻睡着了；海蘭的一隻小耳朵聽着，一隻睡着了。統統在海蘭的牀邊聚集了：大膽

的兔子，和麻雀，最後的蒼蠅，和小蚊子，以及牛乳兒，麥粥兒，和猫兒滿爾柯，統統在這里，統統在海蘭的旁邊了。

『爸爸，我都愛……』海蘭喃喃的說。『爸爸，就是黑色的蟑螂……我也愛。』

那一隻眼睛也閉上了，那一隻耳朵也睡熟了。海蘭的牀邊欣欣然站着碧綠的春天的草，嘻嘻的笑着花兒，許多花兒：天青色的，玫瑰色的，黃的，白的，紅的。一株碧綠的樺樹在牀上灣着頭，輕輕的，清脆的，清脆的說着什麼。太陽輝煌的照着，沙土發着金黃色的光，蔚藍的海波叫着海蘭到他那邊去。

睡能，海蘭，睡能，美女兒」

寶貝啊，寶貝啊，寶貝啊……

(完)

烈凱達藿赫

烈凱達藿赫(Ricarda Huch)是現今德國最偉大的女著作家兼詩人。她出身商家。一八六四年七月十八日生於漢士鎮，受過高等學校教育後，入蘇黎息大學研究歷史，這時候大學還不開放女禁。一八九一年她居然得博士學位。一八九八她和特萊斯的息哥米博士(Erinan Cecomi)結婚，生了一個女孩，到一九六年婚姻破裂，次年她和表兄弟烈凱特藿赫(Richard Huch)結婚了。

嗣後她漸漸在文學上發表其天才。她的劇本"Dar Bundesschwur""Eva"出世後，還沒有人注意，到她的詩集和小說"Erinnerungen von Ludolf Ursleu dem Jüngeren"出板，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嗣後她的作品先後出來。她的文學上的理想大致像哥德及開勒(Gottfried Keller)。而她的文章的簡潔尤其與開勒相像，幷且富於創造力和優美的情緒。

在這狹小的篇幅內，不及詳細介紹她——雖然是很値得介紹的，前回國際婦女參政新聞上，海曼(Lida Gustava Heymann)曾作一篇文字介紹她，幷且說道：『這樣一個天才的作家，日耳曼以外還少有人知道，她的著作也不曾譯為別國文，實在很奇怪的。』



Adele Schreiber.

德國的女議員

德國希萊伯女士著
熊保豐譯

德國在事實上，已經有三十五位婦女是下議院的議員了；然而這幷不是因爲德國婦女比別國的婦女更智慧些。英國婦女，只有三位是議會的議員，這是我們知道的；然而這也不是因爲她們不夠作立法者。此中玄奥，只在於德國的選舉制度。我們能夠被選，幷非由於選舉者得到選舉運動的勝利。蓋我們從事此種運動，已二十年，直至一九一八年尚無成效之可言。這次婦女選舉的成功，可以說是隨軍閥失敗而生的革命的結果。那時臨時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因而使正式政府得到全權的，就是國民議會的召集，有國民議會召集、新憲法纔得產生。但於憲法未產生之前，臨時政府已允許，凡年在二十歲以上的男女都得選舉；故民國議會中已有四十位婦女加入。臨時政府既以此種特權給予婦女，當然不能再改變，所以婦女選舉權也就訂入新憲法了。爲了這些緣故，當第一期根據分配代表的原理而選舉的時候，我們就得到三十五位女議員。

雖說反動黨不贊成婦女選舉，幷且曾經作過猛烈的攻擊；對於要求選舉的婦女，任意嘲笑，甚至宣言說，婦女從事政治的活動，是破壞家庭搖動道德的先聲，種種可能的罪惡，都可由此產生的。然而婦女從事這種運動，他們也從事這種運動。他們以同一反動黨的黨員，又有時作出謙遜的樣子說，他們深知婦女是怎麼奇異的

動物；他們尚需她們的幫助呢．於是他們卽時邀請婦女作他們選舉競爭時的候補者，幷且把她們的名字立刻塡入名單裏．

幸而德國有九個政黨在議會裏，幸而當選舉的時候不下二十七個政黨之多．都一時奮起．所有在議會的政黨，都有婦女作他們的黨員，所以分配代表時，婦女可以當選，這便是婦女選舉能夠速現於事實的惟一原因．因爲如此，所以選舉時沒有人攻擊婦女，因爲這是無用的．選舉時是選舉各黨列好的名單，幷不是選舉候補者個人，所以反對黨只好攻擊對方的名單，因而就不去攻擊婦女個人了．

在下議院的三十五位女議員，幷不是包括一切人格純良的婦女；有些是頂好的，有些是不錯的，而最大多數還是平平無奇．總說一句，我們應該說我們是碰運氣．不過這幷不是我們的錯．第一，德國人就全體而論，不甚樂觀，無論什麼樣的性情，只要給了德國人，無不爲憂鬱的境遇所戕殺．一切才智之士因此不可多得了．一復一日，他們才知道人民損害的由來，他們才知道防止微荒的無效，改善經濟之難能．我們議會的生命不惟不能給我們大笑的機會，卽微笑亦不可得．

現在議會的右方，已爲國民主義黨所佔據．他們仍舊相信軍國主義與君主政治係福國利民的良策．

我們看那一位矮而且胖白髮蒼蒼的老婦(Frau)培姆(Behm)．(注議會裏面所有的婦人都做『Frau』無論已嫁與否．)培姆現已六十餘歲；從前曾作過教員；如今無人不知『母親培姆』(Mother Behm)了．二十五年以來，她獻身於從事家庭工作者，作此工作之人，類多女子，工資甚低，勢力反大，她替她們謀改良狀況，至終在議會裏通過幾個關於這些改良的議案．在國民主義黨裏別一位有價值的婦人，值得我們一說的：應該要推密利耳(Paula Muler)．她也是將近六十歲的人，受過高尚的教育，她曾做過『耶教婦女會』(Protestant Women's Organization)的會長．數年以前，婦女國民會議開會時，我曾爲婦女選舉而辯護；那時密利耳對之力加反對，她那種反對的態度，就是後來耶教婦女會所採用的．我們被選之後，我在議會裏遇到她；我說：『你在這里，算是下議院的議員了；你還記得我們爲了婦女選舉末一次的宣戰麼？』她說：『好！你不應該相信那個，我仍然反對那個．』話雖如

此，她已經成了下議員的好議員了；而且有好幾次她理直氣壯的結合婦女反對她自己黨裏所採用的那種態度。

德國的民黨(German People's Party)，卽所謂守舊黨，已有三個女黨員。其中兩個都是教員，都很熱心公務，其一名阿澳姆(Frau Von Oheimb)的，更要好些。她屢次反對她自己的黨，而且連聯同志去投票。在她未當選之前，她雖沒有很大的公共生活的訓練，却並不缺乏常識與才力。她宴賓客，賓客都喜歡她；因爲她是一個優秀而善於裝飾的婦人，她在家裏請客，事事都能盡禮，她自己的生活，又很時髦，她又能辦理幾個大工場，有好的成效。

所謂中央或天主教黨 (Centre, or Catholic Party) 已經知道怎麽因時致宜去作必須的發展。他的黨員皆受過很好的訓練，女議員也都很優良的，就中尤其是莊斯菲爾(Hedwig Dransfeld)和紐合斯 (Neuhaus) 二人，我們應該說一說。莊斯菲爾是天主教婦女會 (Catholic Women's Organization) 的能幹首領，她從前曾做過一個尼菴的教師，於最近期間到過美國。紐合斯是我們下議院裏一個最老的女議員，她已年將七十了。她終身從事於慈善事業，尤其注意道德隳落的女子。

有許多女政客，皆是教員出身，因爲德國教育事業早已允許婦女參加的。如民主黨 (Democratic Party) 的包莫耳博士 (Gertrude Baümer)，美國人概知道她是婦女國民會議前次的會長，而且是很著名的婦女主義者，又在內務部的教育科裏佔有大勢力很負責任的位置。民黨中另一位女黨員就是陸得爾博士 (Marie Elisabeth Luders)，她也是一位著名的婦女運動者，她不惟實際上在議會裏算個偉大的女子；智慧上也着實不小。因爲許多男子都怕她那種深刻而又諷刺的批評。

下議院裏最大的政黨，就是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s)，我便是黨員之一。一般想着進步的婦女，都相信在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國發展之中，不能找出別的政黨，按着他們的黨綱，能比社會民主黨更要強些。社會民主黨在德國已站在登峯造極的地步，他們組成一種有秩序的政黨，反對一切強暴的方法，極力提倡教育與進化。雖然有許多智識階級的人加入這個政黨，可是有

大多數(婦女包含在內)是從勞工階級來的．除我自己以外，很少的婦女，是從事智識事業．只有濮菲爾(Frau Pfülf)，她是一個精明強幹的婦女，她和她那短禿的頭髮瘦小的衣服，一樣有趣．她是一個官吏的女兒，幷且是位教員；可是爲了社會的悲慘所感動，不去承受她父親的遺產．別一位是申得爾(Frau Sender)，她是一個黑髮黑目美艷絕倫的小女子，她所辦的是文化與出版的事業．現今雖然三十四歲，看去不過二十五歲的樣子．

雖說社會民主黨裏，有這許多有智識的婦女；然大多數的婦女，還是從勞工階級來的．精彩現於臉上的黑婦吉采芝(Juchacz)，她是女工的領袖人物之一，在她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家庭的僕役．還有精神矍鑠，黑髮鬖鬖的矮婦人，沒有人知道她是人家的祖母的錫齡(Schilling)她曾做過賣卷煙的生涯；她不惟維持她自己的生活，而又要供給有六個小孩子之多的一個家族．在這環境之下，用什麼精力去求智識．她僅僅到過一個鄉村的學校，上過幾天夜學；白天她還得去掙錢，去盡母道，去作家裏的主婦．此外有幾位是書記，有幾位是裁縫，還有些是印刷師紡織工．她們現在還不斷的去作家庭主婦的工作．除到議會而外，仍然是洗衣，煮飯，縫些衣服．這是因爲德國經濟破產，下議院的薪俸不足維持家內的需要的緣故．

共產黨(Communist)也有十一人的小團體在下議院．我們社會民主黨不願意有專政的事情，願意藉大多數的同意來擁護民主的政府．所以社會民主黨絕對的反對俄羅斯的布爾札維克主義，而此種主義，却是共產主義者所贊許所擁護的．

雖然他們說他們差不多有四百人之多在議會，其實是名不副實的．他們有個人格純潔的女首領，就是柴脫金(Clara Zetkin)．無論什麼時候，只要這位矮小孱弱白髮如銀的老婦人開始談話，沒有一個不傾耳細聽．雖然她的音聲不諧，她讚頌俄羅斯如地上的天堂一般的口吻，已無人信仰了．

她說話時用高的聲調，字字皆足證明她受過高深教育．她是一個教員，她曾在德國和巴黎大學上過學．

有人曾經問過：在下議院的婦女佔有什麼位置？我們的答案是，我們的活動和男子一樣，我們有相等的代

表在各委員會裏。不過因自然的趨勢，我們歡喜作一切對於女子們母親們尤其需要我們去做的事情。近年來已通過不少的議案，指導婦女們協作的事業。還有最好的新法，就是提倡增進小孩子們的幸福，對於私生子一層更覺注意。他如兒童法庭(Juvenil Courts)怎麼組織，母性怎麼保護，社會衛生怎麼改良，娼妓問題怎麼解決，也有很好的法律規定了。婦女們在此處費力着實不少；而且幫助此種問題為進步的解決，不過請大家注意，她們也曾為國家的事情國際的事情盡過責任。

婦女的選舉，在德國已經成功，這是我們的一種安慰。我們更要進而召集國際會議，結合我們較富強較快樂的國家的婦女和較貧窮較艱苦的國家的婦女，往前走一步，做那進步的立法。大戰以前，國際的會議，德國婦女無權可以加入，現在不僅下議院的女議員比別國的女議員要多些，就是各邦各城市的會議的席上，我們的勢力也不算薄弱。我們於公共的行政，科學的活動和社會的幸福之中，能做出大量的工作。

各國婦女，都應該從事國際的運動，以反抗軍國主義。為了真正正義所在，反對各種壓迫。現在美國的女選民已有事情放在她們前面：若是她們能够引導美國去做再造歐洲的領袖，她們就做了歷史中最大的行為。歐洲需要別的大陸的幫助，尤其是德國的婦人孺子之中，受了很巨大的損失。若是婦女們能夠重新建立和平的基礎，那是怎樣的一件成功呀！當我在羅馬國際婦女參政會議(International Suffrage Convention)開會的時候，我最後的希望是，美國婦女不要再安於緘默了，至少她們也不再說：『歐洲怎樣我們絕不在乎的』。我確信，我們婦女只要覺醒起來，將來的成功，就不可限量了！

這篇載美國"Current History"雜誌，為德國女議員希萊伯女士(Adale Schreiber)所著。女士生於奧大利，她二十五歲到柏林時，即從事於婦女主義的宣傳，現在為德國婦女運動的領袖，並想再進一步從事於國際運動。

德國婦女工作平等的要求

德國漢那女士著
仲雲譯



一

在工會運動中欲求於工人階級中分得一席地，不僅在我們不得不從事工作的人要想改善生活的物質情狀是必要的事，就是想參預或造就公共生活，想對於文化的進步有所貢獻，以及想創造一民族更高的文明的，也顯然是必要的。因了這個緣故，所以女工對於參與這運動的知識，也非常重要。這種工會運動的參與，固然是民衆全體中一部的意見，其結果可造福人類全體，對於人類的發展有特別的貢獻，但是歷來總力加壓抑，不許她們合作。

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想從因襲所鑄成的鐵鏈與從事工業生活的男子勢力下把女工解放出來，這運動比男女政治平等的要求要遲得多。政治平等，因法國革命而得促進，於是起而要求所謂『凡名爲人必當有自由』(Liberty for every creature being a human form)。在起初的時候，努力於這運動的，不過少數中流階級的男女，其目的所在，首爲要求女學及女子教育的改良。所以那時對於大多數無產階級的女子，幾分毫不注意的

大部分的男女，還過着枯燥的生活，沒有盡力於人類自由的發展。到前世紀的四十年，德國纔因勞動運動，使無產階級和同階級的婦女的生活上，有一線的光明。一八四八年印刷工人斯提芬龍（Stephen Born）組織工人同盟會，宣言不能把女工置於決議案之外，並當使她們在同一義務下有同一的權利。在其所要求的條件中，還列舉失業後的利益，工資標準，公司經理工人有參與選舉之權，禁童工，各種會議，都有平等機會及選舉權，及勵行義務教育。起初這種要求雖是間接的，但爲工團代表所採納，允許女子有入工廠作工的權利。不過當『女子主內』這種呼聲正盛時，這些要求便完全推翻，不僅女子自由的運動受了阻礙，就是准女子進各企業界辦事一事也大受打擊。甚至連一般贊成婦女運動的人也以爲女子的事業除家政外只能夠工作於成衣業以及紡織業的一部中。

本來這在當勢力比較弱小的人民，對於中歐人民生活情狀所造成的影響，和這在人心中有非常的根柢的勢力（雖然其所藉以存在的議論現在已變化了）是很難了解的。美國人民的對於『女子主內』這呼聲，從前所以有這樣的阻力，而現在歐洲——尤以德國——女子的發展上亦不能輕視的事，大概或尙不能明白罷。

從前雖有一時，差不多一般須自謀生活的女子，都能有機會在家庭事務上找事做；但已是往古的事了。不過總有一部分女子須於家務外另謀別事以謀生。她們或從事工業的貿易，這在女子實在是很不容易，她們不但須像男子的內助般襄理家務，並還須獨立營業。那時工會方在創立，所以允許女子不得已可從事幾種事業，但不過一時而已。他們所以有這種仇視的態度，一則因女工工資低（因爲女子大率是從事無給和低工資的家政慣的），他們要受到影響；一則因機械時代已不必需有精於手藝的工人，所以發生競爭。『女子主內』！這是他們對一般工作謀生的女子的戰爭呼聲，也是從手工業到工場生產這可怕的過度期間，女子兒童從我們現在幾難置信的情形中解放出來時唯一的標準榜語。

在這反動勢力非常猖獗的時候，一八四八年，工會代表竟把決議案採納了，所以更加可貴。因爲這不但表示對於經濟的壓迫勢力及政治情狀有非常的了解，並足以顯其援助一般人所謂常受壓抑的民衆的熱誠。不過男

子們所以代提出這個要求，完全是由於他們心目中有一『女子的本職』(Woman's natural calling) 這個概念的緣故，而當時的女子也是這樣。可是女子們却要經過長時間的辛苦經營，纔明白『本職』並不能保護她們，除非自己保護才能發展勞動勢力；並且這也不能免去有許多女子雖欲從事其『本職』而不能的情形。

二

在少數的女子中，最初能解放其自己，以女工良善的處境自立其身的，以披得斯(Louise Otto Peters)為最著。她本生於有教育的中產家庭。她的父親是德國中部某小城的法官。她在女兒時代，就同情於花邊女工處境的可悲而謀加以改善。她曾經做了許多詩文及小說發表於各雜誌。但因那時(前世紀四十年頃)情勢的殊異，她從發行者的要求，這些文字都署名曰 "Otto Stern." 那時，她有一首詩名我只是一個束縛着的女子 (And I am Nothing but a Chained Woman) 頗為人所傳誦。在一八四八年要求自由運動時，她也有一首詩，茲錄如下：

Arbeit und Brot, ihr werdet's nicht vergessen,
Das ist die Losung dieser neuen Zeit!
Gebt dem sein Recht, der keines noch besessen!

『工作和麵包，不要忘了，
這是現時代的箴言口號！
還要將這些權利給從來沒有的她們！』

上述的議案既提交柏林工會，她因作書以表感謝，其中說，『工友們！你們真使一般人，學問家，政治家，事業家等等，慚愧無地了。她們從不注意到與他們對立着的有數目相等的人類。本來這些人也是和他們一樣生而有自由，有獨立自主權；並且也應生而平等沒有階級的。』後來，她努力於中等階級的婦女運動，想從學校和家庭來改良女子教育，並謀男女的平等。

三

自一八四八年為女工的利益而起運動以後，冷靜了許多時，這因為一八四八年以後的反動，致一切自由活動都被壓止。到一八六〇年時，工人團體中偶有政治生活及自助思想的發生。本來雖是遲緩，總可由此得到一

點勢力，但是阻礙重重，其最大的爲一八七八年所制定，一八九〇年纔廢止的『例外法』。這例外法，其目的本在防止社會民主主義，然亦適用於工會，致那時所組織的團體俱遭解散。一八九〇年，工會組織始再漸次發生在德國經濟生活中得一部分勢力。

初時這運動只限於男子；有女子共同加入的只是有許多女工的幾種事業。後來女子們因受着男子的刺激，於是纔也有工會的組織。蓋男工心中，以沒有組織的女工，致工資受其影響而減少，所以多懷着敵意。那時候大概都還沒有認明女工的重要及其地位，以爲女子作工不過暫時，一及結婚便須輟業。依這情勢，所以大家心中都以爲女子組織團體和爲其團體而犧牲的，眞是不值得。至於有許多的婦女，在結婚後仍從事工作，或者竟不結婚的這些事，那時都沒有注意到。此外還有一個時期，工會若納女子爲會員則勢殊危殆。蓋在一九〇八年前，德國各邦都不許女子加入從事政治的團體。而其中有許多官廳，以爲討論工資，工業公營以及相類似的問題，便是涉及政治。因此，有許多組織不許女工入會。同時，女工們自己的組織也勢甚寥寥，常有解散之虞。

但勢雖如此，一般人卻仍舊屢次想把女工們連絡起來，並且這時女子在工業界的地位，已漸爲人所認明。一面因女工若無男工的扶助，則在工作情狀仍不能有實際的勢力，所以欲求成爲工會主義實際狀態，男女兩方都不能不有獨特的團體。一面，在事業中既包括許多女子的勢力，若無她們的合作共事，殊難爲力。兩方獨特的組織雖然對於共同的行動不無窒礙，但必須這樣纔有成功的希望。

四

在男子中，贊助女子的工會組織最力的，不得不推工會運動領袖雷金(Carl Legien 一八六一——一九二〇)。他能徹底的了解婦女要求相當工資的正當，與女工在經濟生活上的重要。他廉正精敏，能認明經濟生活的強迫勢力；意志堅強，能盡力以扶助其被壓迫的同胞。當社會主義者的禁例取消以後，他從新組織工會，把女子入會訂爲規例，其功實不可沒。並且他還隨時隨地保護女子的平等，對於女子的事業取讚賞的態度，所以婦女——尤其是女勞動者的失去雷金，眞無異喪了良友及代


德國工會會長雷金

表她們利益的人。

總之，在德國使女子對於工會組織生出興味的雖是男子，但女子在初時也不是完全處於被動地位的。因然她們的活動不能集中一處使女工們得有工會的組織。當一八七〇年頃，德國各地就有女子工會的組織，其建設者大都爲中產階級的女子。可是總因警署的干涉致首領受懲，會亦解散。卽不如是，其存在的壽命亦殊不永。因爲組織這種工會的領袖，她們都不能徹底了解女工的苦境而謀救濟的方法。且其中對於女工運動能始終盡其嚮導之責使成爲眞正的工會，不爲社會民主黨所利用以代表其議院的利益的，爲數亦殊少。

在這少數中產階級的婦女中，對於女工運動能終身努力從事的，要算愛美伊雷（Emma Ihrer 一八五八—一九一一年）。她家本中產，父爲監工，母爲忠誠的天主教信徒。她的從事女工運動，在家族中幾經爭執，始獲如願。她加入女工運動後不久，卽覺除與男子的工會合作外，殊無成功之望。後與雷金相識，她所以能始終從事女工運動，多靠着雷金；而她的使雷金能熟知改善女子情狀的觀念中，其力亦殊不小。她的不計利害，盡心爲同性謀幸福的精神，殊令一般人景仰不置；對於著


德國女工運動首領愛伊美雷

者，也是慈愛多助的友朋。

五

初時，女工們的經濟團體進步頗緩。如雷金所統率的自由工會(著者自己亦屬此會)在社會主義者禁例廢止後首十年——卽至一九〇〇年頃，女工人數爲二萬六千人，祇總數百分之四。迨一九二〇年乃增至十六萬二千人，占總數百分之八。一九二二年末，有一百七十五萬三千人，然與會員總數相比，仍不過百分之二十一。若其他各工會，則其男女會員較此爲少。最重要的當推基督工會，始創於一八九〇年，對於自由工會者的傳播社會主義，常防禦不遺餘力。據其去年末的報告，說會員總數約百萬人中，女子計二十三萬二千人。除此以外，次要的，當推喜煦唐葛工會(Hirsch-Dunker Trade Unions)，截至去年，計有女會員二萬三千人，男會員二十萬零一千人。自由工會初時曾以社會民主黨爲其政治的利益的代表，基督工會則以依據天主教會意見的中央黨，爲其代表，而喜煦唐葛工會則以自由黨爲其代表。三者俱由男女工人共同組織而成，惟基督工會中有二團體：(一)女子家事勞動者基督工團(有會員萬人)，(二)女子商業人員組合(有會員十萬人)，則全爲女子所組織。若自由工會，則惟男女混合的團體纔能入會。

由數字的發展上觀，女子之從事於爲加入工會的活動者，進步殊屬遲緩。『女子主內』的呼聲還時現於各地，以阻止女子的參加。考其原因，固然不能不說由於教育方針的錯誤，而女子在今日尙不能勝任領袖，和男子以她們爲不能勝任的心理，亦應分任其咎。並且歷代以來根深柢固的勢力，恐非二三十年間所能掃除淨盡。不但如此，女子雖欲從事活動，然一方既做了工業勞動者，又須做家庭的主婦，做育兒的慈母。甚至一般未婚女子也同時須任作工治家兩職，爲他日婚嫁的預備。其消耗女子的光陰，阻礙女子使成爲完人的發育是怎樣的大呀！無怪女子不能奮鬪着要求與男子平等，不能與男子有相同的知識，相同的技能了。但是，女子的加入工會運動，畢竟是一個新紀元，女子總比從前可得許多利便，有入社會謀事的機會。

六

這眞不幸，女子雖歷盡艱辛有可以發展其自己的機會，然而因德國目前處境的窘迫，又大大的受了阻遏。從改革運動以來，女子便有選舉權可以有管理公務的機會。然而德國當此勞動市場供過於求，大部工人生活困難的時候，雖有法定的權利，可資發展，亦復何用？從訂定凡爾賽和約以來，德國工業區域的重要城市，都被分割，在此力求生存的奮鬬中，一切法律，不論成文不成文似俱不能處理所發生的問題，無可如何，只有藉所謂合於理者以判別之。

由上所述，在此種情狀中男女兩方因求工作而軋轢的事，數見不鮮，而『女子主內』的呼聲，也遂爲男子的武器。結果不特兩方俱蒙不利，且罪惡叢生，人民理性的完善與乎法制的發達，莫不受其阻礙。故在德國勞動市場中只有耐性忍受，纔能排除障礙，以成就歷年來堅固奮鬬的理想——而以權利平等，女子須公平待遇等理想爲最。這個理想，以工人們多年奮鬥的結果，好容易纔脫去阻礙吾人發展。——而以阻礙女子個性爲尤甚的因襲勢力，使女子有這種最高的權利，——是在新世紀中，國家亦能給與女子的權利，而得表示出來。

新發生的日本婦女團體

彌弼

日本從大震災後，東京婦女會有東京婦人聯合會的組織，一時頗爲活躍。該會的重要分子守屋東女士，曾在女性改造雜誌上有東京婦人聯合會的組織及其活動一文，敍述頗爲詳盡，特錄於此，以供我國婦女運動者的參考。

據守屋女士說，該會的組織，共分五大部分：第一爲社會事業部。其主要事業，爲救護及援助被災的市民，並向各方面考察巡視。組織的分子大抵爲一般從事社會事業的婦女團體，職業團體，各女校同學會，教會寺院婦女會，市村有志婦女等，團體數共四十三。定

每星期六集會。

第二爲授產部，初名職業部，表示係一切職業婦女的團體，後改今名。其組織以十二團體爲基本，總理關於一切的婦女職業，如家庭職業，裁縫，編織，花邊等，婦女職業的大部分，都爲所占。因此，規則的製定，內部的編制，頗屬爲難。現在如對於失業者的給與職業，對於喪失財產而能工作的婦女代爲找尋工作，都極盡力。每星期二夜間開會。

第三爲勞動部，其初本爲職業部的第二部，後來纔完全成爲勞動部。現在第一步是要使婦女知道勞動的可貴，人人都須藉勞動以獲得美滿的生活。最初的事業是設立九所的婦女職業介紹所，中央部設牛込區納戶町女青年會。每星期四開會。

第四爲政治部，這部的會員以個人爲本位，力避浮薄的行動。近來最活動的全國公娼廢止期成會，即由該部所組織的。其會綱凡三：一，不許重興已燬的妓院；二，以後停發娼妓執照；三，現有的娼妓，限半年內禁止。並定十一月二十五以爲公娼廢止日，熱烈的從事於這運動的宣傳。此外並隨時提出婦女所不能緘默的一切問題，如家庭，社會，政治，以及國際問題，都作爲討論研究的中心。每星期五開會，時間爲午後二時至三時。

第五爲教育部，日本的婦女，本來教育家最多，所以加入這部的人也就不少。部中最注重的是家庭教育，由教育家與家庭的母親通力合作，以養成完全的人格。更從市民教育擴大至國民教育，國際教育，一切都求進於完善，並且主張撤去教育上的男女差別。

東京婦人聯合會的內容和活動，略如上述；今後並希望聯合各地舊有的婦女團體組成一極大的聯合會，未設的地方則添設新會，其企圖可說很大。

尼賽蘭的婦女

高山

尼賽蘭是在溫熱的亞非利加地方，住的是黑色的土人。那里的婦女都是命令的服從者。美國的考覃呵扶(Hans Coudenhove)是熟諳該處情形的一人，他說在那里有一次見一個耶阿(Yas，土人的族名)走出一所小屋，走得不多遠，回頭叫他的妻給他拿煙來吸。

考覃呵扶見了，便對他說道：『你的妻要做許多事情：她給你炊飯，看領小孩，要舂米，她還要斫柴汲水。至於煙，你自己不可以去拿的麼？』那耶阿人回答說：『她所有的一切東西，衣服哪，珠子哪，給她付房屋租稅的錢哪，不是都歸我給予的麼；並且我不是又給她買食物的錢麼？』

考又對他說道：『那麼，你當你的妻作僕役看，你給她的便是她的工資了。』『但是，白人的妻不是也一樣的麼？』他回答，『不是白人要一個妻，也是因為他要她看管家事和食物麼？男子要喫怎樣的一種布丁的時候，他對她說了，她即去看書，書上各種布丁的做法都有的，隨後，她喚廚司來，叫他去做。這不是和我們一樣的麼？』

考覃呵扶又告訴我們說：那尼賽蘭的偉耶阿人(Wajao)的婦女，對丈夫說話或給予物事的時候，常常跪在地下，有這樣異奇的習俗的，這在別人見了，必定很覺不平等，然在該地則視為當然。不特她們和丈夫們講話或呈送東西的時候要下跪，便是遞給他們需要的東西或他們生病，服侍他們的時候，也須這樣的。並且早晨她們又須常常給丈夫整容。男子交腳坐着，妻子，假如有兩人，那麼，兩人跪在兩旁，一人手裏拿着一瓶油，和一柄長齒的木梳；又一人手裏拿把刀或剪，將他的不易平服的卷髮細細修剪，使他服貼。

尼賽蘭土人結婚的動機，不消說，自然是便宜結婚了。愛情却不是主要的成分。結婚因是物質的利益關係，只要有錢，男子的獨身者是沒有的，即使早年已患癩病的男子，找尋一個美好的配偶，也是可能的。

關於這種利益關係的結婚情形，考覃呵扶曾告訴我們說，有一次有一個年輕的玉尼人(Ngoni，族名)，因足上受傷，向他來求醫治。那人說，因他重娶了一妻，被前妻妒忌，咬了一口所以受傷。那婦人却跟了一個亞司加利人(Askari)跑走了。

這事的一年之後，考覃呵夫又遇見他，遂問他，他

和後妻大約快樂的過活罷。

『她是已經離開我，她已跟哲姆士去過活了，』這是他的回答。

考愕然的問他：『在工場中的哲姆士麼？』

『正是』，那玉尼人回答。

考又問他說：『你的妻爲什麼棄你這樣强裝健全的人，而去跟那殘廢的哲姆士過活呢？』因爲哲姆士是以膝代足，又用手支撐着地而走的。

『因爲他有許多的錢了，』這是那土人說明妻到他這里去的原因。

可是這類民族，今日也着實在那里進步，華耶阿族中的女子，近來已不能用牛或羊交換，女子自己不願，也不能强逼成婚了。只是最奇異的，却是對於未婚婦女的貞操觀念。這觀念各處不同，在華耶阿人的少年，却沒有檢束的必要。這種風氣直散布於四周鄰近的各處，卽在皇哥尼（Wangoni）亦然。可是在滋魯(Zuler)却極嚴，女子如自己受了汙辱，那是犯了死罪了。

在但加尼加（Tanganyika）地方的華配人(Wapare)便是這樣，他們管理少女極嚴緊，甚至禁錮起來，他們的小屋頂上，有一高閣，便是禁錮少女的地方。這種風俗，現在恐怕還是保存着。如果有青年男女遂犯了習俗而犯姦通，便犯了大罪。在堪尼亞（Kenyia）地方，則每晚須將兒童都關起，不得出外。

可是他們的女兒在結婚前要這樣管束，並不是由於道德上所謂貞潔的動機，完全在於買賣上的價値關係；因失却貞節，交易上的價値便失却。所以凡這樣禁錮少女的民族，結婚的時候，都不必和女子協商，只要用買賣的形式，得女子的父母同意就行，親權非常專制的。

但在尼賽蘭的婚姻生活，大概是非常簡單幷且容易的。考羅阿扶曾問過一個人，怎樣得一個妻子，那土人說：『我在路上遇見一個女子，我給她烟喫。不久她拿一烏格里(ugali，一種羹)到我家來了。我問她「這烏格里給誰？」她說「這是給你的。」我說「給我做什麼？」她說「因我極其喜歡你。」我說，「不是你已經有了丈夫了麼？」她答說，「不呵！我的丈夫早經離開我了。」我說，「這一定是說謊！」她說，「這不是說謊；你可以去問我的兄弟去的。」我於是去問她的兄弟，他答說；「她說的是眞的；她的丈夫早已離開她了。」我於是到

我長兄處問他，我娶這婦人他有意見沒有，他說沒有，她後來遂和我同住了。』

少女求婚也是這樣，手續也很簡單，在當初所謂『試驗』期中，可以不必預先告知父母。假使父親問女兒說：『你常常拿着食物走出，到那里去？』女兒總是這樣回答，『我到一後生的家裏去，他是爲我所這樣喜歡的。』那女子遂來告訴少年，說她的父親已經覺得了，叫他向父親去說親事去。於是他去對她的父親去說了。但那父親照例這樣說，『和她的兄弟去說罷。』這不是那里的親權小，其實正因爲親權太尊貴了，所以關於這種事情，推給兒子，他是不屑協商了。

兩人在將同居之前，照例有一種問答，男子說；『你大概是已經別有了人罷。』回答總是說：『不呵！』『你一定是誑語；你當已另有人了呵！』『眞的我對你說的是眞的。』於是由她的兄弟證明眞假。

如在當初試驗期間，一造覺得不合或者一方的家族反對，也可以隨便解散的。但這也限於丈夫於妻不曾有過利益幫助，和兩造的結合不經過一種儀禮的形式的，否則離散却也麻煩了。

現在講到婦女的職務，尼賽蘭的婦女，以節儉，耐苦，容忍，愉快爲其美德的；每日天未明亮，丈夫還睡着的時候，她便須起身去湖或河邊汲水。那里多鱷魚和獅子，婦女出去汲水，被害是常有的事。然而她們從不因此逗留在家中不敢出去。她們操作從早到晚沒有寧息的。重要的事情是斫柴舂米，簸穀物，耕地，種植，煮飯，領小孩，或運泥上屋鋪在上面（但屋的脊梁是男子做的）。在有些地方，婦女又製陶器，做得很精美。婦女既做這樣多的事，如果有人問土人，婦女們曾做些什麼事，他們總是這樣說道：『那只是我們自己給歐洲人做事，賺些錢來給她們買布罷了。如果我們不賺錢給她們，她們那里來的錢呢？』

尼賽蘭的婦女的性質是很沉靜，從不會發大聲談笑的，只有男子却好大笑和高談闊論，有時自早到晚大家高聲談講不倦的。

尼賽蘭幷有幼年男子娶年紀大的女子的習慣。有時女子的年紀，要比丈夫大一倍，不消說，身軀也要大一倍，丈夫在旁好似她的兒童似的。又有一種習俗，如有人來訪問丈夫，那妻必定立刻離開房屋，獨自一個在屋

外相隔老遠的坐着，到來人去了方纔回來，如果有人問她，爲什麼要老遠的坐在屋外？她必定這樣說"Ninaona haya"這便是說『我怕羞』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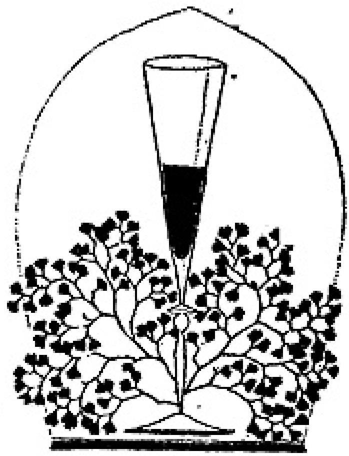
尼賽蘭的婦女，可以離開家庭許久日子，這爲許多別處的非洲婦女所不能够的，離家的理由，自然往往是僞造的，然丈夫却信託的許可了。考罩呵扶說，有一次見一玉尼婦人，棄下一個多病的丈夫他去，直到六禮拜還不見回來。考罩呵扶問那男子，他爲什麼甘願獨自一個這樣住着的，他泰然自若的回答說，因有人欠她六辦士的債，她尋債主去了。

有時婦女和別人有關係，被丈夫知道，也不是大不了的事。考罩呵扶說有一天夜裏，他忽聞打拍的聲音和女子的悲叫聲音，從一所小屋裏直透出來。他知道這人家有一男子和兩妻住着。一個妻是已很老，又一個是年輕而且媚人的少女。那男子知道她和鄰人有些什麼事情了，於是引起這場爭鬧。考罩呵扶怕那男子傷害她，即起身奔到那小屋裏。到時，見只剩得長妻和那男子，第二個妻已經跑走了。於是他遂囑咐他，見她時不要傷害她。兩天之後，却見他們兩人手挽手的笑嘻嘻的走過，他們仍然和好的住在一處了。

尼賽蘭人的倫理上的情形，在黑人間是很相像的，從奕巴(Jaba)到加普東(Capetown)都是這樣。姿態裝束和美觀，却各處黑人有所不同。尼賽蘭婦女生性寡笑沈靜，如和歐洲人交際慣的少女，她們的一種樸訥的神彩，稍加修飾以後，那種低的笑聲，和頭部輕妙的動轉，姿態顯得非常美好的。但在華耶阿人和臬尼揚耶人(Wanyanja)又有三種極不愉快的裝束，而她們却以爲美。其中最壞的一種是使胸部平坦，又二種是戴契品尼(Chipini)和配萊里(Pelele)前一種是穿在鼻子邊的，後一種是戴在上唇和鼻的中間的飾品。印度婦女常常在鼻邊穿一小孔，戴着極小的珠飾，但那土人所戴的那兩種飾物極大，契品尼的直徑有一英吋大，穿在鼻邊，垂在嘴角的一邊，看了使人覺得可怕。若那配萊里還要大些。幸而這一種裝飾有幾處地方已經廢止，有些地方則尚在通行；戴在鼻邊的契品尼則流行很廣。有一次有土人正擬娶妻，有人告他說：『願你得一美妻，鼻邊不戴那可怕的契品尼的。』那土人便驚異的說道，『什麼！不是像一個男子了麼？』可見他們看這裝飾的重要了。



夏夜的月光　　Iain Macnan, A. R. E



談話會

讀「愛情製造者」

春浩

愛情製造者是描寫婚姻問題的作品；也可說是青年人不能美滿的得到異性的結合，而受舊制婚姻痛苦者的呼號。篇中主人翁何燦之與妙如，既有了深長的歷史，又有了眞純密切的愛情，結果却兩方都受家庭的拘束，被父母规奪了自由權，摧折了他倆戀愛之花，打斷了他倆永久的目的。硬替他倆各配上一個面目生疏毫無情愫的異性，來做他倆各自永久的配偶。離散了雙雙心愛的人兒，反要在冷灰堆裏去製造熱烈的愛情，這不是人生最大的痛苦麼？

在燦之寫給妙如的信裏：『財物受了规奪，身體被了傷創，這還不過是肉體上的，實質上的損失，算不了什麼，只是這活潑的精神，又怎好埋在無形的墳墓裏呢！』這一段寫盡不由愛情而結合的夫婦間不能互相慰安諒解的痛苦，可說是淋漓盡致了。

『我的結婚，還不是同你的結婚的兒戲一樣！叫我這樣便這樣，叫我那樣便那樣。』這幾句又把舊式結婚時的一對新人所新處的境地描寫得何等可憐。在舊式的結婚時，一對新人簡直是羣衆的傀儡，多數人的玩意兒！諸君試想，婚姻是人生終身大事，我們一生的幸福所依賴着的，是何等鄭重的事，忍把人們當做玩猴子戲般看待麼？

我讀了這篇作品後，更深信兩性結合，應以愛情作基礎，纔是幸福；沒有愛情的男女，簡直談不到結婚。

論到這篇文字的結構和字句，都有足稱的地方，尤其是篇末的兩首詩，可說是富有藝術手腕者的產物。

一九二三，十二，二十八，臨浦。

黃亞中的「戀愛的悲劇」

譚廷英

笑孝女士受了盲目的愛情而死，實在是可憐到十二忐分了！不過依我看來，她叔父及亞中女士，若設法盡力替她補救，她或許不致死的如此快，——或者竟至不死。今將我的管見，述之於下。——

『一失足成千古恨，』何況婚姻的大事。當笑孝由萬壽山回來，報告他們定婚事情的時節，亞中女士既覺着『她作事過於草率，』為何不勸她像CH君所說的話，『婚姻是關自己的一生幸福，不可過於草率。』我想她們在中學時代，就是最好的朋友，她的話當然比別人的話，力量大的多。笑孝非愚，對此必加一番審慎。今亞中女士知而不言，且極力贊成之。揆之朋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道，然乎，否乎？

父女的衝突，不過一時的，豈無轉圜的餘地？當他們父女吵鬧之後，亞中女士和她的叔父，應當竭力斡旋，使父女的感情和好如初。然後再慢慢的[illegible]，計畫達到他們婚姻的自由，我想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她從前所以離開閨門，上學校去求學，雖說是她堂叔的力量，要是她父親確實十分的頑固，我想就有儀秦之辯，恐怕亦無所施了！由此看來，她父親也不算十分頑固，豈有不能商量的道理呢？亞中女士不如此去做，反來『替她奔走了幾天，登報聲明與家庭脫離關係，』父女變成仇敵，後來她被某君拋棄，更無顏再回家中，這也是促成她速死的一個大原因。

使我十二分反對的，就是她的叔父在許多親友的面前，令她再與CH君結婚。普通的議婚，雙方當事者和雙方的家中，至少也得經過幾次的磋商，很少三言兩語，就可大告成功的。如今笑孝和CH君的地步，又非普通的可比，她叔父事前並未徵求雙方的意見，驟然的就令她和CH君允許婚事。在她叔父固然是美意，我想雙方的意思，皆恐對方拒絕，所以在衆人面前，不能允從。然我們從他們的感情上看來，彼此始終十分欽佩，實在有結婚的可能。再看CH君所云『……怎能說在高尚方面失敗了，立刻俯就呢？……』及笑孝所云『……未免太輕視他了。……』我們平心靜氣的細細想一想，他們言語之中，有沒有願意的意思？假使她的叔父等待親友散了之後，再和亞中女士從事各方磋商，我雖不敢

斷定他們的婚姻，有十成把握，我想也有九成的希望。可惜她的叔父說的話太唐突了；不但使他們的婚姻不能成就，而且使後來更無成就的希望了。

對於某君求婚事的感想

一二，一二，二七，北大東齋。

近日滬上某校有K君求婚的事，惹起他們同學師友的注意，竟鬧起笑話來。今天我略悉他們的事情，不禁引起許多感想來。

今先略述他們的事情：當九個月前，K君認識他的女同學H。他們倆一次接談之後，K君即心醉神迷，寤寐反側以求之。但H處之冷然，屢次接K君函，均置之不理。數月後，K君焦急不可名狀了；卽致求婚書於H，詎H又不答；於是邀詣H寓所，而陳求婚意之迫切。言已，淚續續下，H又不答；自是H深覺K這個人有些不大自重了；但亦不以爲意。豈料他們倆求婚的事，旣被同學們盡得底蘊了，越傳越廣，說『H旣與K訂婚約，兩方願意了。』於是H的男同鄉們，大攻特攻，不但同校的如此，連在各校的男同鄉們，都飛函致H大罵特罵。H在她的同鄉們四面楚歌之中，不知所措，只得將K君致她的求婚信件十餘封，和她如何冷淡對K的經過，和盤托出，在校中懸揭出來，說道，『請大家同學同鄉們鑒原』云云。我對於K和H的這件事情，引起下列的四種感想：

（一）H的男同鄉們，怎麼這樣好干涉他人家的私事？女子年長，總要配人，何必一見她將有與人訂婚的消息，便大攻特攻起來？旣已實行自由結婚了，儘好由他自主，何必又羣起來干涉她的婚事呢？

（二）H的自由權，可謂大剝奪了！自己的事，父母旣不干涉，反致被同鄉們大起來干涉，豈不是大不自由了麼？自己的事，儘管自己作主決奪，何以事前則猶豫不決，一旦被同鄉們大攻特攻起來，便將K君求婚乞憐的情狀，盡數揭布出來，使K無容身之地呢？果不願與K結婚，儘可以『萬不肯』三字決絕峻拒之，自己自有主權，又何以一被男同鄉們大攻特攻，便不知所措手足，而揭布出諸大家原諒的話來？這顯係自己失却自己的自由權。我希望大衆未婚的婦女們，切勿再踏H的覆轍才好！

（三）K君亦可謂癡憨，她既終不答理，自己也要覺悟了！俗話說得好：『出門看天色；入門看形色．』H之無半分情意鍾於你，既有種種表示，何以猶抱哀求的主義，至惹起最後的受辱呢？凡自由婚姻之道，必兩方均有意，方可著手進行．今他方之意，既等於零；而自己猶以一百度之高熱，用力鼓爐，——比方在大馬路上，我不願意坐黃包車，那車夫一問再問，那豈不惹我痛斥一聲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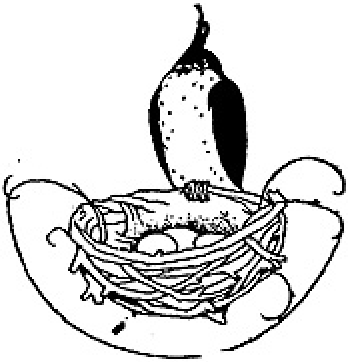
（四）我細看男女間的事情，有一件很奇怪的道理：就是『情各有宜』；『緣各有屬』．比方『有一甲女，A君慕之，極意設法與她周旋，豈知她既很厭之了；但乙女極慕A君，而A反不理；同時有一B君，不慕甲女，而甲女竟費盡相思血淚以求之；豈知這個很能引動甲女思慕的B君，竟遭乙女很冷淡的待遇．』這種事情，我看得很多，便是『情各有宜』，『緣各有屬』的奇怪道理：因為世間的男男女女，各有各的年貌性情，便生出各有各的契合．這種契合是自然的，萬不可強的．否則縱使一時可以偶合，不久也一定破裂的．舊式的婚姻制度，便是使她們倆強合的，所以勉強而合亦勉強相處，勉強過一世．今日既已行自由婚姻制了，豈可仍以勉強的方法，來做強求強合的事呢？這種自然與勉強的兩條路逕，實係婚姻上好壞的一個大分水嶺．我很盼望現在新潮流汪洋中的男男女女，要鄭重鄭重地注意啊！

全世界最碩大的女子



蘇拉西奈，匈牙利人，重五百三十磅．其父母兄弟，均無異常人．此事頗引起科學者之研究云．

——蔡謝女士——



婦女衛生新論（續）

英國莎麗勃女士著
景遜譯

第二篇　青年的妻

第一章　結婚的預備

女子結婚的預備可分作兩部份講：(一)一般的；(二)特殊的。

一．女子一般的結婚預備，實在應當從出生以後便着手預備的。至於她能否適乎做良好的妻和母親，則全視她父母賜給她的天性和養育是否優良。不用說，保護，智慧，培植等，對於靑年女子必須不吝惜的施予的。

我們已經知道，凡人的命運大部分都受遺傳和環境這兩個要素的影響。如果年輕的妻上有健全的父母，遺傳下來是健全的性質，她所處的環境又屬優良，是長善而去惡的，那麼，她必能多得到健康，幸福，和有能力的機運了。

妻有許多大的職務，做一個丈夫的賢明而且同情的伴侶即其一端；如果妻曾受有良好的普通教育，並且生活的趣味和目的能和丈夫的這些相像，或能彼此補充，那麼，雙方都有利益的。兩人的氣質，性情要實在相像，是不可能，且也不是必須。常見許多最快樂的婚

姻，如最要好的交友一樣，他們的性情和欲望都是十分不同的，但雖然不同，至少能夠互相補助。從這一點說在結婚生活上，良好的普通教育的基礎，和養成敏明的觀察和同情的銳感是很重要的。一個婦女在未結婚前也許並無專門知識，例如音樂，繪畫，或文學等專門學問，但假使她後來和一個音樂家，畫家，或著作家結婚後，如果她有良好的普通教育，自能使她適合，并且因她的同情和明辨的心情，能使她對於夫的工作感到趣味，雖然她的本來的趣味和訓練不同，不適於為他的協作者的。

婦女造成快樂結婚所需的第二種性質，是有給丈夫造成良好環境的能力，并且能於她的處理之下，使其夫和家庭安寧而有利益。無論她的夫是帝王或是勞動者都是一樣。道理總是相同的：即妻的義務和快樂，在於手段能和目的適合，無論她做了王后或做了卑微的主婦，她的義務必須使凡在她手中的一切，能夠在夫和子女身上，用得良好而且適當，子女是依靠她而生存，而注重小孩的養育實為家族的中心理想。

第三件妻的最大的職務，便是她必須做一個『兒童的喜悅的母親』。有思想的人民大概都知道，國民的富裕顯然靠國民健全有力，能占領土地，殖民，及伸張勢力。還有一事雖然比較的不顯明，但也一樣地真實必須的，即國民的富裕更靠將智慧的男女啓發起來，給與全國人民以指導和訓練，與平等的擁護。優秀出衆的男子和婦女是國民精美的花；優秀分子似乎當國民最富裕，活力最旺盛的時候產生得最多。約五十年前，法蘭西和日耳曼的人口多少差不多相等的，但後來法蘭西人因為尚侈奢，好放縱，或自利，生殖率遂從此跌落，直降到三千八百萬而止。日耳曼在五十年前文明很是樸素，但自發生擴張，殖民，和為世界的領袖的欲望之後，生殖率逐漸增高（雖然又很快的跌落），到一九一五年的時候，全國人口數遂有六千八百萬。國民的能力，無論在平和或戰爭時，和人口多寡很有關係，在地面人口的分布還稀疏時，要求生殖率跌落是沒有道理的。

各文明國的生殖率，現在都多少跌落，使之跌落的原因自有多端，但其跌落的多少，似乎視文明各國的人文的程度為比例。法蘭西的生殖率最先降低，不列顛很快的繼續在後，隨後則影響到日耳曼了；在不甚變成人

工化的國家，卽還有多方面存留着人類的原始狀況的國——例如俄羅斯則還不受什麽影響。到文明進於複雜，幷因求財富，求安樂的欲望增加，或求奢華而生活標準增高，這些都是爲限制家族的原因。卽在英國，我們見不受教育和貧苦的人比較的有大家族——一對夫婦平均差不多有七個小孩——普通小康階級，一家平均差不多只有三個小孩，若在受有高等教育和富有的家族，則每一對夫婦平均只有一個半小孩了。在大戰的時候，遂發生種族自殺的恐慌，因那時在新聞紙上常常載有陣亡的人名，幷且非常之多的聽到『只有一個兒子』或『獨有的小孩』這類的話。

把這問題一經考察，我們知道，有許多人家的沒有小孩，或者限制極嚴不多生小孩，却都是因存心忠實的結果；因爲他們或者求夫婦的生活優良，或者只生一二個小孩，以便好好的養育；雖然我們覺得他們的思想是錯誤的，但總是出於忠實的心。有時青年男女，敎育中途艱斷，他們的生活地位，大受損傷；他們很容易想到，他們受了這點教育，收入有限，要想養育小孩是不適當的。這樣忠誠然而錯誤的父母，却忽略了這些事實，卽他們自己的生活固有下小孩以繼續他們，幷以遺便是有些男女的不願結婚，一孩，能生養小孩的夫婦，一的。如果再將許多兒童，些計起來，則國民之數更形不計在內，那麽能生育小孩的孩纔行呢。

從宗教的觀點說，生育馬羅教等，都視生育小孩爲康的觀點上說，限制生育小一九一三到一五年間，有人限制生育的方法，雖無損於常用避姙方法，不得生育正經不寧的。

二．結婚的特殊預備卽必須十分知道那未來的新婦她的體質是否發育，適於做擔負了這重大的責務，而擔

診驗，證明他們是健全的身體——這不單是普通所謂健康，又必須審查他們是否適於負擔這新任務，——這實在是很危險的事。在從前的時候，如有女子在結婚前跑到醫生面前求他診驗，叫醫生證明她是否適合結婚的義務，大家必以爲這是粗鄙或異於尋常的事了。在現今這已成爲極其常見的事情，並且常向女醫生求證明的不單是肺部，心臟和消化系統，生殖器官的是否正常，和是否有適當的官能，也當加以證明的。結婚生活中事實方面的事情本來應當在結婚前已經知道，然從前常有許多不幸的新婦，直到結婚時候方纔學知，遂致大受驚惶。許多神異故事中常常講起，婦女結婚後數個月，還只有夫人的空名，因爲她們不明瞭這件事情。這實在是可能的——不，並且是應當的——幼年女兒必須多學生理，生殖器官的生理也應當知道，個人固不必問這些知識如何去應用，知道總是必須的；青年把這些知識拿來作個人的應用固然不好，但在將作新婦的女子，這知識實有絕對的需要。凡是不懂的事情決不能叫女兒們去做；而結婚的無知識，實在是結婚不幸的基礎。所以女兒的母親如自己能夠講解而且又願意講時，最好由她向未來新婦講授此項知識，如果她不願或不能，則她應有一女醫生仁愛同情的講給她聽。

和身體的構造，官能的知識相關連的還有一事，即關於選擇丈夫的事情，應當詳細忠告青年女子。愛情常會盲目的，然結婚的不良方式却老大的睜開着眼，如青年男女不完全適當，決不可締結夫婦，必須用自己的知識，或用父母的知識來判別，審察得雙方各點都適宜纔好。照普通習慣，在結婚前對於夫的社會地位和財產狀況，必須知道一點，有些女兒的父親，將現在和將來對於他的女兒待遇怎樣也有說明的。可是對於唯一重要的事，即健康和道德問題却從不這樣討究。換一句話說，自來的習慣，對於男子方面，諸事多不打聽，過去的事顯然是不甚注意的。對於新娘的性質和名譽的批評却非常嚴厲——這實在是一個不公平而且不賢明的二重標準的待遇；對於重要的健康上的問題，却無論對於夫或妻都並不注意查考了。父母對於女兒去嫁給一個貧困的人，原是不應許的，對於和遊手好閒的人，或商業上不誠實的人結婚尤其不許可，其實，和本身害病，或家族有肺結核，酒精中毒，以及其他有能陷害民族的疾病的人結

婚，爲父母的也必須深深計及。純粹，潔白而健全的女子嫁給不堪爲夫并且不能爲父的人，這實在是做下可悲而失公道的事了。并且如使有癲癇，肺結核，梅毒，和各種孱弱不具的人種蔓延，對於民族也是可悲的不公道的事。

一九一三到一九一五年，英國設皇家委員會考查花柳病。關於花柳病的性質得到許多證明，最重要的，不單考得梅毒如男子患之，有怎樣的禍害和常常使人中途夭折，并且又說明患花柳病的男子，能怎樣傳之於妻。妻如染有梅毒，懷孕時，總是患早產，或產下胎兒已死，或產後小兒生存少時卽死，有的卽能長存，不幸也只去充塞盲人教養所，聾人教養所，以及去充塞狂人病院和監獄能了。這是眞實的，從前不良分子結婚，對於青年自身和國民的不公道不合理，還少有人知道，——至今固然還未能深知——但在過去的時候，這種疏忽雖不能無罪，但還可寬恕；惟自皇家委員會將這種事實公布之後，現在再以健全的和病者結婚，實在不能再寬恕了，并且配偶的必須健全，以使能夠生下健全的子女爲國家服務，這事現在已無煩解說了。

第二章　初結婚時的困難

初婚結婚生活時的困難的起來有許多原因。第一，結婚生活和求婚時期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結婚後的夫婦，勢必時時見面，而且這時候，他們也另換了一副眼光相看了。結婚以前，浪漫，魔力，和高度的期望混成一氣，以鼓助理想的進行，可是自結婚以後，因過於親密了，這在從前想像起來是極其喜歡，其實也應當喜歡的，但這時卻使他們彼此認識，至少知道他們的戀人是人，並不是神了。并且人們住的愈接近，家庭也便愈覺得狹隘，外面的趣味減少，經濟範圍也愈覺得狹小，於是夫婦便很快的覺得互相寬容和忍耐是必要了。這時候從前的錯誤推理，以爲錢財維持一人雖尙不够，維持兩人倒是可以的，也發見了。幸福是有的，只要青年有充足的共同的感情，相互的愛，只要有麵包牛酪，而不求要喫長生的仙人糧。夫婦期望極大的幸福，極大幸福也會得到的，只要兩人能在可能和合理的範圍內去求滿足，不要像小孩的爲着不能得到的東西而哭起來。

眞實的結婚生活，管理一個尋常的家庭，和兒童時

候的安排玩偶家庭是大有分別的，在玩偶的家庭中，這小戲劇的優人是完全服從大王的意志的；廚司從不弄壞大餐，使女從不打破盤，沒有人會得毀壞珍貴的珍物，并且性急和爭吵之聲也從不聽到的。但在人的家庭中失望和煩擾便非常容易侵入；僕役們的懶惰，丈夫的無禮要求，自己性情的短缺，迷亂和衰頹，都足以引起煩擾。因此有些少婦竟感覺到結婚不是好的事情；或者竟後來懊悔地回憶她做『姑娘』時候的快活。但賢明的婦女自己當有着健全的樂觀；她自能將僕役的，丈夫的，或自己的錯誤都拒絕開去。這是的確的，『一個人的敵也許是他的家屬』，更真確的說，一個人的最惡的敵的確便是一個人的自我。少年的妻必須戰勝這狡猾的敵，將這自私心殺卻，堅決地決定自己的職守，對於自己要真實，對於一切要容忍，并且對於自己亦然，這樣人家纔能期望她，『雖結婚，仍然是幸福』的。

理家的問題

青年的妻又須知道，一切她的敵，好似政治的仇敵一般，遇有疏虞之處，新的攻擊便會襲來的，她的敵也很容易落在她的弱點上，在她未作回攻之前，也許已被得到一部分的勝利去了。但是我們從經驗上學知，奪去一條或兩條壁壘，在戰爭的最後勝利上是沒有大區別的，青年的妻必須自己耐心地掘着，她必須派間諜到高處，時時給她偵察後來的襲擊，并且她必須預備別種器械，不要專取鎗彈以抵擋惡命運的箭與流彈。她應當有殷勤的心，經過一個時期之後，她當能學知靜穆，溫和的態度，爲對待一切隨伴的人所必須的；她經過一個時期，自能獲得有益的彈性力，這力量能使她恬靜地承受疲勞，苦惱的男子的含怒語聲，這是爲職業而競爭的男子回家來時所常有的。

結婚生活的艱難的日子這樣過去了。青年主婦對於這些少的進益的困難也漸自消除。早先以爲所得的金錢不足買夠包和肉類的，後來乃漸漸得簡便的管理方法。食物料理的方法也大大的改良了，於是同是消費這一點經費，不但得到容易消化而美味的食物，并且可以小小的鋪張些了。

小孩的來臨

結婚數個月後，如夫和妻的身體都是健康的，并且自然的能力如演奏得好時，也許已可給家族斷福，生命中已發生新的趣味

了。這事情實在很重要，在數頁前頭已說及，爲夫爲妻的人應當知道結婚後的生育子女是權利也是義務，所以避姙是不好的。常有少年夫婦却不贊成生育小孩，直到他們的經濟能力充足和得到環境順利以後。不幸有許多例經過一時期後小孩永不到來了。有幾對夫婦結婚數年以後，開始預備生育小孩了，然而他們失望而且悲哀，見妻竟不能懷孕。怎樣會得不能受孕的道理却是極難說明的。施行避孕似乎並不會損害及妻的；但她也許會得因此而內部生殖器官充血，或者竟並不覺到什麽病及不快，而她的體質却已在普通標準以下；雖然她有意欲厲行結婚生活的義務，然而已全無結果。大概稍受輕微的神經損害，只有自己能略略覺知，醫生是難以診知的，但事實畢竟存在，有許多例，結婚數年後雖發生欲得小孩的欲望，然而不能償這欲望了。

有幾個專門學者向生殖率委員會說明，前章已經說過，婦女生育太少，或不生育，很容易致精神不良或衰弱的。但什麽具體的傷害却是沒有；大概受孕這事也和別種天然本能一樣，慾望或能力的效能，必須用在適當和合時的時候，所以性慾離開結婚生活而另外去求滿足是不對的。從前說要求男性強實，生育力豐富，必須於結婚生活以外，任其有性慾的滿足，男子在未婚以前如果禁慾，是有害健康的。現在這一類思想已爲衆人所否認；這類不道德而且危險的話在從前時常聽到，現在凡受有近代教育和有名譽的醫生，大概都不這樣說了。現在醫生們自己都很知道，幷且想教大衆知道，男子結婚前的自制決不會傷害健康及精力的。這班證人幷且更用力說明結婚以外去求性慾滿足，結果所得，只有招致危險的疾病罷了。醫生極想使大衆知道，要是有不幸發生，決不會因自制而生，只有起於放任。這是應當承認的，卽男子的熱情強於女子的熱情，但這畢竟是一個大疑問，男子的熱情之所以強盛，是不是因歷來所受教育的結果。女子自幼所受的教育便說性慾的感情是不可以表露出來的，否則卽便不成爲女子，而且是難以容恕的事；她們又從幼小便學知，如女子有一點過失，這便是她的罪惡，社會的罰則，只落在她一人身上的；自文明興起以來，累代受這樣教訓，強迫女子自制成了習慣，這項自制以外，還有謙卑和周到也這樣養成了。

社會對於男子的不自制却常常寬恕，可是如見婦女

育放任行爲卻須嚴加責備。然而更高的道德，更優良的教訓的時期已到，爲了民族的眞實利益，遂發生要求，男子的生活也當如女子一般的謹愼嚴肅了。如果這種要求能夠成立，能夠在社會發生效果，那麼，母親們教她們的男小孩時，自當照教女兒那樣的教以自制了。不特不潔行爲和極端胡行應當防止，對於一切小孩，必須同樣的教以自制和自尊的。

只有順自然而且正當的欲望，以維持家族和小孩的夫婦，纔能得人的同情。在現代社會之下，小孩雖還不能機會均等；但各小孩要受良好教育則已可能。國家設備初等教育，雖還很不完全，但受者卻已儘可得到初等知識的基礎了；從這一級起，還有許多階段，可以逐步昇進，到中學以至大學。大概在最近的將來，不必等到國民的良心完全覺醒，必更有便利的方法以教育兒童，父母們當不致反對教育當局的努力，而喜歡地和他們協作，竭力爲他們的兒童求利益。但這事在目前卻還不甚受人注意。現在貧苦的父母常無力供給他們小孩充足的食品，新鮮的空氣，和充足休息及睡眠，這在兒童教育，實爲必須。未來時代，切莫爲了一週間數仙令的工資而令兒童每日在入學前後出去工作纔對。

體質上的障礙

新婚夫婦往往因體質上的不健全，或者因身體上有特別的地方，因而發生困難，常見具有欲盡結婚生活的熱誠願望，並且彼此極相戀愛的青年夫婦，因有身體上的障礙以致妨害他們婚姻的美滿。其中有一種最常見的困難是陰道即膣(vagina)的一部分的封閉，不能性交。處女的膣道本有一部分爲被膜所封閉，這膜名叫處女膜(hymen)。然並非全部閉鎖，留有空處以流出月經。照例，結婚後，經第一次性交，那膜即便破掉，自後性交便極容易，但若這膜異常厚實，或竟作羊皮紙狀，極其堅固，男子的力量不能破他，妻遂覺極其痛苦；以後爲夫的遂不敢再固執他的行爲，以傷害其妻，妻本是肯鼓起她的勇氣，希圖試行的，但從幾次的試驗中，她見這是不可能了。如果他們要固執試行，結果使女子外部器官發炎發腫。而且遇着這種情形時，夫或妻常常不肯請教別人的。他們的企圖或者繼續着，那麼，徒增肉體的苦痛，或者將這事捐棄，知道這是無望的了，那麼，精神上的苦痛更大。那時做妻的感到自己的缺陷，懊悔還是不結婚的

好；或者丈夫這樣想，這是他的過失，以爲是他自己無能，或竟以爲這是不可治療的。極端的例是有的（但是非常之少），夫或妻絕對不能性交，例如妻的陰部會得天生不適於行結婚生活之實的；丈夫也會得因疾病或別的特別原因而成爲性交不能的。

最好的辦法，前章已經說過，在結婚前，新郎，新婦應當由醫生仔細檢驗，不特查驗他們有無疾病，兩造體制是否適於結婚生活，也當考查。大多數的例，夫婦總是適合結婚生活的；有少數不甚適合，然而可以治療的。例如有些處女膜太厚即陰道的孔太小的，只要將那一部分膜除去，即將孔道擴大一些，便可正則的過結婚生活了。

結婚初期的第三種難點是由於夫婦間的一造有疾病。爲青年夫婦的現在的安樂和未來的安寧計，如一經覺得身體一部異常的時候，即刻應當注意。尤其應留意的是結婚之後，如遇發生赤腫，疼痛有物泌出時，夫婦們自己決不能知道這徵候的輕重，或者只須略一治療便愈。或者關係重要，非用心醫治不能治愈的。（未完）

牛乳和人乳的比較

陳卓人

近來各種科學，漸漸傳到我國來，這是很可喜的事情。但懂得不澈底，或竟是誤解了，那比不懂還要不好。即如牛乳一物，現在吃的人漸次多起來，所以稍爲大些的地方，都有發賣。一般人迷信牛乳是獨一無二的滋養品，對於小孩也用濫有的傾向，所以寫此一篇，請大家一看。

現在有許多母親，因爲自己沒有乳汁，或不得已的時候，給小孩吃牛乳的很多；甚至於有母乳吃的小孩，也勸他吃牛乳。他們的意思，好像牛乳對於小孩比母乳還要好的樣子。然而在我們有醫學知識的人看起來，非但不能贊成，而且要大大的反對。爲什麼呢？因爲廢了母乳吃牛乳，對於小孩是非常不利的。以下將牛乳和人

乳互相比較，使諸位知道所以不利的緣故．

一．成分的不同　據 Bunge 氏的報告，人乳和牛乳的成分，列表如下：

成分	水	蛋白	脂肪	乳糖	鹽類	每一〇〇CC中之熱量(加路里)
人乳	八七%	一·二%	三·五%	七%	〇·二%	七〇
牛乳	八八%	三·〇%	三·四%	四%	〇·七%	六五

照上表看來，除肪脂外，兩樣成分的多少差得很遠；蛋白質和鹽類牛乳比人乳多，乳糖人乳比牛乳多．小孩所要求的是人乳的成分，現在拿小牛所要求的給小孩，小孩身體發育上，受不良的影響，是容易明白的．所以從成分上看，我們就可以知道，是不適當的．

二．衛生學上的不同　無論什麼東西，凡是有起腐敗醱酵作用的微生物附着，就起一種化學變化，變為截然不同的東西．像動物死後的醱酵和食物的變味等，都是這種微生物的作用．這種微生物，到處都有．不清潔的地方最多，空氣中也有．小孩吃母乳的時候，將乳頭塞入口內，直接吸乳，所以沒有微生物混進去的機會；卽使混了進去，乳汁從口中到胃裏，為時很短，也起不了什麼變化——微生物到胃內，遇着消化液就死．吃牛乳的時候，那可大不相同．諸君知道牛房的齷齪是不堪言喻的．外國的牧場，不在牛房內搾乳，另外有特別的房子，很是清潔．牛的乳頭及其附近，都用消毒藥水揩乾淨了，然後牽進去，搾乳人的身上穿消毒過的衣服，手也用藥水洗過．如此鄭重，尚且保不定一定沒有細菌進去，所以裝瓶之後，煮過一回，就是將細菌燒死的意思．我們中國經營牧場的人，有科學知識的很少，又沒有資本設備，所以靠不住．（我曾參觀過東京最著名的牧場，占地四千餘坪，(每坪六平方尺)，設備費五十萬圓，養乳牛十頭，據云每牛乳一瓶，約合日金一圓．）搾乳的時候，裝瓶的時候，和在路上送的時候，都有微生物混進去；時候一長，牛乳起種種變化，給小孩吃了就得害病．還有一層，牛生結核病的很多，倘然搾乳時結核菌混了進去，小孩吃了，就要害癆病．癆病的可怕，諸位一定知道的．對於微生物，可在搾乳之後煮一次使他死滅，但是微生物雖然死了，他方面還有不利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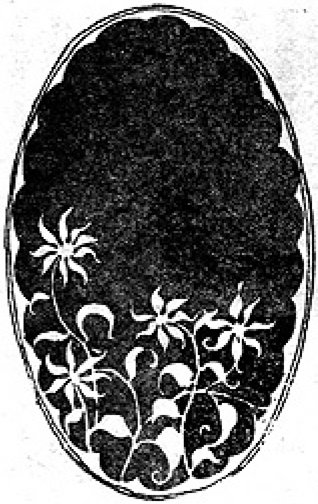
三．生物學上的關係　原來動物對於各種傳染病都有一定的抵抗力，做免疫物質．叫這樣東西，從母體經

過乳汁，移到小孩身體中。然而動物各有特別的疾病，他所有免疫物質也各不相同。現在給小孩吃了牛乳，小孩對於牛生的病，有了抵抗力，對於人生的病仍舊沒有，所以一朝得了病，就不容易好。許多消化酵素，也從乳汁傳到小孩體內，幫助乳汁的消化。此兩種東西，經一度煮沸消毒之後，完全失其效用。還有最近發見，最有趣味的維達明(Vitamine)，在攝氏七十度的溫度，即行死滅，所以在牛乳中，也不能發揮他的效力。這維達明有怎麼要緊呢？就是其餘滋養分像蛋白，脂肪等，無論如何充足，缺了維達明，身體不能發育，還要生種種疾病。人乳沒有消毒之必要，所以以上種種東西，均得揮發各自的效力，幫助身體發育。

以上把牛乳比人乳不好的原因，已經說完。從我們臨床上的經驗看起來，人工營養（牛乳營養是人工營養的一部分）的小孩，各方面都不及天然營養（人乳）的小孩。人工營養兒，體質較弱，得了病容易變重，死亡率也大。沒病的，皮膚的緊張度，也不及天然營養兒。又，天然營養兒性質爽快，多笑顏，人工營養兒，不爽快，多啼哭。拿天氣來比，前者好像晴朗的青天，後者是將要下雨的陰天罷！

我們只要拿最簡單的腦筋來想，人乳的目的，是養小人，牛乳是養小牛的，所以小人的最良食物，就是人乳，再進一步說，是母乳。若母親沒有乳汁，那可用乳母；至萬不得已的時候，始用牛乳。然而牛乳的成分和人乳不同，須經過一番操作之後，然後可用，這個說起來太長，以後有機會再說罷。

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日本東京。



簡易絲綢造花術

羅士

近日市中，間有絲綢及翦絨造成之西式花朵出售，陳諸飾櫃，美麗奪目，可爲發帽，腰帶等，種種點綴之需，過之者多注目流連，愛玩不置，然其索價亦頗昂也。此種花朵，驟觀似甚複雜，實則其造法本甚簡易，特作工時手法宜輕耳。下文爰縷述數種花朵之製造法，學者苟能諳練一切，自可獨出心裁，別製新異樣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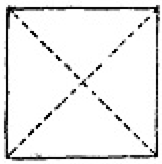
造花所用之材料，價値均甚菲，蓋大都爲碎錦，零縑，如波紋之綢，彩色之緞，以及各種綢，綉，絲帶等碎片，皆可製造。一經造成，便可以之出售，或作種種裝飾；卽無需於此，而以之斜插膽瓶，恍若一枝新擷，斯亦閨中一絕妙點綴品也。

（1）折枝玫瑰花蕾　此種花，造法簡易，最便初習造花術者爲之。每蕾一枚，皆以絲綢一方塊爲之；或長及吋，或僅半吋，悉由造花者欲得蕾之大小而定。先裁正方形之絲綢十四方（以下均簡稱爲絲綢；用綢，用緞，用綢紗，或用別種絲織品造之均可），以製花蕾，取濕布裹之，以俟濕透，合用。又裁青色之絲綢四方，每邊長一吋半者，以爲造葉之用。造花之第一祕訣，卽須先將絲綢濕透，然後用之；如此則任如何摺疊，亦無不如意。以下所論各種花朵，除翦絨造之罌粟花外，未造之先，均宜先將材料濕透。

造花又需用極細之銅絲，以造花枝及聯枝爲幹之

用；而聯花爲球，亦須用之。此種細銅絲，售假花店中恆有出售。又下文所述造花應備之附屬品，如纏枝之綠線，橡膠製之帶，以及花心花蕊，亦宜在此購備也。此處造玫瑰花蕾，當裁銅絲十八根，每長四吋，以爲紮蕾或葉而成花枝之用。

取造蕾之絲綢一方，依其二對角線之紋摺疊之，如第一圖，使成第二圖之形。沿此三角形之底邊，用手指綴合其絲綢爲一撮，惟須靜心仔細綴集，不可取料過深，僅足容指握牢便可。將綴合之絲綢，橫按於一銅絲之中部。以指緊壓絲綢及銅絲之中央，銅絲左端，可勿動之，以其右端環繞此花蕾之下端，務須用力繞緊（參觀第三圖）。既繞一匝，即宜用拇指及食指，力捲蕾之下端使小，以助銅絲易於緊繞；隨將銅絲愈繞愈低，漸繞及絲之他半，直至此半絲盡爲止。乘此時絲綢尚濕，取尖銳鑷子，揑緊蕾尖，將鑷子旋轉之，時濕透之絲綢，當然緊捲鑷子之尖，乃壓之使下。保持此姿勢不動，約歷數分鐘之久，庶蕾之捲紋不復鬆變，乃輕將鑷子直行退出，不可動及絲綢之捲紋，凡玫瑰花蕾，恆捲成此狀者也。次取橡膠帶或斜紋背色之絲綢，裹密蕾之下端，以及作枝之銅絲，約及$\frac{3}{4}$吋之度（即一吋之四分三，以下仿此），以防其外露或分解。


第一圖



第二圖


造成之一蕾
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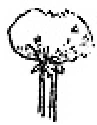
葉之製法，與蕾無異；惟不須用鑷子揑絲綢成捲紋，但用拇指食指揑平之，並使起葉上網脈之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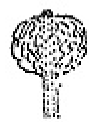
花蕾及葉既經如數造成，乃排列花蕾，使參錯有致，又襯以綠葉，用細銅絲繞之，使聚成一球，約繞$\frac{5}{8}$吋之長度便合。截去過長之銅絲，再以橡膠帶或斜紋背綢掩蓋銅絲即成。

（2）折枝蘋果　折枝蘋果之葉，造法同上，茲不復贅，但須略大，故所用之絲綢，每方之邊，須長至二吋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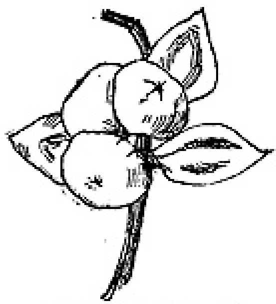
其蘋果亦用方塊絲綢爲之，然其造法與玫瑰花蕾不同。裁每邊長二吋半之絲綢三方塊，用製蘋果，先透濕之。又截造枝銅絲三根，每根長六吋，用棉花捲圓球三枚，須捲至極實，每枚直徑可一吋半便合。


第四圖


第五圖


第六圖

取絲綢一方，執其背面之中央，任其四角與沿邊下垂，將絲綢之中央，牢縛於一鋼絲之中央。屈鋼絲使成平行線形，將棉球塞入鋼絲及絲綢之間。扯緊絲綢之四角以掩蓋之，將對角先後打結，以縛緊裏面之棉球(參觀第四五圖)，愈緊愈佳。將平行線形之枝幹，拉下少許，使果底現一凹痕，更在此凹痕繫一小結。另取一鋼絲為巨幹，以棉裹之，使肥大，將蘋果及葉，牢縛於此幹上，乃用橡膠帶密繞此幹，以掩沒一切痕跡。


造成之折枝蘋果

(3)連子雛菊　連子雛菊，造法大率同前，並無新技，惟將各部份連繫成叢時，其法稍異耳。中央之花心，造法一如其子實；而花心與子實之造法，與上述之蘋果相仿；惟造蘋果時，其造枝鋼絲繫連於絲綢中央，而此次造雛菊子實，則須繫連於棉球(如第六圖)，然後取絲綢包裹棉球，如第四，第五圖之狀。

先裁絲綢十方，每邊長一吋者用製子實；又裁二方，大小亦與上同，一以造花心，一以造花蕾。另裁青色絲綢，為每邊長一吋半者，共四方，以為造葉之用。更裁別色者六方，亦邊長一吋半者，用以造花瓣。捲棉為球，共十一顆，每顆直徑$\frac{3}{8}$吋為合。又須備鋼絲以為繫子實，葉，蕾及瓣之需。


連子雛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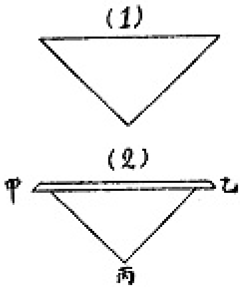
花瓣造法，與葉相同，惟須細心為之，不可壓折，致生皺摺。其花心既經造成，當壓使扁平，取絨線縛之四次，成米形；縛時手法宜極緊，務使絨線陷入，以像子房。取各花瓣，環花心分別繫緊之。其法，第二瓣則繫於第一瓣之對面，又繫第三瓣於第一瓣之旁，以下仿此為之。每繫一瓣，均須極牢固方可。諸瓣繫畢，合各

瓣下之銅絲爲一束，以橡膠帶緊繞之數度已足，不可過長。

聚子實成叢之法：宜先取三子繫成三角之狀；再繫一子，抵其底線之下；然後在此子之左右，又各繫一子，其餘數子，隨意點綴便得。各部份既經分別造成，乃連綴之爲一束，如何排列，可憑意匠爲之，總以妙有天然姿態爲尙，隨取橡膠帶，密繞而束緊之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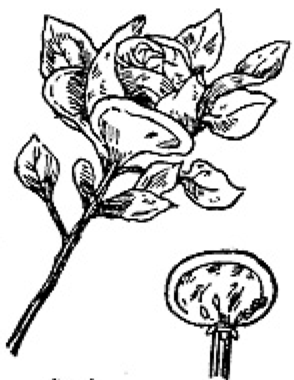
（4）枝頭玫瑰　枝頭玫瑰，亦用方塊絲綢爲之，當先準備下列各材料：

每邊長度¾吋之方塊絲綢七方，用以造葉（以上由青色絲綢裁出）；每邊長二吋者三方，用以造蕾及花心（以上由別色絲綢裁出）；另準備每邊長一吋半者三方，以造近花心之小瓣；每邊長二吋者四方，以造稍外之中度花瓣；每邊長三吋者五方，以造最外之大花瓣（以上更由別色絲綢裁出）。



第七圖

菊先造花蕾，葉等，其法同前。其次取最小之方塊絲綢，以造小瓣。其法先斜摺成三角形（第七圖），將最長之邊反摺回八分之一（參觀第七圖2，及第八圖）。又將此邊（甲乙）用力扯長之，惟其餘二邊切勿牽動。循此二邊（甲丙，丙乙），用指綴集沿邊之絲綢，使成一撮，於銅絲上繫牢之（參觀上文玫瑰花蕾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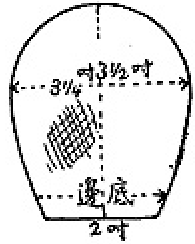

第八圖　玫瑰

取小鉗子，捏此花瓣作摺疊之紋，以狀花心各瓣逼軋之形。次造中度之瓣，其法同上，惟摺紋須稍少。最後造大花瓣時，不加摺紋，惟須捏其中心使陷入，略如盞狀（第八圖）。各部份既造成，乃集瓣成花。宜先從花心及小瓣著手，次中瓣，又次大瓣，每加一瓣，宜少搭前瓣之上，如魚鱗之狀。花瓣排列既齊，卽取帶繫緊之，遂聚各部成一枝，用橡膠帶密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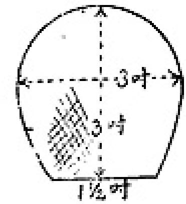
（5）罌粟花　罌粟花瓣及葉，均須依附印之模範裁

翦絨爲之。法宜先將本書所印模範，依其標示尺寸之大小，放大之，繪模範於厚紙上；依翦絨之縱紋，按紙模其上而裁出之。

第九圖



大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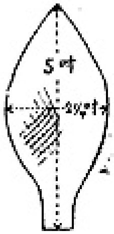


小瓣

凡造鶯粟花，須另用絲綢爲瓣底，葉底，以襯翦絨，絲綢之色，須較翦絨略深爲妙。

用翦絨及絲綢，各裁花瓣，大者六幅，小者亦六幅（第九圖）。又用青色翦絨及絲綢裁葉二幅（第十圖）。先取同模範之翦絨，襯底各一幅，以

第十圖（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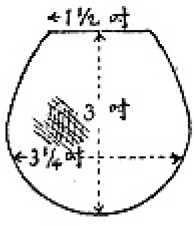


二者之面對合在內，用針線沿其邊縫合之，惟餘其底邊不縫。其餘各瓣與葉，均照此法縫合。既畢，從底邊之口，翻其在內之面出之。每瓣每葉，均以其底邊之部，分別緊於造枝鋼絲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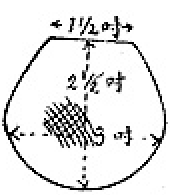
鶯粟花心，花蕊，可往假花店購取；惟如店中不備，則仿雛菊花心之法自造亦佳。聚瓣爲花時，宜先內而後外。先取一小瓣，傍花心緊緊；然後將此瓣盤屈之，捲曲之，使之俯仰多姿，陰陽畢顯。餘瓣亦挨次排列，須互參作魚鱗狀，隨取蓬鬆絨線密繞成花。

（6）雛菊與菊花　雛菊與菊花造法，大致相同。欲

第十一圖



大瓣



小瓣

造雛菊，宜先將第十一圖之範本，依其長度放大，照範本裁出絲綢，大小各六幅，以造花瓣；再用裁小之青色絲綢四幅以造葉。如造菊花，則放大第十三圖範本，依範裁花瓣十六幅，用青色絲綢再依範本裁二幅以造葉。

菊花之花心與蕾，則裁絲綢爲每邊長一吋半之方塊以製之。雛菊之花心，亦以絲綢爲之；惟當作長方形，長三吋，闊¼吋便合。先以此幅絲綢之一端，縛於銅絲，將絲綢重重繞銅絲，緊裹成球形，便成雛菊之花心矣。

下述造瓣之法，造葉亦當仿此爲之。製此

第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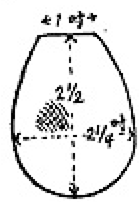


二花之瓣，均由瓣頂起造，先將瓣頂二角，各先摺入約⅛吋，如第十二圖之A。造雛菊瓣時，宜沿邊挨次摺入，每次摺入絲綢，不過少許，參觀第十二圖，及造成之花，自然明瞭，又須沿一邊摺入既盡，乃可復從事於彼邊也。惟造菊花，則摺入之法，迥不相侔；每次摺入絲綢較多，其摺須越過瓣之中線，如第十四圖之狀乃合；又當一左一右，輪流摺入，使之互疊。造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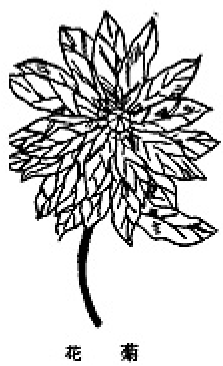
雛菊

第十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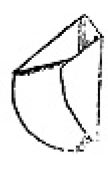
宜緊按其摺，不使弛散，摺疊及瓣末，乃縛緊之於銅絲之上。菊花之瓣，既經造成，宜在每瓣之末，用絨線密繞約¾吋之長度，始排合各瓣爲花，再用絨線束緊之。

以上所述，爲用絲綢製造花朵之法。間又有人用白色薄洋紗自染顏色而造之者；洋紗之質，較絲綢爲輕薄，故所造之花，又與上述者不同；且自染顏色，深淺如意，因此絲綢更覺絢麗。然絲綢造花，饒有富麗氣象，又爲洋紗製者所不及。二者蓋各有擅長也。



菊花

第十四圖





通　訊

（一）寄信人須在信尾用楷書註明眞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否則概不答復及披露。但原信披露時得署別號。
（二）要求答復的信，須附入相當的郵票，否則概不答復。
（三）原信披露與否，由編輯者酌定。
（四）通訊文字，須力求簡單明瞭，請勿過於冗長。
（五）信件勿夾入投稿中。

（二十五）

編輯先生：

我現在要將我們內地的婦女狀況說給你聽，我知道你是一個關心婦女問題的人，耗費你一些寶貴的光陰，來看我的信，該不至於說我多事罷！

我所說的內地，就是指安徽省的一個小縣分——涇縣。這本是很小的一個範圍，沒有報告給你的價值，但是我的確相信，由此可以推想到其他各小縣，小鎮婦女的一切情形。

約莫居全縣十分之四的婦女們，她們的夫，翁，大概是在外面作政客，武人們的一個小小走狗，分散的脂膏，挾到故鄉來威武。她們呢，不過預備着給他們回來玩玩娛樂用的。每天到太陽從天窗中射進寢室來探頭的時候，她們纔春夢初醒，懶洋洋地起床；一梳，一洗，至少在一個鐘頭以上。丈夫在家的日子，就伴陪着給他燒大烟吃！……這些事，來消磨終天的光陰；至於男人不在家的日子，就令婢女侍伴找鄰居的來叉麻雀，摸紙牌，——這眞是她唯一的消遣品。有時還『夜以繼日』呢！（家裏一切零星瑣事，都是婢女及傭婦的責任。）

她們最注意一雙腳，在早幾年，女孩子到七八歲就要纏腳，她們終天切切相談的，也大都關於腳的話；一雙小小的腳，頂多的祇有三寸來長，走起路來蹣跚得了不得；她們以為這是最能引男人歡愛的東西。她們有時譏笑人家：『某老爺的小姐那麼大的一雙腳！走起路那般快！』或者責罵自己的女兒：『哼！你看你的腳多難看！眞丟了你爹爹的臉兒！』他們替兒子配親，也以腳之醜美，或行路之快慢為標準，往往女兒的一切都中了意，而為着腳的關係，以致退婚的。近幾年由男人們從外邊帶來的新消息，一般婦女都趨重於『文明腳』；其實什麼『文明腳』不『文明

蓮』，不過由『三寸金蓮』改爲『四寸銀蓮』或『五寸銅蓮』罷了！

八九歲以至十六七歲的女孩子，除天天做[illegible]的功課外，還有繡花這件事。有些人家，也間或聘一個老秀才放在家裏教兒女們讀書；所讀的書，無非是一些什麼『女兒經，仔細聽』，什麼『伏公婆，要孝從；侍丈夫，莫——』一類的書。但這已是『和尚拜丈母的事』，極難見的了；因爲他們以爲女子能文確是一件不體面的事，或因此鬧出許多不雅的是非。

十五六歲以上的女兒，不得輕易出門，在家裏也須躲避生人，有時爲着特別不得已的事外出，必須有切親的[illegible]人相伴。女人們都應當低下頭去，不然，就難免傍人議論了！

以上所說的不過是一部分的貴族或小康之家的女人。還有十分之六的平常，中等或貧苦人的女子，除自己親自料理家事外，也都作了男子的附屬品。我不忍詳細的告訴你了，而且你也許不願意聽了，是不是？(你如願聽，下次我還可以詳細的告訴你。)

現在外邊一般先覺的(?)女子，很熱心於婦女運動，一般人似乎有些樂觀了，以爲女子們都能覺悟了。但是不能『坐井觀天』呵！難道這些都不是女子嗎？熱心於女權的人們呀，到內地來設身處地的看看罷！

吳覲巖十三，一，廿四，寒假，於深縣茂林幄。

(二十七)

鶴琛先生：

乘着寒假工夫較多，來把我胸中關於婦女運動底蓄久含未吐的幾句話同先生談談。

婦女運動在現在的中國，總算進步快的。有先生們同各地贊助婦女的人們在高處疾呼，社會中一般人有好些已注意到婦女問題上來了，婦女界本身也不少覺悟分子在那里努力，試一比北美全歐等國的婦女運動成績，中國雖爲後進，有好些地方實在使人更足抱樂觀的。不過我有一件心所預危的事，實爲婦女運動的大障礙，這種障礙不除去，不但先生們的努力歸於虛費，甚至中國的婦女前途更不堪設想，不幸致一日比一日膨脹了！

先生！我諒你把這障礙早觀察到了，在貴雜誌上也間或論到一二，就是『物質主義』(Materialism)的盛行。婦女運動的幾大端，不就是戀愛自由，教育解放，經濟獨立，參政權等等嗎？目下的現象怎樣？那一端脫離了物質主義的範圍？所差者只在受的程度深淺，同爲婦女運動的障礙，是無疑的。戀愛吧，請問智識階級中大多數婦女所希冀的是甚麼？教育吧，男女同學成爲出鋒頭的好機會；經濟吧，能稍自獨立了便驕傲的比拿破崙還要闊；參政太幼稚，還提不起，但政客的行徑，我總不能不懷疑，賣身求榮，是可能的事啊！我說這話，絕對不是輕污女性，我是見現時婦女的物質趨向太重了，物質主義不打破，先生，你相信婦女運動能成功麼？

請看看上海的婦女界，再請看看北京的婦女界，再請看看廣州的婦女界，是爭尚物質文明，還是精神破產？

單就戀愛方面說，婦女對對方所需要的，實質的金錢而外，金鋼鑽第一，華麗的衣料第二，其餘第三，第四……，總不外鬚尾肉慾——肉體的需要——爲戀愛而戀愛的有幾人？物質主義的膨漲，漸漸的要破壞多少熱血人的希望和犧牲多少精神所得的一點果子！

先生！我不是發牢騷，我自身的各方面都很圓滿的，我寫這封信，或者是因我的心為婦女運動的前程熱的太過，我絕對是沒有絲毫驕的意思的。

他日有暇，我很望能把我的思想作有系統的記錄出來，以供大家指正。這封信是怒無可怒，隨便寫的，實錯多有不合適的地方，可以不發表，先生如有高見賜教，很歡迎指正的，倘先生事忙，不回信也不要緊，最後一句我祇是要問：

現時中國婦女界——當然指大多數，不能概括全體——日趨向物質主義，先生有同感否？這種趨向與婦女運動的前途影響如何？

遺麟，在梵王渡聖約翰大學。二月二號夜。

遺麟先生：

尊論甚佩。我以為這種女子，總是因為沒有澈底的覺悟的緣故。所以今日最要緊的，是要先把思想弄清楚，不但女子，就是男子也是如此的，先生以為怎樣？

章錫琛。

（二十七）

錫琛先生：

十二月裏的貴誌中，得讀先生復信，感謝之至！現在我想來說些話，還望先生切實的指教！

我是個十九歲的青年，照年齡上看來，似乎還談不到婚姻問題；不過從理想方面講，也未始不可以談談。先生上次徵文，因為我不知道我的理想是否真實，所以未敢妄談。現在無正經事，不妨在通信內把他寫出來。

我是絕對不贊成買賣式婚姻的！現在我專攻文藝，將來打算一部份的工夫，想從事於著作；所以我希望得中學以上的程度，更要有同樣的嗜好；至少也要有兩種以上的技能，因為我家並不十分豐裕，到萬不得已時，要有謀生的能力最好。至於曾否進過學校，卻不成問題——因為我就是處在頑固家庭裏面，沒有進過學校，總之：只要她是二十世紀的新女子就好了。年齡稍長稍小均可。面貌家世，都沒有什麼關係，只要她有浪漫的精神，堅忍的勇氣，沉靜，樸素，溫和，而無嗜好者。

我的理想已說完了，照我自己看來，並不十分刻薄；至於說還是要經過了戀愛而結婚，還是憑了媒妁之言而結婚，這我都不十分贊成——不過只須徵求雙方的同意好了！

末後，還要問一聲，結婚是否必要經過戀愛？沒有戀愛僅是徵求同意，能夠有永久的幸福麼？

先生！我想借婦女一些地位，明以教我，諒先生不至於不允罷！

一九二四，二，七，張錦，於蘇州。

張錦先生：

你自己的選擇配偶的理想，我是旁人，當然沒有容喙的餘地。至於你問祇經同意的結婚能否有永久的幸福，卻大可討論。在實際上，並不經過當事人同意的結婚，也未始沒有幸福的；反之，一般所謂戀愛的結婚，不幸福的也屬很多。但這些都祇能算是一種機運。就理論上說，如果一對明白純正的結婚當事人，由真摯的戀愛感情，高超的戀愛藝術而結合為夫婦，又能永遠用了充分的注意維持着，其結婚生活上幸福的可能性，當然要比別種方式大得多。並且先生必須知道，戀愛與結婚，是

一事，不是兩事，祇要請一讀一號本誌戀愛觀的變遷一文，就可把『結婚是否必要經過戀愛？』這疑問解決了。

章錫琛。

（二十八）

錫琛先生：

（上略）我現在有點疑問，希望先生指教。

1，『戀愛』二字，是不是專指男女相愛而言？如同性——男和男，或女和女——相愛，亦可稱爲戀愛嗎？我看見先生在去年十二期婦女雜誌上答玉貴君的信內有幾句話說，『戀愛本從性的欲求而生，同性間絕不會發生戀愛』，可見得先生不承認同性相愛謂之戀愛。但是事實上有點不同，有同性相親相愛，比異性相親相愛還親熱些，如果說是友誼，實超過友誼範圍以外，既不能稱爲戀愛又不能稱爲友誼，這[illegible]應稱爲什麼？

2，現在有許多女子，常存個驕傲和偏心的性情，這種性情我想是女子的惡德，並且對於女子自身前途有莫大的危險，現在正是女子解放時期，理應男女常相接近，互相融洽，方能達到男女平等，自由，互助的目的，如果女子才得求學的機會，讀了幾句書，就目空一切，那麼，不但女子解放前途有障礙，並男女反而成爲仇敵了。女子有這種性情，是不是處在這個過渡時代應有的，有不有改良的希望。

李華俠，二月十二日。

華俠先生：

『何謂戀愛？』這個問題，頗不易解答，但簡單的說，可以適用『性慾加友誼等於戀愛』的一句話。在同性間，雖然也有稱爲『同性愛』的，但這是變則的，不能說是正常的戀愛；因爲兩性的動物，本來應該祇從異性求性慾的滿足的。

女子中也許有個你所說的性情的，正如男子中也有這種性情一樣，卻都不能用以概括全體。但照你的意思，好像把女子不肯和男子常相接近，互相融洽，算做驕傲和偏心，卻不免錯誤。人的性情，各各不同，一個人要和許多人常相接近，互相融洽，都是不可能的事，何況是在男女之間呢？

章錫琛。

（二十九）

記者先生：

我讀了婦女雜誌配偶選擇號，覺得把我的求偶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因爲她只談的是求偶問題的一部分，——求偶的標準。——譬如說求偶的方法，她沒論及。

不知先生們以爲方法一層不重要呢？還是在這個過渡時代聽其自然呢？還是因忙沒有想到呢？

我從許多同學和朋友方面得來三種方法：一是『吊膀子』，一是『通信』，一是『請朋友介紹』。『吊膀子』，是最下流的一種，我不願去作；而且我想用這方法也絕得不到好配偶，因爲沒經過作朋友的手續。『通信』一層，我認爲很好，但社會上不許；譬如去年敝校因一個男同學給女同學通信，就被開除了。許多家庭，因爲接着男學生寄自己女兒們的信，就停止她們上學，說她們學壞；她們因之也不願意和男學生們通信，甚至於輕視他們這種行爲。至於『請朋友介紹』，許多人都說這個方法最完善，然而我想這方法不是適於人人的：一個人有沒有朋友，他的朋友有沒有女朋友，即使他的朋友有女朋友，而他願不願意介紹，都是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方法，有時全然無效。至於說任其自然，到大學才能男女同校，才能男女社交公開，那時暫且不說男的，女的不特極少而且還不多都成了太太們了，有幾個能與男的開始作朋友而再進而互相戀愛呢？講起來說：現在中國的青年，對於求偶，只是在危險中亂撞罷了。

——南開白樺，二，七。

編輯先生：

戀愛自由已是不成問題了；然而關於這事我生一種困難——疑問——要請教先生。還先生於女誌十卷五號裏答覆一下。

我感受不到舊式婚姻的痛苦，然而處在「男女社交未公開的地位」——即異性接觸時候少——怎樣去尋一個精神寄托者——戀人？

——模中　二月八日。

白樺
模中 先生：

這個問題，好像成為現代大多數青年的問題，但在我看來，這實在也不能當作一個問題。求偶的標準在青年時代應該明白的知道，但求偶的實行我以為儘不妨延遲一點。在學業沒有完成，經濟能力沒有充足的少年，為什麼定要亟亟於求偶，鬧出什麼「弔膀」，「通信」等卑鄙，無意識的舉動呢？

如其說是為了性慾的衝動，我並不是禁慾主義者，不想勸人絕對的禁慾；但在少年時代，在學業沒有完成，經濟能力沒有充足的時代，總該自己抑制纔好。關於這一層，請大家一看二號本誌所載愛情與健康一文，定可得一點益處。

白樺先生所說的三種方法，弔膀不但是下流，而且是一種犯法的行為。通信，在我看來，有許多也祇能說是弔膀的另一種方式而已。至於普通的介紹，即使不是無效，也與媒妁式相差無幾。所以我以為求偶祇能從社交上去求，倘使怕難，不妨請走向來許多人走過的最容易的舊路。

記者

(三十)

鶴環先生鑒：

閱貴雜誌，實為女界放一異彩，開通我們的智識不少，感佩得很的。梅亦向來講戀愛而遭失敗之一人，今閱貴報載到陳彬及王楊諸女士的事實，或已死，或未死，都是很悲痛的事，發人憐惜的。如先生論斷，我也很贊成，但何以能杜絕不再發生此等危險，尚有未盡之言，我特為補充一點意見，與我們講解放的姊妹們，及主張女子解放諸先覺，大家研究。現在中國男子，道德很壞，這是人所公認的；如青年學生，那更說不上來。因為家庭教育太不講究，根本上太差，無論膏粱子弟非膏粱子弟，都是詐偽者多，樸實的少。再說女子方面，向處閉關主義之下，忽然開放，講甚麼男女交際，閱歷既淺，不知人情鬼蜮，人心險詐，一旦接觸，五花八門，無術對付，少有不吃虧的。況之女子好勝心與自信心每每太過，不幸入人陷害，不知不覺，就發生種種危險。試問失敗的開端，當初誰不是自信好勝之心太過，那能演出後來的慘劇。拙見以為處此人心奸險，道德淪亡時代，一般求學開放之同志，只可專心求學，不可輕易發生戀愛。近年來駭人聽聞之事很多，自己追悔與他人惋惜，已是不及。在求學時期務將情根斬斷，即有時與人交際，不可為情所動，自陷旋渦，既誤學業，又顛終身，更於女界前途，多生障礙。

倘誤認求學為擇偶結婚之良好捷徑，違我自由戀愛的目的，那就大錯特錯了。認意認定求學時代，就死心踏地的純潔求學，俟學成後，閱歷既深，年齡稍長，智識亦富，各方應付也有一定主見，那時交際上再對心擇交，分別真僞，察定眼光，然後自由結婚，了卻人生一件大事，享受長久的幸福。萬不宜一誤固故，將求學結婚，與甚麼自由戀愛，混合一時。我看盂滬高談自由戀愛的人，未有不上當的，還有未嘗於社會者，尚不知有多少。我這一段稿意，自然是對一般普通爲勉而言，如品性高尚，學識優長，具有眼光，有遠志的姊妹們，那又不在此例了。但我這種僞實意思，能不能補充先生的餘義，有無研究的價值，尚祈指教。

呂鳳梧，寄陵水濤八號。

孟尸一先生：

據我的意見，你是應該和G結婚的。至於族中要趕你出族，任他們去做就是了，爲什麼非屈服不可呢？

章錫琛。

士言先生：

我以爲你除了堅持自己的主張外，沒有別的方法。

章錫琛。

編輯餘錄

本誌今年的銷數，比去年幾乎增多了一倍，第一第二號印數雖已特別增多，終於不敷分配，以致訂閱較遲的都拿不到書，便是對於訂閱較早的諸君，也有因缺書而不能寄出的。承諸君來函質問，不勝歉仄。現在第一第二號都在再版，不久即可出書寄上，萬望原諒！

幸福的家庭，是魯迅先生吶喊以後的第一篇創作，現在本誌上首先發表，實在萬分的榮幸！

『女性中心說』，近來在我國頗被推崇，甚至與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同視。其實這學說在現在早已失却科學的根據，不能成立了。本號上高山先生的評女性中心說，是糾正這學說的最重要的文字，請讀者特別注意！

『自由戀愛』這一個名詞，曾經顛倒過許多的宗教家和道德家，但這『自由戀愛』的正體是怎樣？實在是我們所應該了解的。本號的自由戀愛論，係日本哲學家倉田百三先生所著，用緻密的思考，精嚴的文筆，大膽的提示他的自由戀愛的主張。譯者留日學生黃女士，也很能把原文的精采傳出，實在很值得一讀的。

次號有陳大悲先生的創作劇本父親的兒子，是討論家庭問題戀愛問題的佳作。全劇共四幕，分期登載，定能博得讀者諸君的歡迎的。